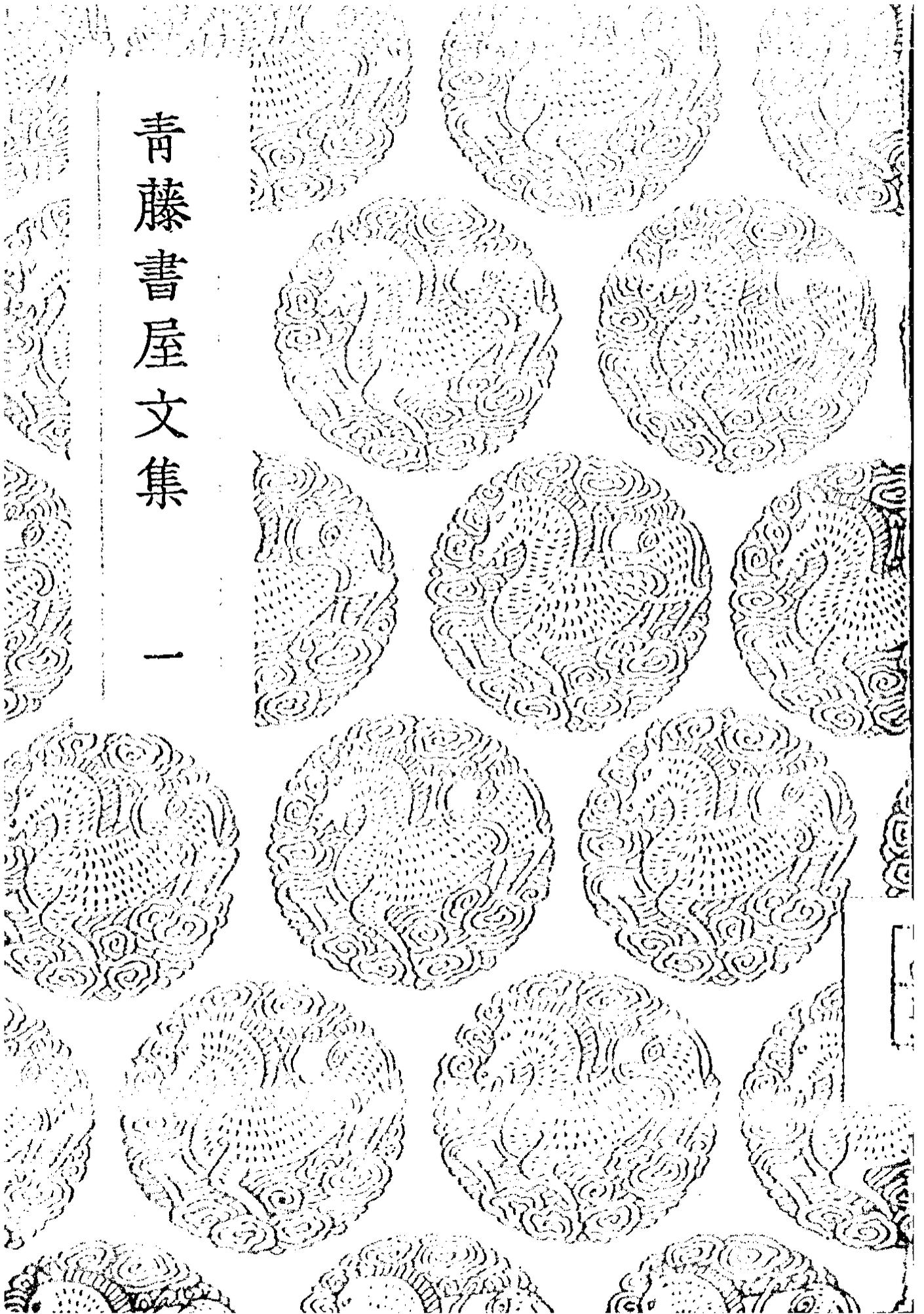


青藤書屋文集
一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青藤書屋文集

(一)



3 0645 2070 7

徐 擘 著

本館據海山仙館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徐文長集序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矣。余衣青衿，揖王李於藩，李長鬚而修下，王短髮而豐下，體貌無奇異，而囊括無遺士，所不能包者兩人，顧偉之徐文長。小銳之湯若士也。徐自詭江淹，遺湯藻筆，意欲包湯，湯不應，徵余牘，余亦不應，囊空無士，而晚乃包瓠肥之袁中郎，所謂桓譚者矣。往余開龍月，玉文之館，中郎與陶周望偕來，啖以珥，食有楊家果，中郎揉梅染珥，其章赤白，因問袁，世文章誰爲第一，陶睨袁匿笑曰：將無語長孺徐文長第一耶？袁曰：如君言，豈第二人乎？且讓元美家鈍賊第一耶？偶諸生耳，屬壁衣，各駭詫，聲稍稍出衣外。袁起大索，此有賊黨，可急逐之，令僵死中原白雪中。余始知文長囊有此士，奉文長居然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爲元美，身得其斗背，一爲若士，身得其燦眉，一爲文長，身得其韻之風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壁府，散煒布寶，四子之文章，元美得燔豕用膠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搏之法，而中郎得醞釀真乙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獨推文長，文長遂爲第一。迨評選傳，真爲第一矣。無聞而駭詫者矣。第燒豬了元和墨，潘衡不甘僵死，藉令展天屏，遮天溷，接文長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異日穎出於囊，有利無鈍，人各媚其主耳，不乃有南北朝乎？是余之調劑諸子也。奎形似履，隻履不良於行，文行遠者也。萬歷甲寅孟秋，錢塘虞淳熙長孺父書於山館。

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傲楊雄解嘲作釋毀。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筮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藁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吾輩。」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慍而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郡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曠置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闕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



憲被逮。涓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涓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涓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叩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憖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朞。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涓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涓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涓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旣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涓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糜吾肉。遂病發。棄歸。旣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噓。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涓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百方

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轉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涓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爲涓地，諸箴官入謁，屬之曰：徐涓，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涓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人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涓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撻遍紙矣。人以是歎涓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涓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涓父鯁，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鯁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涓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舉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躋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脰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涓之桓譚乎？

徐文長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夫一種磊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石簣。闕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卽其人也。余始悟前後所疑。皆卽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奇秘。如甃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生。有來看余者。卽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鉅匠。嘖嘖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客某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譁諠。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譚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

下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而穢。酒間偶言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既憐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以他羈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胷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耻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日。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氣韻遒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法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強如初。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拒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植其囊。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笈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

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予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悲夫。下奇字音機。

青藤書屋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涉江賦

牡丹賦

鞠賦

荷賦

梅賦

前破械賦

後破械賦

畫鶴賦

緹芝賦

十白賦有序

鹿二隻

青藤書屋文集

目錄

兔

鵲

猴

鵲鴿

鸚鵡

龜四

麋

鼠

黃頭

卷之二

樂府

張家槐

悲鑿歌

歌風臺四首

予嘗夢晝所決不爲事心惡之後讀唐書

李堅貞傳稍解焉

六昔

卷之三

四言古詩

鴈臺詩

土魯番貢獅

卷之四

五言古詩

與林玉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

上率可五六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因

賦以止之

來晨憩廣孝寺

登秦望山

沿秦望溪水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峯紫鐵色錯豎似花

藍土人呼雄鵝突余贈名花藍峯

海樵山人新搆二首

與楊子完步浣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讀莊子

海上曲二首

日暮進帆富春山

發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麓叢

榛遠眺江中恠石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早發仙霞嶺

自浦城進延平

夜宿邱園喬木蔽天大者幾十抱復有修

藤數十尋縣絡溪渚

清澹灘

泛舟九曲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騫蛻首見紫氣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

閱龜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

十八日再觀潮於黨山

蕭荷花祠

送明教往上海

寄善壺葛君

入燕

古山篇贈余君

贈陳君

戒舞智

寄彬中

答和公旦

雪

寄王子心葵

寄陶工部

筠石篇

蔣扶溝公詩并序

柳浪堤楚頌亭爲溧陽史氏題二首

昨見

偶也

狐粉

補屋

作松棚

理葡萄

刈圃

置礮研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

避暑豁然堂大雨

哀駱懷遠公驗詞

野蠶

范母詩

白鷗

越王嶧寺有僧歐兜蛻

子效索贈其兩叔

送章蒲圻之官

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間冢中杯及瓦券

來易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

土公買冢地一坵東極闕澤西極黃滕

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

交畢日月爲證四時爲伍太康五年九

月廿六日對共破剪民有私約如律令

詳玩右文似買於神若今祀后土義非

從人間買也二物在會稽倪光簡冢地

中於萬歷元年掘得之地在山陰二十

七都應家頭之西尙有一白磁獅子及

諸銅器銅器出則腐敗矣獅尙藏光簡

家 岡有黃兔罍二首

送關公子

夜雨偕友人進舟雲門

天目獅子巖

燕子磯觀音閣

野火

鷹

馬

犬

狸

俠客

麗人

才子

酒徒

游大尖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宗孫有別字柱南者索賦

上冢

鶴擻鵲雛鷹翻然來救

感應活鵲雛事因憶曩衛衙梓巢鶴父死

於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

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

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設爲魚蝦所詰

天竺僧

頰吳伯子治墓堂

旱禱十七韻次陳長公

陳長公餉日鑄茶瓦窰港銀魚白下法炮

巨髓夜酌深談次其韻

修拄杖首修髮網膠漏破壺及哥窰甌某

亦病隻耳聾次前韻

旱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送友人

送王雪漁北上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蘆石上芝二首

大寒嶺啖新胡桃頻婆諸果

往馬水口宿煙麓陀庵

湘竹一妙管付截壞其頂文

口中

鷓鴣

登陽十首

卷之五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三茅觀觀潮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

楊妃春睡圖

雪

萬里比鄰篇贈嘉則

述夢二首

今日歌

二馬行

送蘭應可之湖州

觀獵篇并序

題侄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畫鷹

贈歌者

對明篇

繼溪篇

北雲篇

賦得百歲萱花爲某母壽

楚宗室雞將啄蟻畫

沈刑部善梅花却付紙三丈索我雜畫

送陳君會試

天壇

十六夜踏燈與璩仲玉王新甫飲於大中

橋之西樓

六月七日之夕與梅君客生及諸鄉里趁

涼於長安街醉而稱韻得片字

摩訶庵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

讀雪

白鵬詩

握錐郎

星渚篇

無題

廿八日雪

題畫

鄭本白兔

沈叔子解番刀為贈

客強予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

八年時不憂度之句作一歌因為十六

花姨歌舞纏頭亦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

首曰石醋醋罵座

鱉

王鵝亭鴈圖

畫百花卷與史甥題曰激老諠墨

又圖卉應史甥之索

九馬圍人圖二圍醉瀕墮

完淳篇

閩工某摹伯時昭君下嫁圖單于親近之

隨騎士胡姬姬嬌而騎與單于竝孿健

可畏鞞衣結束文馬華旌及姬之靴帽

竝妍絢可愛而掌琵琶者尤勝胡決不

辨此李蓋以意為之取悅人目馬三兄

投賦賦之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羣諺過訪攜飲塔顛

方拈六韻擬賦雨至踉蹌而下漫聞次

之

嵇臺醋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書茅氏畫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

附畫風竹於篋送子甘題此

春日過宋諸陵二首

漁圖

孟后怨

壽王生

竹月篇爲易道士賦

沈將軍詩

寄尙賓因借石磬

春野圖

宛轉詞

劉雪湖梅花大幅

湖嚴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涓繼室涓

洞巖入髓口有石枰石橋及石池諸景

自愆盟頃聞爲海寇斷其翁臂二女俱

蘭泉篇

被執旋復放還便已作宛轉詞憐之後

卷之六

五言律詩

知其長女被執時卽自奮墮橋死幼女

銅雀妓

放還亦死因復賦此宛轉詞中覆水句

出塞

正悔愆盟也

琉球刀二首

順昌道中新晴

西北三首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杜鵑花

古鏡

陳女度尼

金客

贈相士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贛

芸閣校書篇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玉公庵中余爲

留信宿

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

豐吏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令與

嘉則敘父追和

賦得戰袍紅

嚴先生祠

白鵬

初入京瞻宮闕

來青亭

元旦與肖甫較射

季長沙公哀詞

懷陳將軍同甫

鈕大夫園林

送高叟入燕

背樹

賦得看劍引杯長

賦得暗塵隨馬去

賦得芹芽

鎮江

王山人丹房

仲春李子逢季子牙史叔考坐雨禹跡寺

景賢祠中醉餘賦詩竝用街字子遂來

自建陽一別數載

法相寺看活石

侶琴篇爲趙子賦

寶刀詩

答謝上谷諸公

書篋贈顧鴻臚

王口北見遺貂帽因往

納妾詩

駿霞篇爲天台黃子賦

梨

杏

李

頻婆

胡桃

白櫻桃

土豆

薯蕷

鐵脚

黃鼠

半癡

酒三品

荔枝二首

熊

黃羊

河豚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雨

夕霞三首

送某子北上

某君中貢選送之

人言鳳尾蕉花於某縣庭命作

壽葛貞母

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館二首

初夏送某客入廣

賦得風入四蹄輕四首

雨舟載鶴詩

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

庵各賦井序

擬壽長春祠何老

京中送友人南歸

送蔡安父之黃州

與葛景文

畫紅梅

畫竹

筵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吳門逢孔將軍於塾

書倪元鎮畫

無題

賦得草窻篇爲周衛卿之號

食虎眼

蠲五首

胡市歸

客餉我笋脯一小筐穉而甘澹擬謝

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三首

化城寺

明日至古博嶺雨

京邸贈沈刑部

哀周鄭州沛二首

曉發句容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七言律詩

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君從

景文至其舅劉所過園中

九重

送俞生之入楚

白燕一首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續白燕二首

與任生話舊

寄成女藝守備登州

送張君會試

送方阜民公子還歙

挽上虞葛翁

送通政胡君入閩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

言游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尙賓呂君

蠟屐

天台之約

題雪景畫

落花

爲陶工部贈道者

泊閩門值開月中秋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庄遇陳老迎餉邀余

送葛輅仲

輩先登峨眉不果

飲枇杷園贈某君東道

卷之七

奉送同府潘公募兵廣東

十四夜

月下梨花四首

新建伯遺像

夜酌遲友人不

至
贈府吳公詩并序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途有擊楫岑港一窺

賊壘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爲子微題鷓鴣圖

雨宿齊雲下愁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孫忠烈公挽章

下第回值九日登塢土山訪北庵上人

訪玉芝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

章用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

又攜一少伎同坐簾上分鐙放體空中

名曰童子拜觀音乃昔年所無者

與王山人對語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遂呼王山人過

尚志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飲太白樓

楊道人訪我于繫索詩

新秋避暑豁然堂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

韭迎春值雪

宮人入道

贈秦仲虛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山缺

處露錢塘僅一勺而夜氣澄之

恭謁孝陵正韻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

韻邦憲死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許口北道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

謝之小集滴水厓朝陽觀

徐州

駕歸自閱羣望于衢恭賦

張雲南遺馬金囊

壽吳宣府

美人紅甲

禹陵

曹娥祠

露筋祠

馮刑部索書冊

送嘯上人之五臺井引

集李侯宅得鍾字

燕子樓

送余興國

駕幸月壇羣望西街

九月十六日遊南內值大風雨歸而雪滿

西岫矣

送新昌潘公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送朱使君太僕

李子遂死予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此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金剛子珠串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自盆道走居庸雪連峯百仞橫障百折銀

色晃晃故來撲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
小兜冒以紅氍疲羸數頭匣劍笈書相
後先冰氣栗冽肌粟蟲蟲如南夏瘧瘵
苦吟凍肩倍聳憊甚矣却羸得在荆關

岡畫中浮生半日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代壽黔公三首

亞夫墓

白牝蛟井引二首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焚帛二首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香煙七首

春興八首

送季子微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

武陵也道士苦打攬盡伐之慮以詩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

二兒書至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吳宣府新膺總督

子肅再赴戚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

紅葉

蘭亭次韻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重修乾清宮成迎慈聖再御

五色鸚鵡黃鸚鵡竝是聖母所馴各賦四首

賞成氏牡丹和韻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白石畫中

姚崇明晚暎堂

清涼寺云是梁武臺城

壽馬先生七十

戲擬不住

元夕寄金武康

讀某愍婦弔集

寄上海諸友人

擬弔蘇小墓

戊辰廿有四日尙賓時中宿於園夜大風

聞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四首

雨冰厚尺詰朝得子甘北報走筆遍諸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

友

不類是殆大蘇所詠涓涓泣露紫含笑

玉師挽章

焰焰燒空紅拂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始覺首四作之誤乘酒漫成六首以贖

某氏新園

差錯插硯水瓶媯然有笑語意豈亦憐

送趙大理

老人之衰眊耶復取餘漑澆之當纏頭

綠牡丹

耳滇蜀村歌云披簑衣打杖頭鼓風流

次蘇長公雪詩四首

在何處予擬答鄉諺云雪落長江裏依

青州贈羅礪研副以詩奉答

舊化作水何不落則雨却要是個底不

莫老至聾矣

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夜見夢云叟所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三首

謂黃連樹下彈琴也六首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某君見遺石磬

賣貂

賣磬

賣畫

賣書

長至次朝

岳公祠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二首

訪李昫嶼山人於靈隱寺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

某伯子惠虎丘茗謝之

桐鄉馮母

畫魚旣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擬送巡演者二首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

有藍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鼎又有水

品四尾者

雪中移居二首

送婁某丞丹陽

錢王孫餉鱓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剝之特

旨

答嘉則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賂懷遠

九流

雞聲

蛙聲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餐羸眩致

跌右臂骨脫突肩曰昨冬涉夏復病脚

賦得清秋落葉

軟必杖而後行茲也感仙癩之易賊羨

清風嶺

令威而不皆橫榻哀吟輒得二首

焦山

建陽李君寄馴鵬俄殪野狸信至燕哀以

林先生遷教瀧水

三曲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榷歸自衛輝合其

狐裘

母壙

歲暮夜雪拓二王詩人齋果小飲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卷之八

十七夕

五言排律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

宣府槐龍簫有序

書劉子梅譜有序二首

水仙

送某之大倉

萬歷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獻

將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進兩宮並賞殊瑞聞而賦之

元夕休寧道中遙憶鄉里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觀浴象

和葛景文

抱琴美人圖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拳

畫坐草栗鼠

電

芭蕉花

子侯芳園王瓜駢秀傳聞遠邇快觀咏歌

附驢非才續貂聊漫

宴游西郊詩并序

張氏子黃鸚鵡

後開鸚鵡眼系直度兩眶人可洞視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

獄予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

片紙手畫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

汝賦得十韻卽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

公逡巡起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

卷之九

七言排律

上督府公生日詩并序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

數年來南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

北之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

然歟邊塞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次夕降搏雪徑滿鵝鴨卵余睡而復起燒

竹照之八十韻

連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卷之十

五言絕句

題畫墨竹杏花 四首

扇中雙蝶

蜂

白牡丹桃花

翦春羅垂絲海棠

石榴荷花

雨蝗蟲

又蘿蔔

回回馬

毛魚作隊游菱塘

畫

詠畫

春

夏

秋

冬

江船一老看鴈羣初起

似赤壁遊

石榴

竹染綠色

對岸觀崖大瀑

獨釣寒江

閱書者倚老樹

雪景

魚蟹

杏燕子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寫蘭與仙華子

尖頭麻蟄

蒲桃

張氏別業

樂志堂

流霞閣

竹塢

青蓮島

小若耶

芙蓉徑

浣花橋

水墨軒

桃葉渡二首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漁家圖

列子御風圖

卷之十一

青藤書屋文集

目錄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龜山凱歌五首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卽陽江官舍將

令予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

以三絕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

年間劉公亦謝世癸丑冬徒書室檢舊

札見之不勝悽惋因賦五首

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

州紅衫頸汗尙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

天大雨雪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凱歌贈參將戚公二首

望夫石

宴遊爛柯山三首

二二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二首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七里灘二首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二首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玉公

折桃花

徐濟之攜新婦侍親揚州

送丁子範

夏相國白鷗園二首

竹枝詞二首

閩門送別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

多奇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

寄徐石亭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攜觴俎探

禹穴就十峯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

雲繁索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

掘竹母數根而去時薄靄滃生山翠欲

滴衆客怖雨輒爾拂衣

送陸子之閩

留別倪子

天目山三首

南海曲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東山擁伎

秋江把釣

高樓對雪

燕京歌七首

燕京五月歌四首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乘霽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

招提翠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

至此可六萬里齋罷擬游西湖輒止

上谷歌七首

宣府教場歌

早渡銀洞嶺

胡市

邊詞十六首

長干行四首

鍾子投我篆章答此

擬往中止

菊

曹秀才

默泉篇

漫曲

古意

王元章墓

寄沈子

贈孫山人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

挽陳君之配蔣

芙蓉死

麟井引 八首

漁鼓詞四首

送林某二首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雲州舍身臺

慕蘭篇

竹枝詞二首

盤古社樹

托王老買瓦罌頭銀魚

買得一貓纏純黑而雄戲詠

五洩二首

五洩霧

七十二峯歸來書寺壁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寫扇與毬兒

嘉則衷緋而西二首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

中無其比也

鏡湖竹枝詞二首

上谷邊詞四首

黃楊山二首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無題

卷之十二

七言題畫絕句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詠

畫高嶺莫行僧衆

應別索又一幅

白雲深山掘芝者

女仙彈琴

賦得奕仙

題王質爛柯圖

劉阮憶天台圖二首

月宮仙子圖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李子送小景

漁畫二首

爲杭州題畫二首

端陽題慕蘭雪畫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題折花美人圖

抱琵琶偶貯蕉陰美人

王元章倒枝梅畫

畫梅時正雪下

題畫梅二首

雲門寺題畫梅

竹十首

寫竹與某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勾勒竹

畫筍遺許口北

畫竹與吳鎮二首

倒竹

畫竹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寫倒竹答某餉

竹石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初春未雷而筍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寫竹壽郁穎上

畫筍竹賀許口北得子

菊竹

水仙雜竹

荷七首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畫荷壽某君

雪粉團

餽菊

畫石榴

畫菊二首

榴

牡丹

玉簪花

雪牡丹二首

芭蕉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沈君索題所畫卉賀人新婚

遮葉牡丹

黃薔薇

梨花五首

木筆花

題畫梨花折枝

茉莉花

水仙五首

畫海棠

雪水仙

畫玫瑰花

水仙蘭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葡萄四首

蘭

王生索寫葡萄

松竹梅

杏花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芭蕉墨牡丹

芭蕉玉簪

芭蕉雞冠

梅桂設草

枯木石竹

題畫四首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題花園

書花冊送王生

詠畫降龍

躍鯉送人三首

魚蝦螺螿

題畫螿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二首

青藤書屋文集 目錄

雜品

柳渚雙魚

蘆汀鳴鴈圖

鳴鳥圖

畫布圖

書畫兔中有一白雉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價平生酒肉
之餉富人子以其謾已謝絕之意其圖
必立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
擬作之噫童子知羨烏獲之鼎不知其
不可扛也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
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取其意之所
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一首竝
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二
十五首

朱太僕扇面花鳥

卷之十三

詞

寶珠齋飯罷筋響椀寂爲作一偈時宿東

天目如夢令

閨人織趾著殘蠶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眼兒媚

竹爐湯沸火初紅

蔣三松風雨歸漁岡已上鷓鴣天

美人解鵲踏花翻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鳳凰臺上憶吹簫

卷之十四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代初進白牝鹿表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代再進白鹿表

代被論乞免得溫旨謝表

卷之十五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卷之十六

啓

代奉景王啓

代謝閣下啓

代賀嚴公生日啓

又啓嚴公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謝督府胡公啓

啓諸南明侍郎二首

答某餽魚

代賀張相公啓

代請胡總督啓

謝某

答某

上新樂王啓

卷之十七

書

與吳宣府

與季子微

答唐府公

奉徐公

答張翰撰

答許北口

答王口北

與馬策之

與柳生

與道堅

答李參戎

與梅君三首

答龍溪師書

答兄子官人二首

與兩畫史

與許口北

與來大同

與季友

奉答少保公書

奉師季先生書三首

擬上府書

擬上督府書

奉督學宗師薛公

論元門書二首

奉答馮宗師書

答人問參同

卷之十八

論

論中一

論中二

論中三

論中四

論中五

論中六

論中七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沿革論

分野論

形勝論

山川論

風俗論

物產論

治書總論

設官論

作邑論

戶書總論

徭賦論

戶口論

水利論

災異論

禮書總論

官師論

選舉論

祠祀論

古蹟論

卷之十九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

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

素拊循士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

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

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

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卽舍舟以堅

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旣

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

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

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

故何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卷之二十

序

胡公文集序

葉子肅詩序

送李子遂序

四書繪序

詩說序

送通府王公序二首

送推府王公序

贈李都使序

陶宅戰歸序

贈婦翁潘公序

沈氏號篇序

覽越篇序

曲序

王山人贈言

贈禮師序

北臺疏草序

肖甫詩序

雲南武錄序

元抄類摘序二首

贈李宣鎮序

抄代集小序

周愍婦集序

抄小集自序

海上生華氏序

刻沛言序

著郭子序

陸氏譜序

贈張君序

李伯子畫册序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贈吳宣府序

送沈君叔成序

註參同契序

八駿圖序

贈嚴宗源序

贈梁尙書公序

逃禪集序

贈李長公序

白氏譜序

亦陶集序

壽史母序

張母八十序

贈沈母序

卷之二十一

跋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書石梁鴈宕圖後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書畫後

書茆氏石刻

送畫於寺書其左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書米南宮墨蹟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書夏珪山水卷

書李北海帖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書八澗明卷後

書沈徵君周畫

書謝叟時臣澗明卷爲葛公旦

書宋太僕十七帖

又跋於後

跋書卷尾二首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讀餘生子傳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書吳子所藏畫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書紅眼公傳

東方朔竊桃圖贊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純陽子圖贊并序

跋司馬公章書

梓潼像贊二首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三教圖贊

書草元堂稿後

四老圖贊

卷之二十二

贊

觀音大士贊

一品三公圖贊

白描觀音大士贊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元物類石方長

題大士圖

數寸開口語又所攜竹筐中植一小旛

提魚觀音圖贊

置道旁一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

折蘆達磨贊

令贊之

伏虎畫贊

自書小像贊二首

書漁水羅漢畫贊

商大公子像贊

蓮葉大士贊

余東白贊

宗侄像贊三首

婁叟像贊

吳君像贊

郁君小像贊

書馬策之像贊

范子小像贊

王子小像贊

傅子像贊

柳生小像贊

許伯熙像贊

草誦井序

題鳩

卷之二十三

銘

欽石硯銘井序

欽石硯銘二首

端石硯銘二首

端石螭硯銘

無眼端石銘

馬策之端硯銘二首

甌礧硯銘二首

鼎硯銘

破膽磬銘井序

刺匣銘

篆檜銘

竹祕閣銘一首

書檜銘二首

卷之二十四

記

蜀漢關侯祠記

坐臥房記

西施山書舍記

函三館記

游五泄記

閘記

西溪湖記

義塚記

石頂浮圖記

修郡衢記

長春祠記

半禪庵記

呂氏始祖祠記

石刻孔子像記

烈婦姚氏記

鎮海樓記

酬字堂記

卷之二十五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徐相公碑

李先生祠堂碑

知清豐沈公祠碑

龐公碑文

劉公去思碑

卷之二十六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白母傳

王君傳

彭應時小傳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蕭女臣墓誌銘

吳孝子墓誌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伯兄墓誌銘

仲兄墓誌銘

亡妻潘墓誌銘

自爲墓誌銘

墓表

陳山人墓表

卷之二十八

行狀

呂尙書行狀

卷之二十九

祭文

祭北斗文

代祭東嶽神文

代督府祭趙尙書文

代祭陣亡吏士文

感夢祭嫡母文

春祭先墓文

祭少保公文

代上饋文

告丁母

告先主

哀諸尙書辭

祭張太僕文

會祭高君文

祭羅母文

景賢祠上梁文

祭少頗文

鮑府君醮科

季先生入祠祭文

請稱法位

時祭文

散花初獻

縣祭文

亞獻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步虛宣疏

卷之三十

回輶焚燎

雜著

友琴生說

隍災對

一吾說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讀龍惕書

府隍神有二辨

書古本參同誤識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井田解

壽中軍某侯帳詞

補遺

義塚募文

寄登州蔡守備都使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過許君草堂

咏觀音蓮

咏落葉

宿秦仲虛初陽臺上

青藤書屋文集卷一

明 山陰徐 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賦

涉江賦

晉潘岳作秋興賦序稱三十有二歲始見二毛時岳爲賈充掾寓直散騎之省見省中多富貴人乃起歸來之想及作閒居賦自述多落而少遷以見拙宦雖卒歸退休然合前賦而觀之誠見其嗜醇醲而姑言寂寞也嘉靖壬子秋余年亦三十有二既落名鄉試涉江東歸友人顧予鬢曰子髮白矣余誠懼理道無聞而毛髮就衰至於進退之間實所不論雖才不逮潘岳而志或異焉乃作涉江賦以自見

壬子季秋予既被棄涉江東歸水深則厲僕痛主困旅多太息夕發西陵日高造闕渭既登一枝之堂俯而拜母母曰兒復如是歸乎兒則困窮兒好顏色兒腹應饑爲兒作食既乃涓復往舊託之禪室掩關戶於晷刻嗒然其坐忘焉乃有二三伯仲來相問視顧盼之間指予鬢而謂曰子髮白矣年其幾何吾則宜然如子則那予聞斯言不能無逆傾冠側首伯爲予擢擢不應手體短善脫不脫而獲如萋甫活伯仲謂予豈以憂故進退有時失得有數予告伯仲予豈不知細故芥蒂何足以疑人生之處世兮每大已而細

蟻視聲利之所在兮。水趨壑而赴之。量大塊之無垠兮。曠蕩蕩其焉期。計四海之在天地兮。似壘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海內兮。太倉之取一稊。物以萬數而人處其一。則又似乎毫末之在於馬旌。彼營營之微聲。沾沾之細利。又何殊於曳蟲股。嘍蠅脾。入孔穴。實糧齋。第因小而形大。曾一蟻之何加。再語伯仲。更聽予陳。無形爲虛。至微爲塵。塵有隣虛。塵虛相隣。天地視人。如人視蟻。蟻視微塵。如蟻與人。塵與鄰虛。亦人蟻形。小以及小。互爲等倫。則所稱蟻。又爲甚大。小大如斯。胡有定界。物體紛立。伯仲無恠。目觀空華。起滅天外。爰有一物。無罣無礙。在小匪細。在大匪泥。來不知始。往不知馳。得之者成。失之者敗。得亦無攜。失亦不脫。在方寸間。周天地所。勿謂覺靈。是爲真我。覺有變遷。其體安處。體無不含。覺亦從出。覺固不離。覺亦不卽。立萬物基。收古今域。失亦易失。得亦易得。控則馬止。縱則馬逸。控縱二義。助忘之對。外寇易防。竊發莫支。外寇形呈。竊發暗來。積土漸高。爲九仞臺。九仞一虧。終爲阜邱。予斯之髮。他奚愴懷。伯恠子髮。良亦有說。男子六八。陽氣衰竭。膚面焦枯。鬢髮頽白。斯人稟常。萬古一轍。稟完後老。缺者早泄。曷知小子。不稟其缺。年三十二。形則六八。又予視髮。元稠白希。遠窺不得。逼視始知。不審其變。在何歲時。豈以茲秋。謂予憂爲。

牡丹賦

同學先輩滕子仲敬。嘗植牡丹於庭之隄。春陽旣麗。花亦嬌鮮。過客賞者。不知其幾。數日搖落。客始罷止。滕子心疑。而過問。謂曰。吾聞牡丹。花稱富貴。今吾植之於庭。毋乃紛華盛麗之是悅乎。數日而繁。一朝而

落儵兮游觀。勿兮離索。毋乃避其涼而趨其熱乎。是以古之達人。修士。佩蘭采菊。茹芝挈芳。始既無有乎。穠豔。終亦不見其寒涼。恬淡容與。與天久長。不若茲種之溷吾黨也。吾子以爲何如。涓應之曰。若吾子所云。將盡遺萬物之濃。而取其淡樸乎。將人亦倚物之濃淡。以爲清濁乎。且富貴非濁。貧賤非清。客者皆蠶。主則爲精。主常嚼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更。如吾子懟富貴之花。以爲溷己。世亦寧有以客之寓而遂壞其主人者乎。縱觀者之倏忽爾。於花乎何譬。諒盛衰之在天。人因之以去留。彼一貴一賤。而交情乃見。苟門客之聚散。於翟公其奚尤。子亦稱夫芝蘭松菊者之爲清矣。特其脩短或殊。榮悴則一。子又安知夫餐佩采挈者之終其身而守其朽質也。則其於倏忽游觀者。又何異焉。滕子願予曰。有是哉。子盍爲我賦之。涓曰。唯唯。何名花之盛美。稱洛陽爲無雙。東青州而南越。曾不足以詡顏。稟陰陽之中氣兮。雖未必其記載之盡信。視衆卉以獨妍兮。真若悉有萃乎水土之精光。始山間之幽寂。處天后之帝鄉。后始命移以入內兮。備宮樹之列行。亦何心於貴賤。視用舍而行藏。茲上代之無聞。始絕盛乎皇唐。爾其月隄上。長壽街東。張家園林。汾陽宅中。當春光之旣和。正亭榭之載營。天宇曠豁兮。絲游景物招人而事起。彼貴子兮。王孫。盛游龍於流水。遶茲葩而密坐。藉芳草而孳孳。感盛年之若斯。傷代謝之能幾。爾則粉承日華。朱含霧雨。羣蒂如翔。交柯如拒。凌晨併粧。對客不語。衛尉出婢子於羅幃。鄂君擁翠被於江渚。當其百菓千芽。照耀朱霞。綠葉紛紜。望之轉踰。若儒生之授學。列女樂於絳紗。迨夫背戶迎窻。上下雲梯。二三作隊。矯矯愈鮮。飛燕進女弟於遠條。夫人挾三國而朝天。錦瓣重捲。檀心飛屑。柔須夜股。怒苞曉決。宛婦

姑之反唇似相稽而無說。則有若盛時合沓。諸娣從韓。姑以同歸。颯焉凋衰。漢主放宮人而僧別。風薦小爽。雨委微溫。楚姝舞歇於章臺。陳后泣罷於長門。亦有細加巨上。慎妃橫逼座之勢。紫侍黃側。班姬抗同輦之尊。或勁而印。婕妤當逸熊於上殿。或翹而望。處子窺宋玉於東垣。旣離以披。亦競而駢。近不極態。遠不盡妍。大彷彿乎佳麗。意所想而隨存。奚援引之數姝。可罄比而殫論。然涓管開如來演法。在彼鹿園。菩薩莊嚴。衆二十五。寶髻鬢鬢。珠璣瓔組。佛之勝相。紫金光聚。大衆威儀。具八萬數。又聞崑崙閩風。玉城瑤宮。神人飛行。綽約玲瓏。雲態雪光。不可殫窮。夫人之心想由習生。景與想成。一牡丹耳。世人多謂花如美婦。則前所援引諸姬羣小之所象是也。使元釋之子觀之。遠嫌避譏。則後所援引大衆羣仙之所象是也。今此花長於學士之庭。在仲敬之宅。仲敬將謂此花申申天天。行行閨闈。佩玉瓊琚。鼓瑟鳴琴。其仲尼與七十子諸人乎。縱謂其婦人也。稱煩則太姒始至。宮人欣欣。琴瑟鐘鼓。樂而不淫乎。稱簡則二女湘君。尋帝舜於蒼梧之野。宓妃盤桓。解佩環於洛水之濱乎。此皆不以物而以已。吐其醜而茹其美。畔援敵羨。與世人之想成者等耳。若涓則想亦不加。賞亦不鄙。我之視花。如花視我。知曰牡丹而已。忽移闕於他園。都不記其婀娜。藉紛紛以紆紆。其何施而不可。

鞠賦

涓旣賦牡丹。滕子復申辭曰。曩吾之庭。牡丹春華。菊英秋發。吾子抽精於彼。而抱譽於此。毋亦如吾所謂。避其涼而趨其熱者乎。涓曰。有是哉。子之善戲而挾也。乃筆不停綴。詞不及展。遂賦曰。誰乎誰乎。芒芴曷

常春至麗日。秋臨抗霜。彼亦何熱。此亦何涼。惟付與之是聽。非知計之可詳。履子廣庭。視茲烈芳。繫名相之別數。亦芟莖之異萌。染不出於五色。維其變之莫量。歷九秋而自如。周數望而靡謝。從顏色之中乾。永附蒂而不舍。於時白帝司辰。冽冽辛辛。木葉下而草萎。霜露降而鴈征。乃自圃畦。遷爾廣楹。一則不足。百尚有贏。羣而不黨。矜而不爭。槩望若結伴。而遠俗。單玩則各立。而獨行。乘金令而始坼。秉土氣之正精。雖雜采之並敷。惟彼黃之盛榮。諒盈庭而冒錦。亦剖符而溢金。耀愈澤而不妖。烈無吹而自馨。方辭謝乎徑塗。處規植而託身。非瓦礫以爲嘉。存大朴之希聲。彼主人兮誰子。懷高廓兮心貞。秉圭璋之潔白。樹文學之干旌。則有幽人處士。墨卿逸史。候節序之高朗。知寒燠之迅駛。弭蓋於門。肅隊而至。或移觴而就筵。賦篇章而未已。爾則不以物驚。不以物喜。挺危朵而愈勁。舒正色而不媚。匪鉛華以事人。多君子之枉屢。豈無人而不芳。亦胡庸以采佩。當夫青陽發生。桃李盛花。名園如霞。上國如霞。嚶好鳥其載鳴。將何物之不佳。胡爾類之自矜。乃偃伏其萌芽。迨寒氣之始肅。日馳騫乎南陸。雲慘淡而無光。野何萌而不縮。爾乃自耀其孤標。矜賤同而貴獨。謂所性之若斯兮。或未必其盡然。夜不可以爲夙兮。晨不可以爲昏。苟榮悴之有時。奚爾類之能專。將推之而不後。抑挽之而不前。彼蒼厚爾以遲莫。又何辭於末年。紛後先亦何心兮。避桃李之盛時。抗素秋而挺茂兮。終焉保其不衰。至乃微霜襲宇。驚飈振帷。萼紺紫而不起。葉比次而下垂。閭闔宇兮無人。悅星月之懸輝。則有似乎貞女。永絕乎夫君。放臣懷國而酸悲。尹子履霜於中野。蘇武嚼雪於沙漠。在顛沛而愈厲。至九死其靡遠。外容色之凋傷。實中心之永矣。嗟主人之懷抱。美材質之修

媿逾盛年而云邁。稍凌夷乎末路。苟蒼蒼之爾私兮。又何病於遲暮。日中昃而彌烈兮。金粹精於融鑄。直守貞而罔渝。於茲英其何負。余假托以抒忱兮。信毋必而毋固。

荷賦

渭旣賦牡丹與菊。仲敬復請曰。天有四時。花有四品。夏荷冬梅。子獨無意乎。命毫續藻。俾世稱四賦。此雖小圃之光。而亦吾子之麗也。余不得辭。因復命筆。塊連抱之大甕。立階櫺以踟躕。挹三尺之清水。實五石之泥淤。葩燁燁其盈把。芳霏霏以滿除。逼而就之。欲語不語。徐察其意。若有告訴。吾凌波之逸卿。而擁蓋之公路也。遠祖當春秋吳越之世。逢時遭偶。居若耶之溪。歐冶子淬劍之處也。自會稽達剡水。溪長岸闊。淡蕩百里。沙白泥肥。雜蘆與葦。種類繁生。多不可紀。則有乍決半舒。小朵大蕊。短佇長竦。低垂迅起。柔標勁節。疎陳密倚。或向日而併嬌。或從風而自靡。其乍決也。儼華燈之笑焰。其半舒也。宛新月之過朏。其小朵之開。羣仙合掌。而數甲斯尖。其大蕊之盤。古佛現身。而千目其背。短跂則蠻奴踢以貢珍。長竦則山蜂蠶而攢翠。低垂挂馬肝而始劄。迅起樹羽蓋而仰綴。標有柔而將隨。節有勁而示刺。疎陳或約隊而未過。密倚疑附耳而不置。向日併嬌。未足稱妍。從風而靡。曷以揚麗。香不烈而愈恬。色彌天而不媚。其房之俯仰也。則有似乎客主之旣闌。更舉爵而飛杯。其葉之掀翻也。又有似於兄弟之寢興。共長枕而大被。是以飲風露而華采。集鳥魚而遊戲。五月清涼。三伏不暑。曠漠之區。煙波之宇。根蒂懽娛。枝葉容與。花神每遊息以無窮。生意亦隨之而不去。吾子不聞王之後宮。名西施者乎。采掇不盈。觀者如市。羨我顏華。中心如

駭。此固千載之所美談。而風人之所載記。豈若茲主人之處我也。陶以爲沼。以灌以壅。覆之并幹。以制以控。苗藥抽莖。束不得縱。炎暑結棲。鄒與魯閔。豈俊臣之見推。而請君入於是。幾實遭時之不偶。爲觀者所侮弄。是以見先生之來。有不能以言通。而謬以意動者也。余應之曰。何子見之不廣也。吾聞自子之先。以至於子。皆得以君子名者。豈以託居之廣大。而願盼之光榮乎。直幹不撓。虛中無物。竅多比干之心。清映伯夷之骨。含芳烈其愈溫。處驕炎以不熱。眇可望而莫親。殫易事而難悅。翩翻欲舉。挺生冰雪之姿。瀟灑出塵。不讓神僊之列。是以映清流而莫增其澄。處污泥而愈見其潔。且吾子旣不染於污泥矣。又何廣狹之差別。縱遭時有偶與不偶。何託身有屑與不屑。花乃垂頭。默然似失。仰而微笑。似有所答。知君子之令名。非外物以丹腹。於時遊魚躍於梗底。翡翠集於房側。微風芬以襲衣。纖月高以映枕。乃命主人酌酒而別。

梅賦

往予薄游海外。聞羅浮之勝。而未得登焉。蓋昔所稱入夢之種。不可得而見之矣。涉冬出大庾。見庾嶺之梅。則多蠶理而絳襦者歟。抵玉山。人言東嶽之奇。往觀焉。則見其孤生瓊古。偃伏迴卷。一花千葉。並蒂數萼。忽上棟而扶疎者歟。至於依山臨澗。覆橋橫野。間松雜竹。屋角墻茨。境非不美也。未聞其走馬而征輿。豈非品質靡異。類別有區。人固玩視其習。而好言其殊。爾其孤粟矜競。妙英雋發。肌理冰凝。幹膚鐵屈。留連野水之煙。淡蕩寒山之月。蕊一攢而集霞。葩五出而爭雪。側披斷磧。委朔風其將吹。忽上高空。助凍雲

之欲結。杪數英之半掬。中萬斛之一搏。古幹橫肱。玉龍游而張甲。編條聚腦。白鳳戢以梳翰。瓊瑛繽紛。何
雷凌波之子。肌膚綽約。無言姑射之仙。趣將幽而見取。豔以冷而爲妍。縕香氣於空表。弄皎色於霄端。瘦
影橫窻。麗然山澤。素魂麗壁。忽爾嬋娟。託使將傳。寄江南之遐信。隨風暗度。報塞北以春天。羌笛一聲。韻
全飄於纖指。素琴三弄。神屢託於冰絃。是以古道清流。墨工圖史。或拗之爲一窩。亦種之於數里。圍棋酌
酒。相與偃臥其中。落月迴風。務印縱橫之所。彼稱旣醉。逼清氣而不勝。我則含毫。占春光於長住。斯亦可
謂一節之高。而未足以盡曠然之意。乃有巖居之徒。溪飲之老。短褐黃冠。龐眉壽考。跨蹇策筇。熱漿烹藻。
望谷口以窮搜。坐石頭而拂掃。亦有游心道德之儒。含思風雅之侶。讀易說詩於其下。咏騷作記當其處。
飛觥爵於彌留。顧徘徊而不去。景得人而益增。人因景而標致。斯風格之雅幽。而韻調之殊異。亦足以快
心暢神。洗囂破滯。又何羨乎羅浮之奇。而東嶽之麗。且余觀夫梅之爲物也。得氣之先得液之酸。酸者木
之正味。先者序之履端。先則渾淪龐篤。含泰和而獨飽。酸則甘辛鹹苦。受何味而弗便。含之飽者。發斯盛。
便以受者和必完。是以先驅百卉。遂占上林之苑。均齊五味。兼濟商鼎之鹽。其始也。點綴文章。洩天地之
春於一夜。其終也。調和頤養。收天地之功於萬全。曾不知其處寂寞而貞厲。守冷素以自恬。悠揚乎松菊
之圃。盤錯乎水石之間。風颺撼之而不動。瘴癘攻之而罔顛。雪霰旣零。條枚益堅。陰幽外剝。陽氣內漸。迨
花實之致用。歷世味之飽諳。何桃李之弱質。敢先後以齊肩。苟天將降。是以大任。察物理而明其固然。

前破械賦

嗟乎哉。西河殘守。東海孝婦。差之豪釐。千里岐路。寸脰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日也。栩栩然莊生之爲蝴蝶。其在昨日也。遽遽然蝴蝶之爲莊生。

後破械賦

爰有一物。制亦自班。鶴喙不啄。琴體乏絃。乃偕二友。木寶金紐。與之爲三。脰及足手。一人遯之。不棺而朽。多其高義。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二三神明。呵護其首。司其去留。爲我撞剖。嗟乎哉。爾完我死。爾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徑庭。可不慎乎。敢告司刑。

畫鶴賦

朱冠縞衣。四池元緣。鐵脛昂尻。金眸夾頰。長喙易渚。圓吭聞天。乘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窺。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元。爾其焦山瘞銘。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糶。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唳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徵精召巧。或磅礪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揮東穎而希冀其元妙。則有翩然以臨。割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橋藩而高。赤壁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財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懸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兮稽颡。頂股荔而氏昂。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厝以爲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往往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

緹芝賦

繫探珠之巖榭。迨臨鏡之波館。地並秀以雙美。氣偕和而競煖。爰有物以名芝。忽卷然而從窾。如苗玉而束瑤。既扞輪而揭繖。下縞練以揚中。上緹繡而表祖。皚薄雪之將霏。戴彤雲而未斷。巨者二咫。映彼湖荷。小者徑尺。燦竹妍柯。河邊織錦。掇支機而罷杼。漢宮剪綵。停寶鉸以羞羅。使君溫恭。崇抑斥揚。歛襟下問。爲災爲祥。既登覽乎隅椒。復臨泛乎汪洋。恐盛德之黠璧。惟偃步以循墻。爾其芝固無言。默呈以露。吐瑞藹之氤氳。儼郁罪之煙霧。芳嚶嚶爲襲衣。裊亭亭而霏素。遠數尺之元壤。瑟週離而奄布。示彼絕奇。逸於往睹。非家積之餘慶。符天心而易故。於是使君讓之不可。推之不去。把酒號曰。子爲我賦。卽斯語而宮商。謝不敏兮恐負。亂曰。使君玉除。盛芝英兮。一貢廷兮。兩侍於楹兮。斯爲之徵兮。使君眇矧。匪蒸成兮。芝草生兮。采以鑑兮。壽百齡兮。斯爲之馮兮。

十白賦有序

予被少保公檄。自獲白鹿而令代表於朝。始其後踵至者凡十品。物聚於好。殆非虛語歟。時予各欲賦以諷公。未能也。公死於華亭氏。予寄居馬家。飲中燭蝕一寸而成十章。諷固無由。且悲之矣。

鹿二隻

爰有二鹿。雪皓霜瑩。後先互呈。以雌以雄。合八蹄而兩角。蹲並壁以交穹。桓桓撫臣。敢告世宗。謝山海之萃食。仰芻豢於上宮。諒遭遇之有時。胡人與物而匪同。

兔

謝彼月輪。來此人間。朗晴珀赤。妙霧雪寒。豈韓盧之可獵。與魄蜃而共跚。曩者食客之謀。匪為營於三窟。今也走狗之獲。潛垂涕以雙淚。

鵠

即使常羽。亦且知歲。矧伊白鵠。而胡不慧。匪舍疆以效鶉。詎攬雛而學鷄。秋梁作架。宜並色於銀潢。古印幻騰。羞托翼於金墜。

瓊赤玉誤
猴為白沿耳

人亦有言。王孫可憎。衣以周公。裂冠毀纓。胡是物之善幻。脫蒼鞵以膚瓊。莫四朝三。豈狙公之可罔。既冠且沐。致韓生之就烹。

昌黎二鳥賦云
鵠鶴白鶴亦與質

鸚鵡來巢。春秋紀之。鵠鶴其翎。曷其有之。我在幕中。實維昔之。不貢於廷。拊然起之。

鸚鵡

黃冠白章。其鳴嚙嚙。殊彼凡羽。綠襟朱隊。秦此條籠。將飛復墜。我則彌衡。賦罷隕涕。

龜四

念寶龜之素甲。羗迸迸兮冰雪。載九疇而出洛。帝與茲而偕錫。雖入網於豫且。苦靈骨之就鑽。亦托跡於

莊周恍曳尾而超越。

麋

拾遺有言。微聲及禍。視爾霜質。秉金畏火。躡白鹿而後至。既已非時。向青草而長廡。庶其得所。

鼠

聞爾貪殘。曷能冰潔。乃縞膚而素毛。矯變緇而爲白。獨不聞胡粉之皤皤兮。始黝於鉛黑。

黃頭時賞羅者頗滋

鳥曰黃頭。猛以善鬪。白乘金精。儼爾介冑。虞人網以奏功。如拔猛士於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擲抔土於一覆。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

樂府

張家槐

張家槐。鵲巢枝。使君纔出戶。闔扉。鞭行人。上及飛。彈鵲母。連鵲卵。鵲母棄。雞走何所。曙衙開。邸報來。使君朝去鵲莫歸。

悲饗歌

吳人饗越人俎。一臠忤舌死。杖下肉少甘。骨爲土。

歌風臺時漢高將夷彭越。又知猛者守欲背。故曰安得。和葛鄂州作。

醉媪酒臥媪墟。武家墟畔。駢呼呼。豐沛中。羣酒徒。曠季鼻大糟。所都誰喚隆。準而公平。十二年。左難還。着紅衫。應午炎。七尺所臨。萬馬環。諸王列侯。敢不虔。獵徒酒伴。隘巷看。獨召故老。金爵乾。惜青春。赭朱顏。乃思猛士。得將安歸。問野雞。還我韓。

又

鄂州篤衡縣。權渭也。俯拾所殘。悲異代。良楚酸。謂河高。水流拍天。渭兩過之。河未然。麻姑量海。海愁淺。三尺鳥爪沒。至鼈。大家作計。一何長。請看何人。偏墮短。

又

英彭不雌。季心所猜。今布越耳。終當為豨。終當為豨。不如我先之。舊所得猛士。十當一。無遺。十既一。無遺。安得不歌以思。

又

騷渡江。八千從。非父老是使。彼安識籍與梁。巴蜀公。縞新城。奉三老。教發帝喪。義兵若河日。以東。乃知王者師。上親長禮教。下首功。蜀公親歷效驗明。乃知猛士難。四方守。易戰攻。誰兼不蹄買。蝶驄。繫太牢。祀鄴鄉。聽叔孫通。徵魯諸生。驚禮四公。遠來于商。

予嘗夢晝所決不為事。心惡之。後讀唐書李堅貞傳。稍解焉。

堅貞十七之死。靡他。去聲數夢男子。百兩以御。叶貞覺而悲。莫知其謂。華盛來胥。蝶也。我貌未悴。廢沐垢首。庶膚敗裳。如葉未秋。虐使萎黃。自茲以往。夕寢旦覺。角雀謝穿。筐梅罷標。卷婁雖羶。理不樂蟻。矧已肉矣。曷感而蛾。音宜萬有膠轕。曷可詰呵。皇矣上帝。其將謂何。

六昔

昔朋友。雉與鷓。不得已。今為梟。昔骨肉。鷺與鴨。不得已。今為鵠。昔宗親。鵠與鶉。不得已。今為鷓。昔官府。騶與虞。不得已。今為虎。昔乳煦。汗血駒。不得已。今於菟。昔黔蒼。萬夫英。今視之。蠅所生。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

四言古詩

鴈臺詩

陸子嘗買鴈放之。因以爲號。又鴈臺在杭江干。

左江右湖。名山有臺。近陽背陰。鴈爲之來。江海之大。增繳九矢。待鴈不來。涼空覆水。主人有馬。客亦有舟。出自郭門。於焉遨遊。羣焉以栖。人亦鴈爾。莊周爲蝶。孰揆厥理。買鴈放生。入雲出塞。有問炙者。張目不對。

土魯番貢獅

羌飯官驛。斯物不的。官馬當災。騰于馬脊。俛嚙以牙。嗜馬肉炙。四蹄裂馬。如人裂帛。獸威孔武。觀者色沮。媚此羌胡。若媚其母。余呀以咨。羌曰余乳。當其出穴。若嬰離襖。不見牝獅。惟見我哺。斯言不欺。梁鸞養虎。

青藤書屋文集卷四

五言古詩

與林玉兩上人登會稽最高山山出秦望上率可五六里玉公早有來歸之意因賦以止之
茲山一何爲。抑首靡青雲。遠去氣色古。混沌儻未分。引盼涉陝洛。毋乃隔夕曛。中有舊社址。尙見數偶羣。
短草覆井水。遠松貯氛氲。薄雲在其下。猶羃高頂墳。元釋諒能居。人世未可云。念子覺無上。夙昔斷羶葷。
焉能繫不食。焉得不耕耘。況茲值秋陽。寒氣慘不昕。未可來居斯。語子以慇懃。

來晨憩廣孝寺

可憐荒宇在。於焉恣游賞。古砌伏野草。唯餘聖賢像。巨碣指高樹。御墨浮天上。昔人不在斯。悠然引遐想。
曙入鳥初散。道寒露猶瀼。回眺高山岑。翻然策筇杖。

登秦望山

素情忻晏遊。碩人事永矢。上此萬仞山。復沿北溪水。顧瞻江海流。神去蒼茫裏。後峯千里來。旁嶂兩川起。
往昔窻中翠。今茲巔上視。佳哉是觀游。吾鄉亦信美。

沿秦望溪水

流水澄若無。溪魚宛遊空。磊磊聚圓石。澹澹偏能工。高寫象山曲。伏響迴草中。何朝飲麋鹿。蹄踪去難窮。

秦望山東南下折。有峯紫鐵色。錯豎似花蕊。土人呼雄鵝突。余贈名花蕊峯。錯如鐵色紫。出土幾千古。寒空蕊尙繁。秋水蓮難吐。刻削差可擬。帶插不添嫵。宛如齒齟齬。張吻訟所苦。千秋獻組紉。名號未得主。直少讓中岑。他山視應父。借言花蕊峯。來春開何處。

海樵山人新構

古莽伏圓址。新構敞方榭。去家不百步。連山凡幾架。衡門夾枿欄。卑池注微瀉。羣峯列窻牖。佳木依簷瓦。碑碣墻垣中。階級坡陀下。曠莽垣以來。遠暮蒼然化。亭北指夕月。高臺嘯清夜。嘉賓燕屢入。麗人時或迓。臥榻楔巖石。旁戶達僧舍。主人胡不歸。樵海未云罷。東樵遡遊風。於茲焉息駕。

又曲池

瀆池疊青山。山色落池裏。上栽百歲樹。下週三折水。日夕衆鳥下。客至數魚起。助筵摘果實。開蕪種芋子。上山一以望。高城正東迤。波漾堂壁瑩。野閣登覽美。羨子善結架。多在聚景址。彼亭旣孤絕。茲地何曠爾。與楊子完步浣紗溪。梁有懷西施之鄉。

明月照江水。截梁與子步。當時如花人。曾此照鉛素。江流不改易。月亦無新故。薄雲淡杪林。晴沙泛寒露。借言伊人聞。應在煙生處。

讀莊子

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何爲數論量。生死反大事。乃知無言者。莫得窺其際。身沒名不傳。此中有高士。

海上曲

雪隱城月高。使君梯樓坐。縣綆訊謀士。但自苦城破。問城一何多。數百餘七箇。長矛三十六。虛弓七無筈。腰刃八無餘。徒手相右左。轉戰路千里。百涉一無舸。發卒三千人。將吏密如裹。賊來如無人。猝至使君下。

又

暇日棄籌策。卒卒相束手。四疆險何限。但阻孤城守。曠野獨匪民。棄之如棄草。城市有一夫。誰不如木偶。長立睥睨間。盡日不得洩。朝飡雪沒脛。夜臥風吹肘。彼亦何人斯。炙肉方進酒。

日暮進帆富春山

日暮帆重征。江闊眇無度。峯翠逐岸來。樹榦參天去。千里始此行。一日卽羈旅。石瀨駛清磷。雪壑迸殘素。回睇吳山岑。蒼蒼渺煙霧。

發嚴州舍舟登陸縱步十五里憩山麓叢榛遠眺江中恠石

乘舟坐無聊。遵途岸轉杳。急流赴海馳。恠石橫江倒。仰睇峯崎側。惟見蒼翠矯。覆莽映赭壁。枝弱不勝鳥。懸崖窄可步。聚纜密如篠。舟子勿前征。前路煙生草。

將至蘭溪夜宿沙浦

中夜依水澤。羈愁不可控。遠火澹冥壁。月與江波動。寂野聞籟微。單衾覺寒重。託踪浦稗根。身共鷗鳧夢。

早發僊霞嶺

披衣陟崇岡。日中下未已。雄偉奠兩都。噴薄走千里。百折翠隨人。一望寒生背。高卑互無窮。參差錯難理。蔓草結層冰。喬木秀懸藟。晝餐就村肆。小結依崖址。去壑知幾重。剡竿引澗水。回視高峽巔。鳥飛不得比。以知庖丁者。游刃有餘歷。循理稱達人。險難亦何感。

自浦城進延平

溪山孕鐵英。惟石穿水黑。馬齒漱寒流。冶火融初滴。方艇走石罅。白日飛霹靂。操舟信有神。出入坦然適。夜宿邱園。喬木蔽天。大者幾十抱。復有修藤數十尋。縣絡溪渚。

涪濟灘

黑鰲穴地出。噴沫從天下。春雪跌深潭。驚雷迸鐵罅。回思身所經。險恠幾日夜。老石萬片焦。飛湍千里射。藥叉窺綠淵。人命輕一詫。或似鼓太冶。青銅沸將瀉。女媧撒餘礫。頑查攪不化。念彼既憮然。值茲殊可訝。短漿起沈舟。凸字振深窞。因之誤絲髮。長與世人謝。浪怒一何恧。終古不得罷。有時搏陰飈。寒色慘朱夏。借言呂梁叟。何時咨閒暇。余雖愧達人。笑對成一嚇。圖溪舟槩形如凸字。

泛舟九曲

老王亂青冥。皇天夜遺蛻。餘骨散九州。頭顱此焉寄。人視萬劫餘。天意一夕計。遊艇沸滄波。鬚鬢熱營衛。亭午入數折。冲然元氣閉。縣峯昇羽人。毛竹倚仙姊。辟彼齒牙蠹。生死齟齬內。世人不解奇。但識世間事。

示之帝所遺。惟以溪山眺。

武夷道士示予魏王子鸞蛻首見紫氣。

不死者已去。死者留人間。骨骸自何夕。飛置山之顛。取視始伊誰。縣綆月履牽。而不如餘魄。安臥攢青蓮。道士苦斯役。留函開高椽。過客好奇異。啓閱請自便。蠢物真仙靈。磊磊黃琅堅。高頂泥丸宮。紫氣猶一弦。晦明準天時。白黑互糾纏。胡爲黃冠流。示人禍福先。爲予而變易。無乃勞子鸞。玉蘊山色輝。斯理良自然。

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閱龜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

白日午未傾。野火燒青昊。蠅母識殘腥。寒脣聚秋草。海門不可測。練氣白於擣。望之遠若遲。少焉忽如掃。陰風噫大塊。冷艷攔長島。恠沫一何繁。水與水相澡。玩弄狎鬼神。去來準昏曉。何地無恢奇。焉能盡搜討。十八日再觀潮於蕪山。

秋水自生幻。海若安措手。驚雷斫雪獅。萬首敢先後。山窺本避濡。俄驚足下吼。老壁拍波塵。千仞落衣袖。望窮不見外。激澗明滅久。人天儼未消。劫火燒宇宙。往昔每一凭。恐怖經旬晝。那知迫視恠。其怖應不朽。豈惟我恐怖。天地亦應有。景往日旣遷。恐怖亦卻走。

蕭荷花祠俗傳露筋姬
媼者即此。

荷花一夕凋。萬里秋無色。獨遺花烈芳。千秋襲陂澤。揚舲遡大湖。風緊日已夕。水鳥習舊栖。戢羽菱菰白。弔古解維舟。去岸不盈尺。乘燭褰繡帷。金翹儼宮額。燭滅颯然中。神爽凜孤魄。念此芒叻微。奚啻雄虺索。

豈無冶容膏。貞肌以爲臙。念茲不能忘。惆悵至明發。

送明教往上海

翫雪東門家。天寒雪正下。繁林積素花。羣山映簷瓦。杯至不得休。語密不可罷。烏巢池樹頭。色暝天欲夜。願予同心人。而有太息者。云我爲道謀。安得與君舍。余爲重解疏。斂襟向前謝。超言雖遣累。離緒難釋罣。駕言春陽初。那得便徂夏。執手歸路中。衝寒爲君話。

寄善畫葛君

展筵不盡規。墨色鮮於洗。細圖萬壑雲。寄我青山裏。感之不能忘。聊寄短篇耳。

人燕

董生抱利器。鬱鬱走燕趙。賤子亦何能。飄然來遠道。行止本無常。譬彼雲中鳥。朝飲西園池。暮宿北林杪。感事復懷人。生年苦不早。欲弔望諸君。跡陳知者少。垂首默無言。春風秀芳草。

古山篇贈余君

余君本今人。而有懷古思。三年臥白雲。一醉撫流水。握管掃素箋。閉門謝時事。懶與今人交。自號古山子。

贈陳君

珍木無弱羽。廣川饒勁鱗。皇都鬱嵯峨。多士如繁星。陳君在鄉曲。少小馳芳聲。去我三百里。可望不可親。昨予志廣覽。自越之燕京。見君長安道。一問知姓名。卻復訊勳止。握手爲予陳。自受相公知。忽忽復幾春。

一朝去鄉校。今作太學生。言溫動有禮。志壯氣自信。誓顏口若海。豐下而長身。再往論文史。終夕如倒囷。藻思蔚以妍。儼與骨相并。王良御八駿。技絕物有神。一日驚千里。安得留其行。念予復南去。攬策臨修程。小見同越鳥。祗入搶榆羣。思君不能置。短篇陳素情。

戒舞智

富非聖所卻。貧乃士之常。華屋非不美。環堵庸何傷。多才戒舞智。善閉靡不彰。舞智向愚者。弄偶於偶場。偶自不知弄。爾弄何所償。舞智向智者。譬以光照光。彼光不受照。爾照何由揚。舞智兩不售。不舞兩不妨。請君聽予言。作善降百祥。

寄彬中

鄴下老韋布。能活刀下人。魯連劇排難。安得專其名。不見申包子。含悽哭秦庭。萬馬度關隴。救郢卻吳軍。側聞同心人。急難等赴焚。秦師不可出。大義凜已明。栽傾本莫致。安命以爲貞。

答和公旦

高垣沼我驅。棘刺長如荻。松柏年十寸。至今長五尺。一朝鎚籠藩。小鷗決蓬翟。忽逢東來鴻。相煦以雙翼。逝焉渺長江。別子當幾日。不能偕我飛。一願一悲嚶。

雪

屋腐隙西椽。密雪夜如織。朝窺牀簞頭。白糝高一尺。側身不敢搖。寒籠戢僵翼。伴侶同苦辛。何從乞漿食。

寄王子心葵

葵花似君心。向日解違陰。葵葉我所愧。有足不能衛。與君夙相知。把葵吳山時。今日相思處。南冠繫楚像。短劍在匣中。秋水蓮花芒。芒色豈不好。終爲人所防。所貴金玉資。含輝有餘光。諒哉工部君。璿璣映明堂。薰風動九夏。鳴音來鏘鏘。至寶吐洪亮。不特華澤芳。沈思不能寐。攬衣視河梁。

寄陶工部

筠石簫

片石插寒塘。泠泠箭竹黃。誰提數寸管。坐到一秋長。我亦耽清致。傳聞今幾霜。翻飛乏羽翼。那得到君旁。想是莓苔綠。坐令毛髮蒼。疊膝嘉肺中。望斷雲根觴。今我操題處。青棘披孤塲。日影淡無色。十月梅早芳。欲折以寄遠。無此長臂攘。料理竹下人。應少寒枝香。

蔣扶溝公詩 并序

零陵蔣先生者。迅鷗鵬之遐翮。乘龍蛇之屈伸。嘗欲頂摩青天。手弄白日。不着上下。以栖混元。早歲妍精孔孟。含藉六經。故說有談空。不詭正道。昔嘗出宰扶溝。晚節薄遊四方。挂冠拂衣。如漚在海。雖隨光揚波於上代。魯連高蹈於海濱。禦寇埋名於鄭圃。先生放縱於吾越。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涓伯兄淮。恬澹厭俗。弱齡訪道。垂五十春。元室冥奧。未睹宮墻。遭先生邀舟閩粵。放於山陰。邂逅天緣。值諸行道。顧盼之間。疑謂異人。遂數語浹襟。懸榻彌月。過蒙收畜。列諸僕御之

徒既而先生鴻跡遠曠。再渡饒塘。期許後來。意得執轡長侍。豈謂造物苛猛。未更寒暄。伯已化爲異物。烏乎。陵海尙變。人壽幾何。金丹未成。玉顏曷駐。渭每念此。可爲寒心。先生哲人。胡以導指南向耶。頃者。又將浮湘江。並九疑。直指芝田。家門一入。涓於斯際。能不依依。夫兄所師表。弟胡不爾。恐塵凡之姿。仙聖所拒。嗟哉。死者已矣。生人去焉。存亡傷心。永以爲好。異日吸沆瀣之精。景陟壺嶠之福庭。飛九還之丹火。騎八極之游氣。則天凡殊塗。相見無日。緬哀伯氏。重以離衷。因獻五言。伯氏頗好道。終歲事修服。道上逢異人。髭鬚灑林竹。修禮重致問。德音美如玉。扣之轉微茫。焦螟游廣漠。冀得長奉侍。雙飛向王屋。人命安可期。天猶互寒燠。念別正徂暑。墓草已更綠。濃澗日中霜。亭亭風際木。逢師苦不早。煉攝總成哭。

柳浪堤楚頌亭二首爲溧陽史氏題

夾岸千章柳。青春翠浪浮。如將曲池水。共作遠堤流。長蛇偃青蔭。水鳥悅芳柔。試於垂纜處。一繫木蘭舟。
又

屈子頌匪今。軾也志空寓。千載伊誰子。后皇錫嘉樹。曾刻刺崇檐。青黃揉廣阼。見離騷永與茲亭留。不遷乃其素。

昨見

昨見食偶者。析偶以爲薪。零星椎股脾。寸尺移尻臂。心胸本無有。斧亦集其垠。辟彼偃師工。立剖瞬者身。

彼偃師者析庸。以免其噴。免噴豈得已。爲薪豈無榛。何忘食女德。辛苦二十春。食偶者答言。當其爲偶辰。我卽薪視爾。爾自不我知。我志如此矣。我欲爾也。歌爾卽軒厥舐。我欲爾也。舞爾卽蹈厥趾。我怒爾唇。闔我笑爾唇啓。凡我所控提。爾卽如我自。爾自不覺知。昧我蓄薪志。

偶也

偶也難億詐。爲魚豈無知。假令魚爲偶。亦安避薪爲。此亦豈無謂。聽我歌此詞。當魚在沼時。沼闊不容坻。沼旣不容坻。研復朝洗之。洗多墨豈少。墨積盈沼池。從此再三洗。喁喚恆在茲。唇外無滴游。縫唇墨卽入。何況相沫唏。君在大氣中。塞海皆氛靈。君今口與鼻。能免不埃噫。蘇武在虜中。磕頭皆羊羝。死生憑羝輩。起處亦羝隈。豈惟起處隈。嬉寧謝羝嬉。君儕人如此。而況我也魚。我聞君里諺。契我魚也志。非伴情所知。事急隨則隨。

狐粉

狐妖幻黛粉。窈窕美佳人。慕予且宜笑。情好緣相親。物與人異調。孰識僞與真。答子以慇懃。靡曲匪好音。魅也一朝敗。情歇音則存。我欲灰茲音。匪乏場與薪。譬以寶貽魅。寶旣不我存。何由奪而燼。存此貽魅曲。以不磨魅愆。

補屋

儼居已六年。瓦豁綻椽縫。每當雨雪時。舉族集盆甕。微溜方度楣。驟響忽穿棟。有如淋漓辰。米麥決篩孔。

五月候作梅。一雨接芒種。菌耳花篋衣。爛書揭不動。樵子不上山。薪炭貴如礦。生平好樓居。值此念愈踊。數椽猶儼人。安得峻楹拱。買瓦費百錢。已覺倒囊籠。命工勿多攤。擘艾聊救痛。

作松棚

種松六萬餘。千五百株活。長養二十年。大者僅如括。西齋落日多。六月苦炎熱。鄰園樹木稀。遮翳不可得。顧言種樹資。求用此時節。命兒召兩傭。伐幹并其鬣。幹以需柱梁。鬣以備周匝。四垂慎勿卑。涼風任超越。時移一丈板。獨踞文竹兀。伸紙二丈餘。舉墨陡一潑。左盤持蚌螯。右壘把饕餮。挂衣梅葉梢。綠陰灑睇髮。

理葡萄

去冬雪作殃。無物不凍死。橘柚斷衢州。松柏亦多瘕。園有月支藤。盤屈四五尺。結實苦不多。一斛有餘委。迨其堪落時。丸丸挂瑤水。一日十挈竿。與鳥爭啖舐。將以餽隣翁。竊恐晒微細。欲以付果坊。不足一浪費。幽之瓶盎間。漿潰敗其脆。渴夜艱茶湯。暫可灌消肺。比者理舊須。應手落枯瘞。及至更提攜。偃梗忽斷碎。如人兩手足。而痿其一臂。支幹旣以孤。收穫焉可倍。夏景苦桑榆。聊以障西墜。

刈圃

草葉始一寸。及壯丈有餘。豈直藪卽帶。兼以館蚊胥。夜熱不可寐。寧止不露居。竊恐值此輩。股髀遭其咀。就中擬厥罪。蚊也尤其渠。其他不出境。惟此遠追趨。穿幃眇紈塵。打撲不勝劬。更番以迭進。安得盡屠誅。聚響苦不震。萬殼啾嬰雛。工者攪夢寐。一夕百起呼。蚊蠶固莫追。草實主其逋。呼童問腰鎌。不用安所須。

雍此忽如掃。一翅不得儲。管彼塞垣莽。往往伏戎胡。打冰燒其荒。窟穴空妖狐。莫謂野人賤。刈圃非雄圖。

壘礮研。研對石擲侯。論樂、壘也。新樂者。青州王也。

向者寶端欵。近復珍壘礮。在海感蛟虺。文理多恠奇。白者爲雪浪。星者黃金泥。碎者銀作砂。角者絲纏犀。舉手摸其理。索索銛響飛。分符軍石鄉。庸以屢險巖。巖者辱新樂。遠寄青州來。一夕忽失守。仍召頑滑資。一字十研磨。一行百推移。淹此斫陣馬。羈控不得馳。乃者董文學。匣有方尺儲。舉以爲我贈。與新樂不殊。

問軍中之系於國用。

晉宗兩支。其一雖衰。而時一振。尙有召對于朝廷而仕者。最衰者。則我之支也。

吾宗異秦嬴。秉德嗜仁義。縣延值盛明。仕版頗齒齒。先人乘魚須。聯蟬及諸季。列秩下大夫。往往有三四。迨及賢科書。至今時一綴。萬木有榮凋。一體互強脆。屈指四紀來。犖痺劇一臂。耕者鬻其鋤。買者降爲僮。士者無一人。備者倚而待。飽者幸免饑。饑者幸未丐。至論允嗣間。十室九蜂蠶。墓寢蒸輪時。頽影兀孤介。甚者乏繼承。餒鬼滿蒿蕪。余雖有兩兒。性頗仇簡冊。飲牛未渴辰。按項不能俛。緣茲傷後昆。思欲譜先代。念彼從戎人。蔓遠瓜尙帶。況值用也來。舉扣其大槩。彼衰更倍茲。擲筆爲一慨。

避暑豁然堂大雨

梅侯苦歎蒸。幸得五日霽。涼風驅濕魍。奏功未全濟。眷言高山巔。有堂敞西翠。松篁作籟竽。蕭颯爽神智。乃偕二三子。挂絺於其地。買酒穿市中。炮鼈腥道器。止取醉飽爲。安能謹趨避。袒跣擇樹依。叫號枕磚睡。郡邑迫東廂。狂來忘遷逮。冉冉日將傾。理筇方卽邁。雷雨自西來。初尙雜晴蜺。一言未及終。振瓦落簷外。

衝風捎健鶻。寸進得丈退。高景殊卑觀。竄鳥在眉際。本言迓炎苛。翻令咏奇致。百事兼熊魚。往往非着意。
哀駱懷遠公驗詞

懷遠好詩什。近體有佳聲。邇余去五泄。深衣遠相迎。長身而瘦頰。自有山澤清。命酒不停罍。酒罷有餘情。迨予歸來後。往往問癡興。斃肩腊松火。柿纒霜秋晴。寄此遠筐篚。兼致倡與賡。何時臥狸首。聞之使心驚。道遠不得往。逋此泉下羹。

野蠶

越桑雖云盛。不及吳中繁。越女賣釵釧。僅可完蠶山。如斯苦拯救。良亦可憫憐。如何野蠶種。孳息多今年。曳絲滿郊郭。食葉留其幼。葉葉如蟲網。枝枝垂釣緝。涎縷無所用。膠衣黏頭巾。過者苦拂拭。桑女交攢擊。提筐往西園。空手歸東隣。卽欲買釵珥。有錢無桑村。嗟彼機上杼。秋來鮮聞聲。匪來猶可說。國輸良有程。衣食無二理。蠶衣與食均。嘗聞捕蝗法。及此同瘞焚。

范母詩

卽燦母

秉節三十年。萬有二千夕。一夕改霜心。曉鏡換粧額。范母二十二篇。居在羅幕。五十七乃亡。天長日幾落。獨持一寸冰。萬古膠夜席。當夏不得融。何況秋霜白。

白鵬

錢子易書。故曰王。蓋鵬之後也。

野性悅鳥魚。客寓尙籠致。正如好竹人。借居亦栽蒔。鵬鳥自南來。買入西河里。王孫好法書。籠以易吾字。

墨絲繡雪衣。綠鬪作襦。有時嚙喉中。鳴若嫺雲際。日夕湖水波。秋樹葉微紫。送客不出門。白玉掃長韉。

越王嶧寺有僧歐兜蛻

伯圖旣灰寒。衲蛻亦禪冷。都付塑工泥。迅矣千秋瞬。我來值桃花。有似蝶遺粉。一宿歸去來。晨齋飽蔬笋。

子效索贈其兩叔

勞子爲我言。翁去不復活。骨魄旣已寒。生事亦不熱。多我諸父慈。視侄等兒列。時時惠釜鍾。廚中作糜噉。

送章蒲圻之官

嘉祿

傾蓋語日斜。肉風吹兩竅。惜哉越雞翰。遇鶴不能抱。眷言激獎私。忽駕就遠道。尙矣漆園心。爲吏不敢傲。

柳元穀以所得晉太康間冢中杯及瓦券來。易余手繪二首。券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坵。

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畢。日月爲證。四時爲伍。太康五年。

九月廿六日。對共破剪。民有私約。如律令。詳玩右文。似買於神。若今祀后土。義非從人間買也。二

物在會稽倪光簡冢地中。於萬歷元年掘得之。地在山陰二十七都應家頭之西。尙有一白磁獅

子及諸銅器。銅器出則腐敗矣。獅尙藏光簡冢。岡有黃兔罍。

遙思冢中人。有杯不能飲。孤此黃兔罍。伴千三百稔。券鏹四百萬。買地作衾枕。想當不死時。用物必宏甚。尊壘羅寶玉。裹袂賤繡錦。豈有纖纖指。捧此鍛泥尊。存亡隔一坵。華寂迥千仞。活鼠勝死王。斯言豈不審。

又

古人笑不飲。此說豈無見。五斗叫劉伶。哀來淚如霰。嗟彼太康子。冢中亦杯站。固知好飲徒。無咽可澆噉。杯出黃土中。忽復受傾灌。懼彼避秦人。乃不知有漢。我欲學處充。謂市賣金盃。庶幾遇小姨。知是崔氏玩。

送關公子

阿翁。學師也。揚州人。

耶溪芹藻色。相伴秋荷老。公子竭重來。傷心那可道。會日苦無多。相別一何早。八月廣陵濤。一葉渡殘照。

夜雨偕友人進舟雲門

夜影疊中流。進舟篁竹浦。鳴雨來斷雷。山雲濕可譜。及岸沿黑埭。擺豬復愁虎。燎火得緇徒。怖餘澁言語。芋爐聊炙衣。一笑賴尊俎。

天目獅子巖

巖是高峯禪處。相傳嘗爲張真人所據。師爭而有之。張道陵與竇爭青城。事見其傳。

我昔聞真人。言修不死身。選地滿天下。與鬼爭青城。一岫插天目。宛爾怒猊狞。老釋據其口。黃冠復來爭。黃冠匪他人。云是真入孫。聘曇本上聖。高道超沈冥。說教雖異軌。俱以退讓名。區區百尺鐵。青紅抹秋榮。龍女買色線。一夕繡可成。胡爲兩龍象。角吻同蒼蠅。賦此覺蚩蚩。鑒之慎勿聽。

燕子磯觀音閣

青山如美人。樓觀卽奩粧。若無一片鏡。妙麗苦不昌。茲石一何幸。值此江中央。上乘巨搆支。下集帆與檣。朱碧得水鮮。鳧鴈拂波光。煙霧不見海。神去萬里長。我與三友俱。兼以僮僕雙。日西買市飯。半道謝驢轡。五口將十足。蹶然餒且僵。百錢成一遊。安得甘旨嘗。歸來乏燈燭。微雨沾我裳。沾酒不成醉。頽然倒方牀。

猶夢立閣中。遙觀大魚翔。

野火

馬血爲轉燐。人血爲野火。何爲松柏間。赤輪陟如跛。人言鬼炬微。神者赤而大。騶導向空馳。填雲盛旗馬。枯冢僻且荒。來遊則云那。我欲往詢之。恐卽無可話。隔河聞於菟。黃犢夜在野。一夫呼以馳。炬滅松露瀉。

應也。出雜俎。

味嗽識奇才。千金買遼海。鐵鬪睽秋空。駕鵝百迴敗。雲中作場戰。韓彭鼓天外。

馬

誰家連錢駒。挾撥黃塵起。千里一飯間。九州能有幾。健兒不得騎。淚落青芻裏。

犬

少年獵平原。左盧右宋鵠。兔起鶻落遲。一顧先已搏。但莫空中山。前頭有湯鑊。

狸

狸雖一尺軀。猛氣制十里。有時怒一號。無牙墮梁死。安得此輩來。坐吾書厘底。

俠客

結客少年場。意氣何揚揚。燕尾茨菰箭。柳葉梨花槍。爲弔侯生墓。騎驢入大梁。

麗人

何處行雲去，遙遙出洞房。月裏儻並色，鏡中無此粧。所思望不見，縞袂日邊揚。
才子

佩筆不須長，高唐侍楚王。紅蕖槩邊出，白雪口中翔。殺青供不及，一夜白瀟瀟。
酒徒

御史別淳于，金釵墮長夜。五斗不濕唇，雙鬢抱壚瀉。笑殺斗升腸，耳熱索竿蔗。

遊大尖 松茂·桃
復盛花

萬松滴千山，妙翠不可染。割取武陵源，固是天所遣。秦人跡無有，雲中叫雞犬。夜泊漁舟來，下山尋不見。
空上人常住少林，索作於菊下。

相逢菊花下，相映菩提光。試問少林壁，穿雲幾許長。指月莫盼手，擲拂閒挂牆。睡鼾微作吼，獅子一時降。

宗孫有別字柱南者，索賦。天柱山
在城南

天柱插南雲，孤城滿蒼翠。小鳳讀書餘，內履窺粉雉。大魚作鳥飛，風穿萬林鼻。舍北以岡南，物與人意會。
念彼共工額，幸不觸斯際。不然小折傷，恐煩太皞妹。小鳳願予言，補天吾掉臂。

上冢

吾叔邵武公，當年與我翁。雙陪閩蜀守，竹馬走兒童。歸來知幾日，相繼歸窀穸。黃泥閉雪蹤，欲會那可得。
叔家城北居，高棟亦彫題。邀賓夕駐馬，爲母日烹雞。一朝桑海換，不能保子孫。負薪冢上道，養鴨水邊村。

我今六十五，仍高破角巾。年年上爺冢，每每到孫家。孫家留我坐，孫婦辦湯茶。以我上冢牡，嘆孫且滿引。遠籬黃蝶飛，抽籬高碧筍。起視檐西東，分簷住蜜蜂。問蜂窠幾許，四十還有餘。窠窠如不敗，勝我十畝租。

鶴攫鵲雛，鷹黨翻然來救。

水鳥修其脛，插彼茄菰澤。俛啄蝦魚，深不下三尺。況乃嗉中倉，可內寸鱗百。江海饒此州，何往不充噉。雄鵲知乳雌，作室高樹末。三月始罷斤，是予親所炙。長脛一何饜，掠雛剽其宅。叔仲兩三頭，自竄寧顧伯。顧鵲翁與母，叫噪徒頡頏。蒼鷹等路人，與鵲少平日。不作鄉隣看，被纓救其格。特恐李陽拳，難蠶鳴埴額。盛邀爽鳩雄，並是夷門客。朱亥袖鐵椎，侯贏出奇略。左右信陵軍，一舉解趙壁。五國破大秦，九合成小白。義高誠足憐，多算亦何碩。磔虺黑柏顛，獨奮少掎角。猶煩拾遺歌，不朽俠徒迹。三復鷓鴣詩，白日爲儂黑。

感鷹活鵲雛事，因憶曩衛衙梓巢鶴，父死於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卻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鶴齧止一時，古語亮匪誣。戟門巢梓者，挾斜挺羅敷。少年繫青絲，蹶張戎侯衙。胡不自長守，轉殮雪色顛。乃向琴瑟杪，落此貞女夫。羣雄太無賴，挾餼匹子都。有如惡媒姆，送贅填門閭。借衣盛絳蔡，叫喚傾百壺。玩習爲故事，指鴈翻闕迂。孰知挾斜內，而有羅大家。賊雄殺黃口，希以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孥。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膽，狂走日夜呼。安得毛犖俠，似此鷹活雛。弁州隔幾海，有物暗高梧。

設爲魚蝦所詰

啄鷓憎大鳥。無恠吾子然。從史飽蝦魚。子意一何偏。鱗卽賤於保。於羽何擇焉。盛冬水如石。膠鬲不得旋。孕腸急鞦鼓。張目不得眠。菱菰芽始白。桃花漲春田。礙塊出纒瑣。多死漁者筌。鱗裸及鷓鷄。較估誰艱難。矧茲網罟酷。百倍鳥有鷓。難攫子不許。鱗爛子許旃。乃乖漆園埋。奪蟻與烏鳶。等爲一盜耳。何猛此彼寬。竊東子則許。竊西子拘鉗。波臣詰如此。而我難爲言。衆生遞吞噬。此業何時捐。西方古先生。解破萬壁堅。龍門儻罷躍。飛去好相參。汝或未卽去。我姑代彼宣。三戒嚴重殺。五淨肉亦權。鵬飽六月息。孝先腹便便。

天竺僧

揚帆三竺淚。弭錫五羊城。黑人初以涉。琉球次所經。波弧十五兆。日矢九千贏。初至黑人。次至琉球。至廣州。凡涉三萬里。歲三周。以孤矢此數。得算之。人疑鵬六息。彼視螻一信。衍旣隘九土。師亦眇八垠。片楮畫大卵。沃焦灑孤萍。劈芥內闔浮。粉塵陋虛鄰。鐵籠臥龍象。銀瀾恬蛟鯨。梵唄隻字掃。江海百谷臣。云胡白纒底。乃有赤篆文。象背幾何譯。龍樹鮮悲噴。挂履度蔥嶺。跌湫蛻巖雲。投夾葢南寺。乃偕領西昆。漏沙自箭準。聖水他濤奔。有爲乃復爾。無量何由臻。相色示戲幻。接引詎勞塵。白馬幸維寺。黃龍未演輪。薄胸阻問訊。擬待桃花春。

煩吳伯子治墓堂

火瘴世曰凶。水封豈佳卜。兩徙踰五紀。先魄偃幽瀑。多子爲我更。我遽往京國。買石百尺餘。托子安墓卓。子冗辦未遑。我歸上冢哭。鵝舫設未已。老雅掠蝦肉。候果墓旁兒。指告蟻上燭。草設無威儀。人怠物不肅。坐此無歡期。改燧十二木。乃三年也。昨者賣字錢。募工可五六。仍以煩吾子。歆百了一役。

早禱十七韻次陳長公

早魃虐以猖。商羊乃深避。雲漢夜昭回。遵彼槁條肄。絕意豕涉波。必死蚌持翠。蜥蜴山澤窮。猥豨屠賈致。黃縹遞唄詛。元冥等雙贖。如聞柴望禋。感通有精義。洪疇倣恒陽。絲露肅常饋。商林沃乃深。秦天豈終醉。壇今隣閭闔。閤亦撤幽閤。雷吏綠章封。寧有不達字。沛然未崇朝。沛爾倏濡漑。虎貓效蜡勞。豐隆鬱羣崇。連臂解桔槔。極目醒枯悴。歌帝悅穰穰。報典虔惴惴。窶人無農憂。連夕美涼寐。農穫譬中行。美寐猶其次。糴賤勝作農。先生有酒食。

陳長公餉日鑄茶瓦罍港銀魚白下法炮巨鼈夜酌深談次其韻

日鑄標槍芽。月團捲旗避。織甲赭舊條。柔針綠新肄。瓦罍五寸銀。脊色偃微翠。雙裙謔可談。九肋底能致。伯云準食醫。治以聽我聒。掛炮法內京。酌長非外義。珍此五侯鯖。慚余十漿饋。主旣唱無歸。客願稱未醉。階蟲先秋吟。徑竹上霄閱。叔夜寂鳴琴。子雲寥問字。待扣匪洪鐘。立涸是盈溢。泗鼎曠沈淪。神姦恣精祟。伍員終鷗夷。三閭竟樵悴。白駒返谷空。黃鳥臨穴惴。千古究何窮。再燭不能寐。曲禮問更端。梵詮編復次。伯榼旣已空。吾出吾簞食。伯子近稱重聽。

修拄杖首修髮網膠漏磁壺及哥罍甌某亦病隻耳聾次前韻

猾器幸自殘。黠絲巧規避。辟諸鞅掌人。彼逸此獨肆。一竹楚啼頰。雙磁越罍翠。物非人易求。道遠我難致。無丞有重聽。髮覆彌黨聒。約髮無紀綱。晨帳缺未義。握粟付駿工。寧減朝食饋。詎意彼駿者。無往不辭醉。

編纓高箱塵。馬尾枯橐闕。跟鏘攢八針。邀呼輸四字。浪言伏卯清。竟滌下流遂。櫛束起懸絲。嘲呼免魘祟。
竹返破亦歸。黥補色終悴。注瓦智靡昏。捧玉神若喘。飯破視何益。囊空臥安寐。辱卽寵爲下。老子云。寵辱若驚。爲下。孔
云。其次辟色。色卽禮貌之衰也。其下則饑餓。受周近豕交矣。辟乃色最次。屠門盛豕交。寧爲愛而食。

旱甚久不應禱再追前韻

祝融黨羲輪。元冥引車避。課窮燧人蘇。徵及棗杏肆。轍餅槁厥頰。壇緞禿其翠。走索華陽逋。沈瘦永難致。
竟辜燒尾恩。翻仇瘼角贖。玩惕如不聞。曠瘼乘何義。余齋廢酒沽。朋祭阻肉饋。方嗤澤畔醒。敢思河朔醉。
承風獨有雌。納月幸無闕。哽哽向隅悲。咄咄作空字。朝筵聞客云。宵鋤盜隣溢。雲密不東郊。棘孽復西崇。
昨子凜今靡。舊殍理新悴。漸少播乞驕。而多褐犬喘。待盡歌有爰。無吡祈尙寐。感此疾威曼。遣以競病食。
送友人

送王雪漁北上

淮陰所佩劍。不審值何許。佩劍以釣魚。於義亦何取。一日幾垂竿。竿竿可幾鯉。叶乃至捐漂廚。庸以益漁。
腑。我取魚之劍。聊略爲漁估。卽非百金資。可易數月黍。漁也智絕倫。何獨味茲舉。腸饑乞可爲。劍去何所。
仗。之楚復之漢。漁並仗劍往。可以負漁竿。踉蹌見劉項。猝辨恐後時。載質先出疆。叶上王郎不釣魚。故亦

無竿餌。聞郎所持竿。貫以山中紫。毫長一寸餘。竿只五寸止。居則南狎越。行則北登燕。淮陰劍三尺。郎劍五寸縣。歸來報千金。漂母是何人。封侯劍不取。卻取釣竿親。

吳季子餉我細腰壺蘆石上芝

葫蘆老細腰。乃似細腰女。卽令楚宮來。今亦不堪舞。我聞方外醫。庸以盛藥丸。梧子及魚眼。可容百萬千。老圃畜蔬種。亦夠一頃田。我旣醜醫帳。亦復少蔬阡。擬挂於扶老。支吾五岳顛。心強足不健。終歲掩帳眠。止取作蒸鵝。聊以諠客涎。

又

芝朶雖不潤。芝色堅且古。根鬚絡拳石。如筋蝕臂股。絡古不復脫。初芽寧藉土。石色旣已黃。芝紫亦稍嫵。有如意魁梧。狀貌乃婦女。穀城弔老人。淚下潛如雨。置我筆研間。長與留侯語。

大寒嶺啖新胡桃頻婆諸果北游作

天險旣已異。地產應亦殊。胡桃及平波。朱碧明椒隅。入夏而徂秋。葉翠尙不渝。但少鳥與雀。而多羸與臚。易水非不邇。滌河不爲迂。但求一寸鱗。如海求猿狙。遙想燕太子。食客焉得魚。以知荆高徒。日嚼羊與猪。猛風增食肉。噴憤易睢盱。慷慨赴秦庭。不復顧其餘。乃緣諜略短。豈真劍術疎。舞陽一豎耳。何乃與之俱。哀哉樊將軍。空割一隻顛。國有千乘大。能用王可圖。乃恃五寸鐵。爲計亦何愚。

往馬水口宿煙麓陀庵

昔從良涿行，茲山在雲際。昨夕宿茲山，雲乃出衣袂。四徒夾一輿，兩膝拳至鼻。一里轉百盤，鋸牙不得直。結葦以爲廬，削木冒金髻。夜鐘但超懸，晨雞聊一嘒。巉巖旣高寒，巘岼復孤厲。回思燕趙時，築城遏胡騎。安得盡如斯，脫巾開戶寐。

湘竹一妙管付截壞其頂文

武侯敗街亭，馬謖違節制。兵穎迥不同，大小俱是事。茲管湘中來，百中其一耳。有如玳瑁魚，腦血徑彈子。又如鸞與鶴，頂發楊梅紫。全體匪不華，獨此猶覺異。詎可拘尺寸，但須存紋綺。畏炎不得行，付托味厥旨。舉刀一鏗然，顛落不可止。持歸以復予，魚鶴不成理。對之一捧腹，削圓方竹比。

口中

口中萬吞吐，莫道一俗字。芻豢離喙脣，冰雪滿牙齒。身中百所爲，亦莫涉一俗。但爲鸞鶴劇，暮卽雲霞宿。有斤不削人，有繩不直木。淤泥填大千，荷葉自抽綠。從此戒爾後，慎莫蹈往覆。有如垂教言，斷舌肘其足。

騶虞

騶虞生猛虎，鳳凰產梟鷲。二聖有朱均，太虛亦膏彗。纖纖妙膚理，盎然長疣贅。梗楠固鴻材，鍾斛瓊其際。橘柚匪不甘，豪蝟匝芒刺。美惡一何殊，胎孕乃非二。越雞伏鴿卵，變之苦無計。果羸乘何神，蝟蝟乃能似。

曇陽

曇陽一髻左，道人三朵花。誰云只是你，安知不是我。大海徹岸冰，小生沒處躲。

又

聞道尺絲竹。看來幻落花。團團輪北斗。處處種西瓜。遍地皆祇樹。何方不落伽。

又

無鼻無眼孔。有頭有尾巴。蛟龍大蝦蟆。蝌蚪小蝦蟆。一結生百結。百些無一些。

又

將軍騎健馬。稚子打慈鴉。各奔前程路。都來暮鼓衙。同舟迷敵國。幕面認通家。

又

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大倉。善哉聽白佛。夢已熟黃梁。托鉢求朝飯。敲鑼賣夜糖。

又

明知騎竹鳳。還道媚妖蛇。可恕者落帽。難饒者脫靴。一靈生滅已。百吠是非耶。

又

男女兼黃白。丁寧矚再三。特將鐵掃帚。痛掃世姪貪。竊幸師與我。不異青與藍。

又

火龍長九九。泥蛇八十一。一物而兩呼。兩呼只一物。將泥認外蛇。見蜂硬割蜜。

又

好人不定世。惡人磨世尊。聰明管自己。關冗任乾坤。遺命云聞帝。多應是嚇人。

又

獅子吼未歇。蝴蝶夢已來。衆生自朦朧。抵死致疑猜。認賊由他去。謗佛何爲哉。

青藤書屋文集卷五

七言古詩

贈呂正賓長篇

海氣撲城城不守。倭奴夜進金山口。銅簽半傳鷓鴣膏。刀血斜凝紫花繡。天生呂生眉采豎。別卻家門守城去。獨攜大膽出吳關。鐵皮雙裹青檀樹。樓中唱罷酒半曛。倒着儒冠高拂雲。從遊泮水踐繩墨。卻嫌去采青春芹。呂生固自有奇氣。學敵萬人非所志。天姥中峯翠色微。石榻斜支讀書處。

三茅觀觀潮

黃旛繡字金鈴重。仙人夜語騎青鳳。寶樹攢攢搖綠枝。海門數點潮頭動。海神罷舞迴腰窄。天地有身存不得。誰將練帶括秋空。誰將古概量春雪。黑鯨戴地幾萬年。晝夜一身神血乾。升沉不守瞬息事。人間白浪今如此。白日高高慘不光。冷虹隨日縈城隍。城中那得知城外。卻疑寒色來何方。鹿園草長文殊死。獅子隨人吼祇樹。吳山石頭坐秋風。帶着高冠拂雲霧。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

八山

側聞公遠臨江滸。普鹿國殤補化理之不及。超沉淪而使脫。涓敷揚鮮才。歡喜無量。賦得陰風吹火篇以獻。附書別作四首。兼乞覽觀。率戲效李賀體。不審少有似否。別奉唐集一部。伏希垂納。

陰風吹火火欲燃。老梟夜嘯白晝眠。山頭月出狐狸去。竹徑歸來天未曙。黑松密處秋螢雨。煙裏聞聲辨鄉語。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莫射刀傷處。關門懸纛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猶道能言似昨時。白日牽人說兵事。高旛影臥西陵渡。召鬼不至毘盧怒。大江流水枉隔儂。馮將呪力攀濃霧。中流燈火密如螢。餓魂未食陰風鳴。燭燄避月攫殘黍。幡底颯然人髮豎。誰言墮地永爲厲。宰官功德不可議。

楊妃春睡圖

守宮夜落胭脂臂。玉塔草色蜻蜓醉。花氣隨風出御墻。無人知道楊妃睡。阜紗帳底絳羅委。一團紅玉沉秋水。畫裏猶能動世人。何恠當年走天子。欲呼與語不得起。走向屏西打鸚鵡。爲問華清日影斜。夢裏曾飛何處雨。

雪

暮天寶色珊瑚紫。海氣結雲雲不蕊。瑤闕重關金鎖寒。枕席無歡帝妃死。百神走馬散曹吏。馬蹄踏空神各視。天孫織手裁素羅。繡帳橫施九萬里。鮫人絲色光海波。海犀輸織一萬馱。神人買贖不足用。長鬢散縞呼諸娥。世人不解天上苦。羅帳錦筵圍日暮。換取貂褸拂玉鞍。起向山南射黃兔。

萬里比隣篇贈嘉則

白藤織笈春花密。青袍剪水波紋濕。出門寸步卽天涯。幃底牽衣絃正急。關山斷路不斷雲。吳刀割水那得分。章華楊柳弄舊色。何地卻少春申君。人生遠遊須及春。青天能容七尺身。芳草長途去萬里。望望吾

家隨處是。

述夢

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羈雌。嗤惡侶。兩意茫茫墜曉煙。門外烏啼淚如雨。

又

跌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鈎閒不着。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踪不到棲鴛閣。

今日歌

是年虜寇古北口。入燕都城。

琉球佩刀光照水。三年不磨繡花紫。換錢解向市中懸。我貴彼賤無人市。家惟此刀頗直錢。易錢不得愁欲死。客問此刀值幾何。廣州五葛飛輕雨。乃今求市不較量。但輸三葛錢亦止。千人十往九不顧。向刀長立折雙趾。一日不食良已饑。兩日不食將何以。卻走異縣告長官。往日停車儻知己。平生自有孟嘗心。今日翻思門下士。

二馬行

誰家兩奴騎兩驄。誰是主人云姓宗。朝來暮去夾街樹。經過煙霧如游龍。問馬何由得如此。淮安大豈清泉水。胸排兩嶽橫難羈。尾撒圓毬驕欲死。陽春三月楊柳飛。騎者何人看者稀。梅花銀釘革帶肥。京城高帽細褶衣。馬厭象養人有威。出入顧盼生光輝。去年防秋古北口。勁風吹馬馬逆走。對壘終宵不解鞍。食

粟連朝不盈斗。將軍見虜飽掠歸。據鞍作勢呼賊走。士卒久矣知此意。打馬追奔僅得殼。天寒馬毛腹無矢。饑腸霍亂鳴數里。不知此處踏香泥。一路春風坐羅綺。

送蘭應可之湖州

梅黃雨霽帶陰輕。送客西門驛路平。會多忽別疑且驚。愁心應手絃淒清。荷花鏡裏紅侵舫。時共耽遊楫。徐漾思君若溪若。天上空佇清歌對誰唱。

觀獵篇 井序

王將軍邀予觀獵。時積雨初霽。飛走者避匿。予從將軍諸騎士牽狗出太平門。抵海寧沙上。頃刻馳百餘里。不見一雉兔而還。乃割所攜鮮。飲月唐寺中。

茅刀割水嬌紅茜。風偃寒稍臥長堰。青林疎樹隔荒墳。白水茫茫看不見。將軍本是北平豪。記得依稀身姓曹。怕向揚州作貴客。慣從下澤驟鳴鑣。萬里秋郊平似舸。千騎圍中一是我。箭叫餓鷗。龍騰快馬。趁鹿逐麋。解縱掣鎖耳。後生風鼻頭出火。自來此州。殺賊不暇。阜鷗氣銷。韓盧魄墮。昨見儒生。衣長履大。入揖令公。揮金不謝。抽筆制詞。彎弓輒射。住釋挾屠。刳牛食鮮。外枯中腴。無所不可。促騎請邀。徵徒出野。牽犬莫遲。見兔輒打。儻遇大兕。一發斷髀。爲先生壽。引滿十罍。健兒跪領。將軍言。翻身上馬去。如煙寶刀映日。不足數。角巾受風真可憐。淺草平堤水痕聚。萬蹄避水移家去。沙擁肥螯掠岸飛。絲牽小豸當空乳。漢將窮追路欲闌。胡家甌脫避何難。今朝立馬祁連上。不見匈奴一騎還。

題侄子家所藏雙鳳鳴陽畫

海水動天天欲曉。天曉日炙珊瑚老。鮫人泣夜不得眠。早起來聽鳳凰叫。梧桐百尺秋雲際。竹梢覆水千年子。一飛一宿還一鳴。百神張樂鈞天啓。梧生誠亦難。鳳出良不易。願以黃金鑄梧樹。莫教飛向丹山去。

畫鷹

閩南縞練光浮膩。傳真誰寫蒼厓鷲。生相由來不附人。綠鞵空着將軍臂。八月九月原草稀。百鳥高高兔走肥。煙中斂翼遠不下。節短暗合孫吳機。此時一中貴快意。深林燕雀何須避。惟將搏擊應涼風。誰貪飽嚙矜山雉。昨見少年向南市。買鷹欲放平原轡。凡才側目飽人餒。不似畫中有神氣。夜來鷗鳥作精魅。安得放此向人世。秋風一試刀稜翅。

贈歌者

東風吹雨楊花落。清歌細遶鳴鐘閣。斗酒將傾客不來。白日斜飛晚雲薄。回腰欲舞不得舞。試買羅衫倩誰估。

對明篇

四明山高萬丈。南爲姚邑。面前屏。北卽新昌後門障。新昌有客身姓呂。要與此山約爲主。尺素馮將一穴通。屋後安窗小如許。窗中有時颯風雨。說是山靈教送與。夜來猛虎嘯一聲。雄心枕畔風吹去。長安花枝高入天。金陵有酒多如泉。花留酒勸不肯住。歸來只愛窗中眠。窗中有書積萬卷。書盡是山靈管。有才

無命不干時。亦對山靈同一莞。聞道去年醉采石。醉去狂來呼李白。散髮題書萬竹中。騰身舞劍青天側。此時山靈失主人。自騎青虎尋復尋。肉眼那知神道至。主人自識交親臨。榻來筆端自有神。橫開醉眼雙作噴。此時墨雨添江水。此際詩花弄莫春。莫春江水渺無邊。射策封書復幾年。明珠不遇賈胡識。寶劍難酬夜色鮮。談諧漢庭方朔老。如聞永謝長安道。況我今爲抱拳人。蟻虱移家宮絮襖。兩人曾作青春身。當時同說不同貧。君今幸不爲樊鹿。亦似蛟蟠不得申。蓮花之峯亦佳麗。君胡中道相捐棄。邀我題詩對四明。我自貪君百壺旨。只恐蓮花噴。四明喜。我亦付之一醉矣。

繼溪篇

海水必自黃河來。桃樹還有桃花開。試看萬物各依種。安得蕙草生蒿萊。龍溪吾師繼溪子。點也之狂師所喜。自家溪畔有波瀾。不用遠尋濂洛水。年年春漲溪拍天。醉我溪頭載酒船。一從誤落旋渦內。別卻溪船三兩年。

北雲篇

君家樓北樓子山。大椿千年去不還。白雲一片松間起。游子相望淚如雨。殷勤夜烏莫更啼。東方日出煙生縷。

賦得百歲萱花爲某母壽

二十年前轉眼事。憶共郎君醉城市。阿母烹雞續夜筵。夜深燭短天如水。我母當時亦不噴。郎君過我亦

主人兩家酣醉無日夜。罈愁甕怨杯生菌。只今白首二十載。我母不在爾母在。八十重逢生日來。雙扉況復門庭改。我今破網未番然。兩翅猶在彈丸邊。郎君長寄書一紙。阿母多應贊一言。上壽誰人姓張者。圖裏萱花長不謝。阿母但辦好齒牙。百歲筵前嚼甘蔗。

楚宗室雞將啄蟻畫

錦葵窠下雄雞白。黃蟻有翼飛終澁。不應草葉更相遮。五寸荆軻千里隔。王孫妙思快啖吞。馬遷奇筆寫鴻門。當機對敵只如此。翻令看者飛心魂。

沈刑部善梅花。卻付紙三丈。索我雜畫。

長安街上塵如霧。葛布眼風難度歸。來掃溷索長箋。一束溪藤沈刑部。墨漿五合飽蒼蠅。刺葉藤花畫不成。門前銅盞呼人急。卻是冰兒來賣冰。乾喉似火逢薪熱。一寸入口狂煙滅。自慚野卉不成妍。刑部梅梢如拗鐵。

送陳君會試

霜花作錢綴芳草。折荷送客邪溪道。荷乾葉老障啼鴛。不及梅花弄清曉。折卻梅花贈所知。娥江東邊舜江西。封書七尺長髯客。早晚長安白馬嘶。長安白馬去如雲。杏花有情要逢君。爲君留卻花三載。肯倩東風嫁別人。去年君來棘檣柵。半醉不醉秋月白。遺我海蚶顆三百。瓦溝一一瑩霜雪。今年君馬向長安。我無一絲挂君鞍。但飛一滴相思淚。萬里隨風到杏園。

天壇高皇乘此馬夕月。今誤用之爲郊。白雀事見酉陽雜俎。

張公當時騎白雀。下與高皇共斟酌。一從九鼎向幽燕。碧壇空鎖琉璃斲。古松舊栢黑成迷。綠瓦從中一雉飛。揚雄不得陪郊祀。空憶當年執戟時。龍駒遠自施羅來。開平已死無人騎。卻付羽林誰健兒。壓沙五石緩其蹄。真人雄心老更雄。月中自控赴齋宮。四十八衛萬馬中。一塵不動五里風。黃栢太苦蔗太甘。盛時文字忌新尖。當時作頌卑枚馬。付與金華宋景濂。

十六夜踏燈與瓊仲玉王新甫飲於大中橋之西樓。

樹枝畫月千條弦。十五不圓十六圓。挂向酒樓簷外邊。南市好燈值底錢。大中橋上遊人坐。不飲空教今夜過。紅脂在口香在樓。那能一個到壚頭。青衫白馬無聊甚。望斷黃金小鈿鞦。

六月七日之夕與梅君客生及諸鄉里趁涼於長安街醉而稱韻得片字。

長安白苧風吹斷。銀河瑟瑟難成片。楚人慣自唱陽春。一曲未終人已散。西內湖荷沒鶴長。裁笛不得只聞香。東方萬瓦寒樓閣。月照金鵝琥珀黃。

摩訶庵括子松下聽弦上人彈琴上人號無弦。云翰林人所與。

括子松。知幾樹。黛色遙遙入雲際。上人彈琴坐其底。十指引出七條水。松清琴妙聽者寒。松葉堆翠成高山。流濤遶殿撼鐵板。獅子欲吼復不敢。泛聲忽歇浮雲住。細猱一寸猿騰去。南園玉蝶隔花聽。東海金鵝乘霧語。頽師一曲悲昌黎。我亦聞弦別鶴悽。悟來忽問無弦旨。指鳴弦鳴須答對。是不是。問太史。

諠雪一笠黃茅、小草屋也。巖巖一窶蓋、瘠僑也。

梅花一夜窗中見。昨冬少雪春無霰。寒來借景苦無多。窗小只須三百片。每舉枯杯對此花。只愁落盡是風沙。誰知膝六雖無賴。亦遣殘綃縞樹叉。一行分向朱門屋。誤落寒酥點羊肉。錦屏不使凍胭脂。飛絮落鹽絃上撲。四條筋急冷鴟雞。一二時中肉作圍。豈無一笠黃茅裏。假殺巖巖一壘齧。初起青蘋本亦同。大王畢竟是雄風。總令受者自分別。難道青天乘至公。

白鵬詩

閩南煙雨迷青嶂。孤雌挾子飛天上。卻憶羈雄不得歸。兩槳深籠鏡波漾。片雪長梢向尾分。有時夢見武夷君。山長水遠無書寄。不及南飛鴻鴈羣。主人爲爾苦惆悵。開籠欲放非難放。矰繳鷹鷂何處無。萬里馮誰報無恙。

握錐郎

城西南握錐郎。醉臥人家樓上牀。樓上女兒髮未長。汗脫胭脂碗午粧。錐郎雙管斲正急。女兒一見走且僵。走向廚中喚爺娘。認是西家老鴿鷓。從來不亂雌雄匹。定是多爲麩蘖傷。扶下樓層梯十二。明朝說與都不記。豆蔻孤香依舊含。葡萄千日如前醉。我聞此語高其人。有迹無心那可噴。東牆桃花各有主。肯使西家共個春。楚國才芳無宋玉。東鄰如花女獨宿。攀牆噴玉已三年。玉對楚王堅可憐。小臣不比登徒輩。似隔銀河路幾千。阮籍酣來眼不青。阮咸醒處大奔鶉。借馬追姑生奪婢。因喪弔女哭無情。哭無情。笑有

態倒千金須一買。即使囊空買不成。韓香竊卻未相應。龍繡豈少倚市門。且須濁水澆乾唇。投桃或可求連理。贈藥安知不消津。烏雞配獸亂羣。卓軫風皇生逾賤。韓塚鴛鴦死越芬。青陵一曲崩高雲。

星渚篇

昨夕夢見張騫至。今朝忽遇婁星渚。同是天河往復還。可曾相識牛和女。牛女迢迢河漢邊。烏鵲爲橋半月圓。黃姑憐彼久離索。折取瓊枝插作妍。龍山盡處深波白。夜夜予來弄明月。釣竿拂卻珊瑚長。波聲細作琵琶咽。此時予思橫不禁。此際蕭郎繫妾心。樓中刻漏滴復滴。月裏梧桐陰復陰。婁子訝予醉欲去。去買鯉魚長尺許。既教柳葉出蛾眉。更取花枝催羯鼓。鼓聲高急似鳴鼗。星高月落奈如何。依稀鵲叫東方白。爲作迢迢星渚歌。

無題 中秋作

黑雲風搓成細索。皎月天開空霧落。雲索條條有時斷。月皎夜夜同君樂。杯酒壺觴不盡興。坐到天明復沾飲。彩雲五色月染成。添護蟾宮桂花影。

廿八日雪 時綿被被盜

生平見雪頗不歇。今來見雪愁欲絕。昨朝被失一池綿。連夜足拳三尺鐵。楊柳未葉花已飛。造化弄水成冰絲。此物何人不快意。其奈無貂作客兒。太學一生索我句。飛書置酒雞鳴處。天寒地滑轆者愁。寧知得去不得去。不如着屐向西頭。過橋轉柱一高樓。華亭有人住其上。我卻十日九見投。昨見峽中大可詫。古

人絕交寧不能。謝榛旣與爲友朋。何事詩中顯相罵。乃知朱轂華裾子。魚肉布衣無顧忌。卽令此輩忤謝榛。謝榛敢罵此輩未。回思世事髮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須臾念歇無些事。日出冰消雪亦殘。

題畫

南海荔枝我曾喫。今見雙鷗奪殘一。邊郎元是隴西人。乃能畫此南中物。我聞南海之枝更絕倫。卻只聞之未入唇。不知雙鳥爭殘顆。只是海南還是閩。

鄧本白兔

噫吁嘻。蝦蟇無翼能載羿妻。宋鵲之捷寧不能飛。人言日廣千里。月亦如之。七爲樓臺三爲坻。吳罡斫桂不得睡。帝命牽犬而獵之。婁金之宿徒有光芒。趙簡之翟旣以贈將。罌兮持手不得獵。下呼鵲也騰蒼蒼。玉兔告墓。墓不得庇。宋鵲上天。玉兔下地。

沈叔子解番刀爲贈

沈子報讎塞外行。一詫便得千黃金。買馬買鞍意不愜。更買五尺番家鉞。鏤金小字半欲滅。付與碧眼譯不出。細瓦廠中多狐狸。京師夜行不敢西。叔子佩之只一過。黃蒿連夜聞狐啼。今年我從上谷行。中丞遣我聊癸庚。買驢南歸只兩旬。只愁馬上逢黃巾。叔子見我無所仗。解刀贈我行色壯。畢竟還從水道歸。挂在蓬窗兩相向。一日十拔九摩挲。鞘影鱗鱗入向河。須臾報道漁罟外。電脚龍騰五尺梭。

客強予畫十六種花。因憶徐陵雜曲中。二八年時不憂度之句。作一歌。因爲十六花姨歌舞纏頭。亦

便戲效陵體用陵韻

東鄰西舍麗難儔。新屋栖花迎莫愁。蝴蝶因應憎粉伴。牡丹亦自起紅樓。牡丹管領春穠發。一株百蒂無休歇。管中選取八雙人。紙上嬌開十二月。誰向關西不道妍。誰數關頭見小憐。儂爲頃刻殷七七。我亦逡巡酒裏天。昭陽燕子年年度。誰能鏡裏無相妬。鏡中顏色不長新。畫底胭脂翻能故。花姨舞歇石家香。依舊還歸紙研光。莫爲弓腰歌一曲。雙雙來近畫眠牀。

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首曰石醋醋罵座。

洛陽城中崔處士。花園麝起花妖至。封姨十八太顛狂。石家醋醋新高髻。醋醋能嬌百帶牢。珊瑚枝上織鮫鮪。明珠似月搖難落。冰住黃魚白鯨膠。封姨身重不能斤。翻杯濕卻石家裙。初來競唱迎姨曲。轉眼翻爲罵座人。朱唇粉暈山眉遠。愁來皺斷春蠶繭。石娘嬌小不辭觴。夜深潮淺腮紅軟。金鈴不動仗崔徽。明歲馮他十八姨。借問當時諸女兒。可似此中數抹藍燕脂。噫吁嘻。胡蝶灰。黃蜂錐。封姨之風豐隆雷。問盡圖。有與無。十八姨。胡爲乎。高陽酒徒。燕市狗屠。耳熱之後。秦箏鳴鳴。明日重陽。無錢可沽。十八姨。胡爲乎。十指握鈞。五白呼盧。夜叉子都同醉一壚。十八姨。胡爲乎。

蟹

雖云似蟹不甚似。若云非蟹卻亦非。無意教君費裝裹。君自裝裹又付題。世間美好人奪冒。略涉小醜推。向誰。此輻難云都不醜。知者賞之不容口。塗時有神蹲在手。墨色騰煙逸從酒。無腸公子渾欲走。沙外漁

翁拗楊柳。

王鵝亭鴈圖

本朝花鳥誰高格。林良者仲呂紀伯。矮人信耳輒觀場。只曉徐熙與崔白。崔徐一紙價百金。風韻稍讓呂與林。卽如此圖王鵝亭。云是剡溪雪夜人。鴈兒一掃六十隻。何隻不落青天雲。沙黃蘆白喜相逐。逸者飛鳴勞者宿。不須彭蠡泛扁舟。彭蠡湖今在吾目。

畫百花卷與史甥。題曰漱老謔墨。

世間無事無三昧。老來戲謔塗花卉。藤長刺闊臂幾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蘆依樣不勝揩。能如造化絕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韻。根撥皆吾五指栽。胡爲乎區區。枝剪而葉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撥開。

又圖卉應史甥之索

陳家豆酒名天下。朱家之酒亦其亞。史甥親挈八升來。如椽大卷令吾畫。小白連浮三十杯。指尖浩氣響成雷。驚花蟄草開愁晚。何用三郎羯鼓催。羯鼓催。筆兔瘦。蟹螯百雙。羊肉一肘。陳家之酒更二斗。吟伊吾。迸厥口。爲儂更作獅子吼。

九馬圍人圖。二圍醉。瀕墮。王元美爲太僕卿時。刻穆王八駿圖。形如蝦蟇。

穆王八駿西馳去。造父把轡爲之御。此時八駿誰傳形。太倉老王太僕卿。刻石嵌在卿之庭。馬瘦尾尖了無肉。頸長筋綻抽蘭莖。儼如蝦蟇緣壁騰。謂之爲龍特無鱗。此圖之馬乃九匹。卻比八駿多其一。骨聳肉

勻亦奇物。老眼寧知畫者誰。摩挲卻是孟頫筆。牧夫九人二人醉。醒者扶之醉不墜。河南山東牧馬兒。汗酒胡葱醉似泥。此時儻墮無扶持。馬且失矣太僕笞。

完淳篇

人率咏其別字。

七孔雖外交。誰令滑其裏。一朝一鑿之。七日渾沌死。大隗山上牧馬兒。軒轅黃帝稱天師。牧兒馮馬馬則擾。伯樂治馬馬生巧。噫吁嘻。海若太倉之米。莊生濠上之魚。紀涪木雞之無敢應。野老鷗鳥之忘其機。葛天無懷差可意。盧敖汗漫長相思。不周崩墮只下土。破天一角誰與補。石頭五色爛如花。女媧十筭高能許。君不見。朱提着銅銀墮。心銀之鴈知何限。蜘蛛借雨許驪置。絡緯將聲混紡車。巧則巧矣。真則差。鄭君號完淳。陳君請我說。我謂淳之完。辟彼雲中月。自雲自月自掃除。高圍依舊金蟾蟾。

閩工某。摹伯時昭君下嫁圖。單于親逐之。隨騎士胡姬。姬嬌而騎。與單于竝。矜健可畏。鞞衣結束。文馬華旌。及姬之靴帽。竝妍絢可愛。而掌琵琶者。尤勝。胡決不辨此。李蓋以意爲之。取悅人目。馬三兄投賦賦之。

毛奴索金嬌。不予貌。取西施爲媼母。一朝遠嫁作闕氏。不及宮斜一抔土。奴也貌嬌故不真。龍眠貌嬌相隔千餘春。朝風莫雪一萬里。紛肥那得嬌如此。故知兩貌師。彼此妍媸雖各別。竝是以意而爲之。人生觸處有不幸。東脫綳罟西亦穿。漢宮顏色不及天子知。胡廷憔悴未必單于終始相親近。琵琶小妾百雙眉。是胡是漢盡花枝。老羝夜醉葡萄酒。遞人氈帷知不知。

朱次公讀書飛來山。羣彥過訪。攜飲塔顛。方拈六韻擬賦。雨至。踉蹌而下。漫聞次之。
枕書小睡門開半。客來就榻彈書喚。攜壺醉客相輪尖。餓鶴窺舖攪雲亂。僧廚沸酒百蚊飛。雙棗沈茶紫
蘼微。酒罷書橫依舊睡。夢爲蝴蝶別花歸。

菘臺醋

辣鼻作犀向月叩。便啣鼻涕一尺長。十叩九低頭作鷺。才能一噉喫作霧。積年糟蠶爛人腸。雲從毛孔走
大荒。一戰笑受糟曾降。伯倫無婦堪詒左。誰持五斗來賀我。戰捷知真卻病不。興敗少渠真不可。西國葡
萄那得來。吾鄉豆醞逐家堆。黃公握曲千年返。卓氏當壚百店開。新渦放水荷花白。舊棧濺珠黃琥珀。個
個鮮聞忉利天。人人夢到華胥國。華胥國。冷醞醱。生無歡。死無哭。孟公紫菘賽黃獨。綠臺大拇抽肥玉。一
澆一段魯徵生。閉在春盜餉醉人。一嚼一噉醉輒醒。醒來卻苦多煩惱。醒固不惡醉亦好。

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大娘只知舞劍器。安識舞中藏草字。老顛警眼拾將歸。腕中便覺蹲三昧。大娘舞猛懶亦飛。豸尾錦蛇多
兩腓。老顛蛇黑墨所爲。兩蛇猝怒鬪不歸。紅氍粉壁爭神奇。黑蛇比錦誰叩低。野雞啄麥翟與聳。一姓兩
名無雄雌。老顛蘸墨捲頭髮。大娘幪頭舞亦脫。留與詩人讀題跋。常熟翁來索判類。常熟長官錯恠人。

書茅氏畫

畫閣絲綸圖。茅老將贈一貴人。

小李將軍固名筆。輕描細染工如織。若圖臺閣與絲綸。界畫便須三十日。茅君揮灑無一塵。只如此幅自

清真瀟瀟數點江湖墨。寫出巖廊輔世人。

附畫風竹於篋。送子甘題此。

送君不可俗。爲君寫風竹。君聽竹梢聲。是風還是哭。若個能描風竹哭。古云畫虎難畫骨。

漁圖

何人畫秋色。蘆花繡如組。罷釣睡孤舟。月滿瀟湘浦。撒網打魚驚雁飛。釣竿閒挂冷魚磯。醉餘正好割鮮膾。惟殺松鱸畫裏肥。

壽王生

四十年前王國鳴。紅帶編繩束髮青。衆客對之俱含情。我亦把酒勸一觥。欲引其答駟不應。今來轉晴年六十。頭髮雖黑髭鬚白。諸朋作壽鵝雙蹠。我卻龍鍾行不得。送着一格四柿朱。令我自喫省我沽。惜少方闌唱鷓鴣。方闌若在亦醜吾。

沈將軍詩

沈以鼓吹起行間。

將軍者誰沈家郎。學書學劍學漁陽。呼臬喝雉疲夜場。月低日高睡竟忘。軀幹雖小膽則強。十年從軍官參將。殺賊歸來坐五羊。明珠芡米側槩量。買得綠珠可姓梁。一妻五妾愁專房。廣西藤酒世無雙。海南紅螺不假鑲。直錢雖少貴天生。鸚鵡不談立酒旁。文犀玳瑁細碎粧。龍腦一縷飛中央。左縣翡翠玉蟲螿。右挂鏤金小鳳皇。迴身未步身先鏘。盼影入鬢斜月光。拽郎髭鬚郎吻張。大卮小卮響喉嚨。池中豈少雌鴛鴦。

鴛安得老鷓專頡頏。郎誰與歡思邊疆。誰者換馬邯鄲娼。盧龍將軍急才良。見郎謂何用不減。且試鎖鑰扼背吭。分道密雲汝往當。漢家猛士守四方。沈郎沈郎不尋常。我思古人等雁行。吹簫者誰勃丞相。

春野圖

北門之外多佳麗。白水茫茫遠天際。中有幽人春野翁。摘荷採菱綴衣袂。春野讀書曾萬卷。只今一字不欲看。只將元氣手中調。不許紅塵眼中散。昨者鑄鼎鍊九還。吾欲從之乞一丹。青牛在田不肯語。輕篋大笠天將雨。

劉雪湖梅花大幅

梅花自是花中魁。畫梅花者今數誰。雪湖劉子故不俗。未畫梅花先寫竹。花梅篠竹兩相於。直幹橫梢鍊不如。最好片雲遮一抹。尤宜大雪踏孤驢。我與劉君相見初。較量長短捋髭鬚。圈花少讓元章筆。發幹元章不若吾。捉筆呼煤將發幹。閉門自不令人看。須臾歇筆乃開門。一掃槎枒三丈絹。我客金陵訪畫梅。畫梅莫妙盛行之。劉君放逸不可羈。一劉一盛無雄雌。我今白日題梅畫。恍忽如夢羅浮夜。覺來香風攪衣帶。花下美人是何代。

洞巖入髓口有石枰石橋及石池諸景

洞梁高負泥沙惡。一軀巧骨裹痴鞞。昨聞已是三十年。今夕張燈始捫摸。初疑螺尾不可梯。再進再折無盡期。魚腦別波枯未已。蜃脚逢沙澁懶移。人言此語得大槩。卻須請君說細微。桃根倒殢蟲嚼久。蜜脾仄

挂蜂歸稀。二洞三洞止一隙。解衣臥洞身投鼈。三洞之門曰鼈口。蒼桺爛斧。或有人。石橋浸影終無月。當時蔣侯身不死。一去親賣五日米。遙聞櫓響送江船。頭上恐是錢塘水。僧云。洞巖寺及田地。俱鄉人蔣二會。其探洞事如此。今鹽橋蔣相公是也。避秦豈直武陵隈。何事桃花不出來。星河作影當歸路。疑是淳于夢大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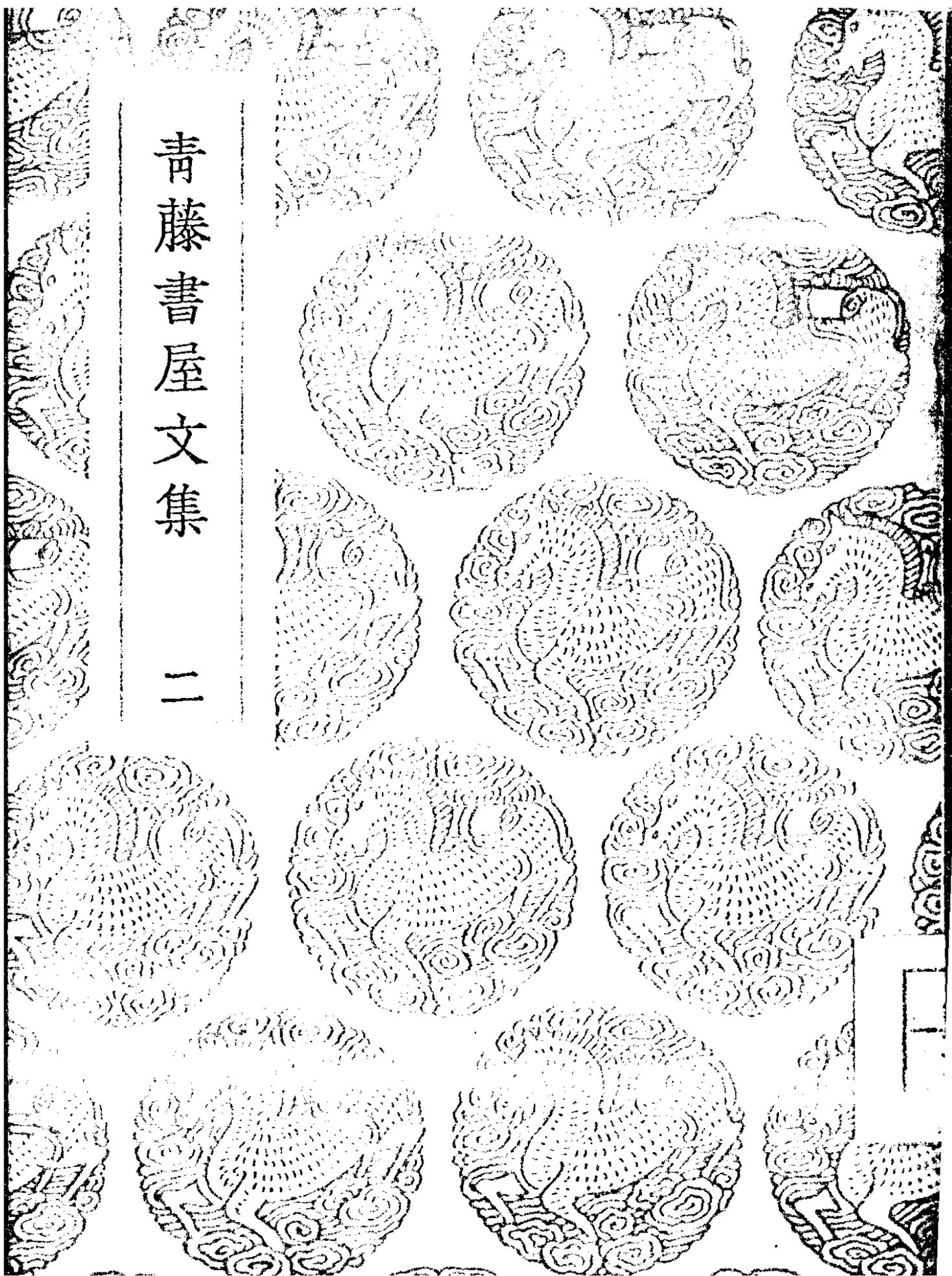
蘭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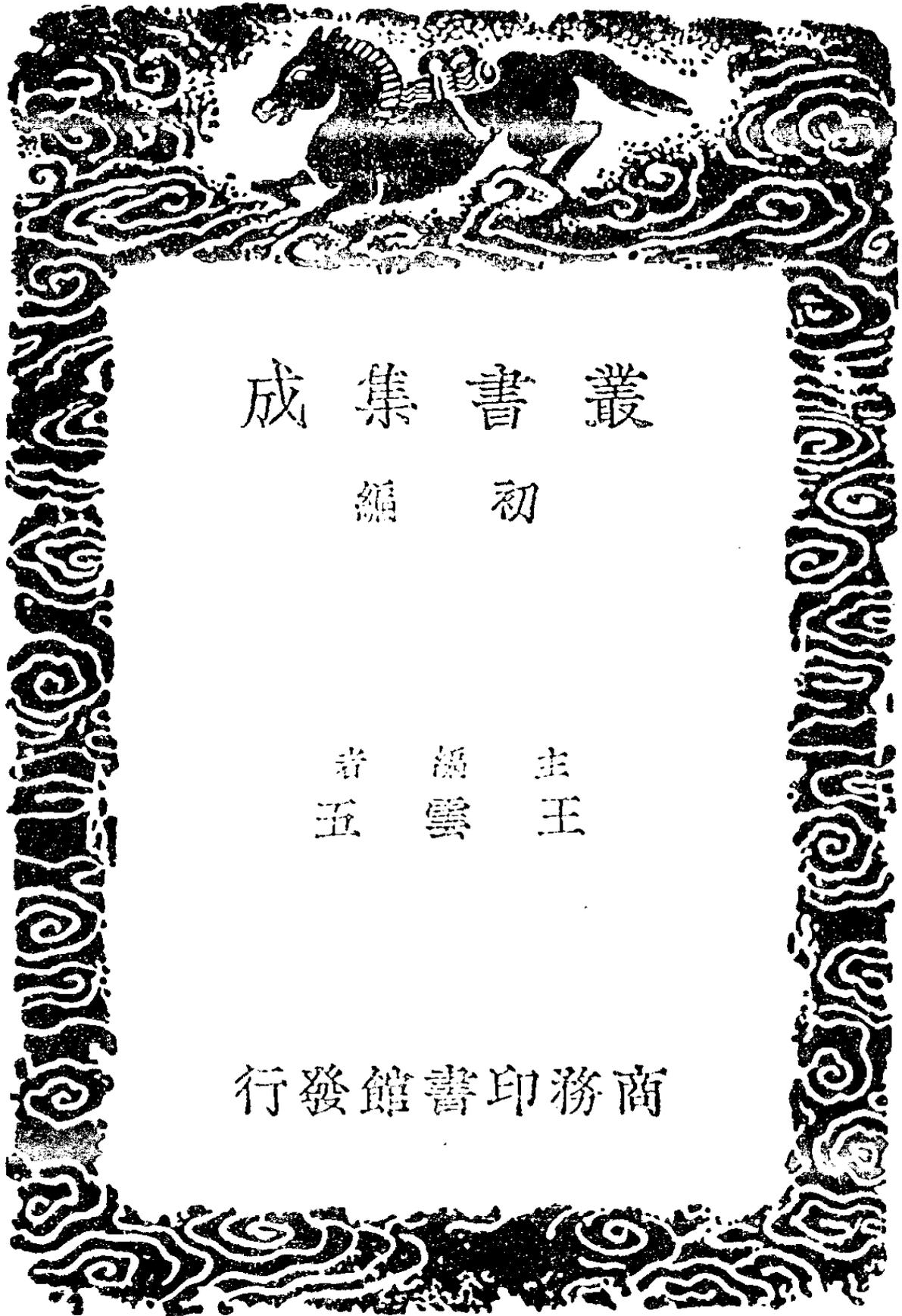
白虹細細三千尺。蘭茗葉葉垂青碧。百草諸芳不敢吹。惟有湘洲杜若與之齊。浴蛟飲鹿無不可。漱齒洗耳隨君宜。



3
4
2156

青藤書屋文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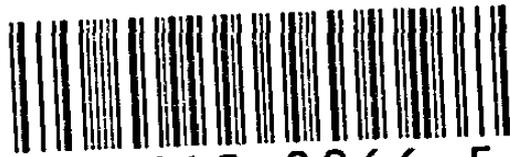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屋書藤青

(二)



3 0645 2066 5

著 湄 徐



青藤書屋文集卷六

五言律詩

銅雀妓

重泉鎖玉燕，閨燭繞金蛾。君銷陵柏土，妾斷偃松蘿。薦夢無雲雨，留香別綺羅。願為銅雀瓦，生死托漳河。

出塞

漢將去堂堂，邊塵靖不揚。雪沈荒漠暗，沙攪塞風黃。虜帳朝依水，胡酋夜進觴。舞兒迴袖窄，無奈紫貂香。

琉球刀

時客常山

客將刀出市，云是大琉球。海泛防龍合，天陰聽鬼愁。揮空霜欲落，脫匣水堪抽。萬里烽煙地，隨身去莫留。

又

單刀新試舞，雙劍舊能輪。雨過腥聞血，風旋雪裹身。對銀歸思動，挂壁蒯緱塵。醉後時橫看，終當贈與人。

西北

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幾日隘長安。紅失裙藏鏡，塵生襪打鞍。當城無不可，轉戰諒非難。

又

金鞍七寶欹，玉手控青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本奇。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為。馳罷雄心在，何曾斂翠眉。



52228

083
1121
2:2157

又

尺錦卽成裝。當眉縮結方。須臾撒身手。馳驟蹴風霜。簷影千門亂。街心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

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馬

和青霞君

一鏡圍湖水。千峯透梵宮。大娘迴劍器。小伎落驚鴻。影深穿柳日。蹄響帶花風。望斷梨腮粉。紅塵一道中。

春日過宋諸陵

藁葬未須憐。生時已播遷。威儀非舊典。世代是何年。過客悲山鳥。王孫種墓田。回看隴頭樹。似接汴京煙。

又

落日愁山鬼。寒泉鎖殯宮。魂猶驚鐵騎。人自哭遺弓。白骨夜半語。諸臣地下逢。如聞穆陵道。當日悔和戎。

孟后怨

福薄姑言信。君難國事非。官家儼平昔。賤妾獨何依。汴水千秋逝。山花幾度稀。還憐先帝寵。夜夜月中歸。

竹月簫爲易道士賦

脩竹隱丹扉。蕭蕭映月微。林稠光不礙。葉動白俱飛。裂鼎看圓魄。裁簫度羽衣。翻經清夜永。猶帶露華歸。

寄尙賓因借石磬

南明棲息久。凡著幾何書。夜峽月生石。朝窻雲入疏。特懸孤磬在。時扣萬山虛。自笑耽清物。持來一借予。

宛轉詞

宛轉一臂斷。流落二喬輕。覆水已無及。通家如有情。歸來粧粉暗。啼罷淚痕清。莫道紅裙怯。官家盛甲兵。
湖嚴氏有二女。其翁以長者許渭繼室。渭自愆盟。頃聞爲海寇斷其翁臂。二女俱被執。旋復放還。便
已作宛轉詞。憐之後。知其長女被執時。卽自奮墮橋死。幼女放還亦死。因復賦此。宛轉詞中覆水
句。正悔愆盟也。

順昌道中新晴

解轡投山屋。束鞍聞曙雞。風雲留宿雨。花草踏晴泥。曉峽喧谿路。春沙泛馬蹄。遙知武夷曲。只在亂峯西。
十六夜宿葉坊玩月

杜鵑花

昨照橋中閣。今輝驛口沙。清光迷魍魎。冷暈嘔蝦蟆。與水浮諸海。將山碧一涯。春風正司令。桂樹暫停花。
煙雨鬪陽天。山花發杜鵑。魂愁數葉暗。血漬一叢鮮。正色爭炎日。重臺沓絳箋。春風幾開落。遺恨自年年。
古鏡

陳女度尼

白日淘抔土。青天射兩丸。且須防薄蝕。詎止鑿衣冠。神物含光易。深山識寶難。不知丘壑裏。還掩幾冰團。
青春正及笄。削髮度爲尼。別母留粧粉。參師歇畫眉。幻真臨鏡現。生滅帶花知。未必今來悟。前身受記誰。

金客

君是鄴兒非黃須短褐衣。單身亡命去。虜首賣錢歸。業曠家人棄。門寒結客稀。自知終有用。窮巷且藏機。

贈相士

節鉞下明州。東隨一劍留。帷中占勝色。市上立清秋。碧眼胡僧避。青囊道侶求。相逢多幕客。曾見李藩不。

分賦得吳山送俞君還贛

吳山碧石頭。雄抱浙江流。大可興雲雨。微還適覽遊。常登應結戀。乍別不能留。明朝翠色遠。知爾在行舟。

芸閣校書篇

薄霧竊香筒。青緗走蠹蟲。一梯陟劉向。萬帙映楊雄。鳥下窺書古。花飛綴字紅。他年在天祿。羞與俗人同。

飲雲居松下眺城南

夕照不曾殘。城頭月正團。霞光翻鳥墮。江色上松寒。市客屠俱集。高空醉屢看。何妨高漸離。抱筑卻來彈。

送內兄潘伯海謁選

之人千里行。言宴款郊城。牽爾衣裳處。紛予帷幙情。見兄兼念妹。送舅祇攜甥。明歲承恩日。龍池萬柳青。

聚法師將往天台止其徒玉公庵中余爲留信宿

玉芝

欲向天台去。先爲剡水尋。秋行萬山出。夜宿一庵深。燕語調花氣。猿歸帶講心。年年石梁興。送爾益沈吟。

省試周大夫贈篇罷歸賦此

贈篇有天池欲化龍句。莓匡

十謁九不薦。那能長作儒。江光凌棄壁。關色黯歸縑。薇蕨求新主。羹湯問小姑。風雷亦何限。終是惱凡魚。

豐吏部公邀泛西湖觀荷。明日寄作。令與嘉則敘父追和。

吏部元耽飲。良辰尊俎攜。分明在湖上。記得似耶溪。別浦紅裙漿。垂楊白馬堤。茫茫荷葉路。共水入天西。

賦得戰袍紅

時少保公得瑛曙刺製袍。命賦。

海尉染啼猩。征袍製始成。春籠香共疊。夜帳火俱明。自與鶡旗映。還宜蟒繡榮。戰歸新月上。脫向侍兒擎。

嚴先生祠

碧水映何深。高蹤那可尋。不知天子貴。自是故人心。山鶴銷春雪。江風灑暮林。如聞流水引。誰識伯牙琴。

白鵬

少保公所遺。

片雪簇寒衣。烏絲繡一圍。都緣惜文采。長得侍光輝。提賜朱籠窄。羈棲碧漢遠。短簷側目處。天際看鴻飛。

初入京瞻宮闕

域中夷夏極。天上帝王家。西內宸居逼。南都鼎地賒。烏啼御溝柳。象散開門花。昨到貧方朔。封書載幾車。

來青亭

畫棟將雲透。修簷傍漢開。亭非邀翠入。山自送青來。遠色虛難寫。遐觀縱未迴。共言春景麗。不見使人猜。

元旦與肖甫較射

烟光海日曛。青帝早司東。候轉弓猶勁。標疏的略紅。耦彎雙月吐。長臂一猿通。本是無爭者。心知此際雄。

季長沙公哀詞 彭山老師

槐樹宛低迴，猶疑講席開。死因雙宿去，生爲六經來。遠愁飛春水，傳燈暗夜臺。三年更築室，未了獨居懷。

懷陳將軍同甫 時鎮瀘漢。擊昆池於長安。而將軍親見於瀘。成一笑矣。

飛將遠提戎，翩翩氣自雄。椎牛千嶂外，騎象百蠻中。銅柱華封盡，昆池漢鑿空。雁飛真不到，何處寄秋風。

鉅大夫園林 按察公石溪

萬樹梅花國，垂簾試一凭。高樓烟欲暮，遠岫雪將晴。帆舫時時渡，溪橋處處橫。若耶無限景，都有此中情。

送高叟入燕 橫山

少小幽燕客，重游白髮多。人欽舊然諾，客和古悲歌。紅葉淮流舫，黃塵沛縣騾。向來沾酒處，留得幾嬌娥。

背樹

背樹零宵露，羈魂斷曉鋪。正當愁畫地，誰遣放啼烏。拭淚身仍繫，酬恩計轉迂。應勞垂老魄，結草向冥途。

賦得看劍引杯長

高會莫匆匆，魚腸把似公。脾睨寸心在，慷慨百壺空。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風。秦簪不能報，淚落酒杯紅。

賦得暗塵隨馬去

春夕麗春燈，芳塵似有情。難隨羅襪緩，卻逐馬蹄輕。高縷迷鞍淺，低光影盞平。酒家莫留繫，一夜遍都城。

賦得芹芽

青春曲水涓，芹吐小芽滋。在野未堪摘，獻君知幾時。暖風來燕子，寒食伴棠梨。一夜休教老，留尖煮鱸絲。

鎮江

落日挂城角，孤蓬憩水窻。草長交浦斷，潮大入河降。笋菽辭鄉飯，櫻桃過鎮江。吳船夫婦唱，十曲九成雙。

王山人丹房

漁鼓或作愚鼓

時房在何所，宛在水中央。丹竈泥初濕，紅顏藥正黃。菱花歸舫亂，荷葉過人長。一自彈漁鼓，陶陶醉幾場。仲春李子遂，季子牙史叔考。坐雨禹跡寺，景賢祠中。醉餘賦詩，並用街字。子遂來自建陽，一別數載，病久不到此。荒祠草上堦，陰晴連日異。閩越幾年懷，夜梵潮三丈。春酥雨一街，梨花無月處。有客醉金釵。

法中寺看活石

蓮花不在水，分葉簇青山。徑折雖能入，峰迷不可還。取蒲量石長，問竹到溪灣。莫恠淹斜日，明朝恐未閒。

侶琴篇爲趙子賦

豈無蘭蕙好，獨結嶧陽桐。養鶴多因爾，遊魚亦爲儂。風雷懸一壁，山水伴千重。一作梅花弄，都令雪滿空。

寶刀詩

雙鈕黑銀鏤，來從大士曾。縑絨結蠻女，鐵色照并州。不惜金千鎰，能縣水一溝。牀頭好珍重，兼許茂先收。

答謝上谷諸公

一客宣城鎮，真多地主良。停車松樹下，投轄井中央。紅燭籌枚滿，蒼毛塵話長。別來知幾日，柳色滿紅墻。

書筵贈顧鴻臚

廿載神交後，尺書長跪辰。涸魚幸不死，閨月亦徒春。碧柳深高館，紅雲近侍臣。相過不能數，叔夜懶方真。

王口北見遺貂帽因往制伯貂冠而玳瑁

一圍消雪遠，兩翅辟塵除。朔北凍殺馬，遼東買斷牙。錦筵津頰玉，深戶擁腮花。一罩山人幘，徒遮鬢髮華。

納妾詩

角枕覆衾長，新香異舊香。昔年曾射雉，此日復求凰。杏靨開春鏡，鴉雲換晚粧。夫君莫早起，初日未高梁。

駿霞篇為天台黃子賦

燕市千金駿，天台一片霞。持將兩神物，較許大名家。每過愁驢直，言歸必日斜。御河生隔斷，楊柳暗宮鴉。

梨 潘家大谷梨見潘岳賦及柳子厚詩。近河間以黑梨獻其背入京。梨有
一種名鷹過消。紅而瑩。斑斑似犀。下咏物十七首。俱用正韻。

潘家大谷梨，今遍九河堤。接樹冰千鞠，單顆水一提。馬馱香黑甕，鴈過脆紅犀。未怕相如渴，王孫儘翠眉。

杏 蜜甘人享。蜂徒自苦。杏甘則蠶。
杏 杏徒自苦。不若苦李之自全也。

杏有海東紅，珍高百品中。色來先壓市，子大欲沈籠。釀苦蜂何為，人甘蠶亦同。道旁繁李樹，好去問王戎。

李 閩有夫人李。洛下有
李嘉慶縣李。並佳。

閩種夫人異，燕枝嘉慶同。蹊堪為李廣，核可付王戎。碎玉當唇綠，飛鴉遶臂紅。歸來憶滋味，能得幾時醲。

頻婆 一名平波。

石密偷將結。他雞伏不成。千林黃鵠卵。一市楚江萍。旨奪秋廚腊。鮮專夏盃冰。上元燈火節。一顆百錢青。

胡桃燕近出雞頭子頗佳。而價亦賤。

羌果薦冰甌。芳鮮占客樓。自應懷綠袖。何必定青州。嫩玉寧非乳。新苞一不油。秋風乾落近。騰貴在雞頭。

白櫻桃

櫻桃琥珀珠。一樹忽磳礫。入袖迷吳苧。如珩信楚書。朱唇嘗處訝。翠葉凍邊舒。欲問丹陽鳥。曾銜此類無。

土豆絕似吳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鬆甘。

榛實軟不及。菰根旨定雌。吳沙花落子。蜀國葉蹲鴟。配茗人猶未。隨羞筍似知。嬌顰非不賞。憔悴浣紗時。

薯蕷即山藥

扶中識舊方。爽吻得新嘗。臙廩衰年壞。山薯此地良。芋魁徒軟美。松粉藉餽饒。楚些那遺此。清酥點蔗霜。

鐵脚

吳下縣披細。燕中鐵跣纖。俄為羣少炙。祇用一竿黏。暗雪辭饑啄。紅椒餽醉髯。窺螳黃雀事。公子慎金丸。

黃鼠音厚而登微。

幸不為殘嚼。何由冒劣名。庖廚窮口腹。天地窘生成。淺草遮人拙。深齋傍燭明。斷齧吾自分。食肉任干城。

半癡小鳥形。半于雄而脂美。上谷人與黃鼠共稱。然疑而易襲。遂以名。

厄與癡相半。禽將鼠共縣。味雖供客好。名卻使人憐。所下惟雙筍。何妨少一拳。如聞三嗅叟。笑殺雉羹筵。

酒三品曰桑落、襄陵、羊羔。價並不遠。每甕可十小盞。須銀二錢有奇。

小甕五雙。蓋千蚨五瓮香。無錢長買醉。有客偶攜將。醞藉宜高價。淋漓想故鄉。狹斜壇不少。今夜是誰當。

荔支出新會者名進奉。絕佳。有以小瓮載販陽江者。到即競報。其土產稍劣。或遺食。多以煎隨。故猿取高荔。蘇公亦也。

帆檣報荔支。猶憶海南時。一邑明勾漏。千罌枕蜜脾。消中隨蔗往。高樹放猿之。近日肝腸別。依稀餓采薇。

又

當醉更須醉。當餐便買餐。幾年千里外。一顆百金難。飛騎休輕刺。垂猩且奪看。老甜今已矣。世味飽鹹酸。

熊此李勣對獵而托餽大兒。故三四用對陳家事。五六則憶食熊獵掌特甘。醞。而此賦亞。必豕熊也。七八用茂先事。意謂儒恣口腹。何所不至耶。

李廣射熊歸。生肩付大兒。都無一寸白。儻有幾條筭。腊掌吾曾飲。鮮蹄勝略差。窮饜亦何劇。急鮓白魚遲。

黃羊味絕勝。善走。倦答偶馳饋宣鎮。故五六云然。三四。晏子語言也。七八。戲言耳。雖貴胡亦未聞食駝者。

紫塞黃羊美。超騰不易供。蹄雖千里外。命寄一廚中。誰致西河俎。言穿老上弓。賓筵三勳指。早晚到駝峰。

河豚

白下酒家簪。河豚荻笋尖。寒江晴後雪。爛柳絮中鮎。萬事隨評品。諸鱗屬并兼。惟應西子乳。臣妾百無鹽。

送薛鴻臚左官袁州

佐郡袁州去。江行萬里西。興牽春水鴈。心斷早朝雞。蠻境風烟近。巫鄉習俗迷。正須煩料理。滕閣未遑躋。

雨

一雨連秋夏無朝不冥迷。曉添四壁篆。夜助百蟲悽。蒙霧遮城漏。蒸潮汗礎泥。直愁衡岱頂。亦障海鳥飛。

夕霞

第三首魚勞則尾赤。詩云。魴魚頰尾。

明霞剪脚齊。茜水入霽泥。鴈鴛千行外。巖巒一角西。石家錦步帳。海國紫玻瓈。安取揮戈術。相留莫遣飛。

又

明霞爛且都。雨歇霽霄鋪。萬國樓臺莫。孤村烟火晡。波鱗銷琥珀。海色上珊瑚。一抹須彌翠。胭脂月鏡孤。

又

元氣渺太素。丹鉛何所粧。白魚勞尾變。紅石補天長。刺付烟嵐彩。全併沆瀣光。俄飛一片紫。騎鳳是蕭娘。

送某子北土

送子有所思。秋風來何翩。拜翁挂貂處。談我篝燈前。聚紅芻馬店。霜白聽雞天。一隊長轡裏。輕寒早着絲。

某君中貢選送之

物有幽奇者。飛騰各擅方。巨魚須北化。細芷不南香。在獄持何贈。穿泥以劔將。回思成一笑。君自有魚腸。

人言鳳尾蕉花於某縣庭命作

鳳尾本蕉材。紅花綠葉鬣。縣庭今一見。蠻地不曾開。孔雀羞金翠。蕭娘坐粉腮。潁川黃霸在。辛苦送祥來。

壽葛貞母

終歲不成粧。敘寒古鳳凰。詩堪將柏賦。年亦與松長。列女誰同傳。稱人果未亡。當筵思舉案。誤遞百年觴。

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館。有屬一。曰柿葉堂。白葡萄深處。

秋葉已凋疎。春林積雪初。溪藤不復買。裙練免偷書。挂碧來鳴鳥。堆紅補破廬。待予新買屋。自種兩三株。

又

花葉看雖少。藤稍遠更賒。蒼須搖白雪。白玉碾龍蛇。碧氣將檐薄。濃陰奪竹斜。去年深夏熱。特地爲予遮。

初夏送某客入廣。

廣中買客寓所。隔岸則倡居。率以一錢擲艇子。輒渡。

海南多寶地。客也傍春行。涉嶺梅丸綻。當廬荔子明。百香番賈舶。雙翠美人纓。會向青樓去。時呼艇子乘。

賦得風入四蹄輕。

雷總戎嘗騎千里馬。風掣其衣。僅存襟背。又云趙總戎亦然。故三章云。

駿馬四蹄風。形容有杜公。一塵不動外。千里颯然中。白草連天靡。蒼鷹踔翅從。檀溪不須躍。隨意過從容。

又

愛妾換初訓。將軍驀紫駟。颼颼只聞響。陣陣不禁秋。練影難長曳。房星易一流。路旁看不細。多是失回頭。

又

借將從虎物。并去翼龍腓。戍削纔辭櫪。崩轟已被圍。寒呼隨踉起。黑旋裏鞍飛。曾聽將軍說。雙雙碎鐵衣。

又

赤驥本龍精。行時不是行。看遲八尺影。過急一團聲。帶烙成駢死。嘶鹽了此生。孫陽何處是。淚盡太行程。

雨舟載鶴詩

買鶴載歸去。況逢風雨天。客裝兼有此。江影兩瀟然。濕重愁孤雪。波長立暮烟。園池寧有此。漠漠迥堪憐。

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庵。各賦。并序。

去郭九里曰九里者。爐峰舒臂其西。高則亂石偃拔。駭獸穿林。下則迴泉紆縈。驚虺入草。兩精舍各據所勝。止息緇黃。因石以覆。則爲天瓦。依流而茨。乃題寒泉。鸞鶴之所必棲。猿麋舍此莫集也。某君南來之暇。稍厭賓筵。及予元夕之候。載觴其中。上下高流。狎弄魚鳥。落帆到舍。則月白燈紅矣。似別武陵。悔返城市。景遷情改。寧免生滅之緣。各有賦篇。令予作敘。

尋常難淡泊。況復值茲辰。山水留吾輩。燈花媚別人。言歸城市去。似別武陵春。一路梅花水。今年弄月新。擬壽長春祠何老。

雲母何姑粉。增城幾葉春。馮心行好事。作屋住仙人。鍛柳堆山鏡。眠松弄水銀。面上桃花色。流年始七旬。

京中送友人南歸

不道歸真急。翻嫌握手遲。綠蠅秋漸少。黃鳥日相思。以我尙未去。問君來幾時。答言春盡後。北雁與同飛。

送蔡安父之黃州

安父黃州去。乃當中夏時。榴花作火豔。梅雨爛蠶絲。研墨沄沄燥。窻書葉葉吹。今朝憐如此。別馬快風嘶。

與葛景文

冬潦無人出。君胡爲來歟。山樓隔年病。江渡幾封書。健後堪風雨。貧來無菜蔬。不能留一飯。歸去寺烟餘。

畫紅梅

即使胭脂點，猶成冷淡枝。杏花無此幹，鐵樹少其姿。挂壁紛紅雪，圍春在錦池。無由飄一的，嬌殺壽陽眉。

畫竹

萬物貴取影，寫竹更宜然。穠陰不通鳥，碧浪自翻天。戛戛俱鳴石，迷迷別有烟。直須文與可，把筆取神傳。

筵中漫贈王良秀筆史

囊琴三尺餘，投我主人居。老叟能稱隱，諸郎總解書。夜深時喚酒，春盡共騎驢。去到西湖上，梅花帶雪舒。

吳門逢孔將軍於塾

舊日堪爲將，今來復授經。主人盛供帳，醉尉止都亭。終歲只在野，因子一入城。相悲十年事，淚落酒杯平。

書倪元鎮畫

一幅淡烟光，雲林筆有霜。峰頭橫片石，天際渺長蒼。雖賈須金換，如真勝壁藏。偏舟歸去景，入畫亦茫茫。

無題

翁也專樞密，儂今職贊襄。西京留守重，北帽侍中方。陵氣松鱗紫，湖霜藕葉黃。江南秋色好，此去滿帆檣。

賦得草窻篇爲周衛卿之號

周繪工

草綠鳥喙喙，聞窻一斗開。百蟲堪上筆，一片欲遮苔。莫影紗紋澱，春芽老氏孩。元公有知不，一笑隴牛堆。

食虎眼

虎眼、荔枝之佳品。

虎眼白琉璃，誰能隸虎皮。小毳蜂粉結，高液烏羣司。婦去茶如薺，王歸膽亦飴。由來甘苦柄，舌觀豈能持。

懈

紅綠樸文窰，薑橙擣未高。雙螯交雪挺，百品失風騷。餽喜朝爭穀，鷗聞夜泣糟。大蘇無缺事，只恠佞江瑤。
蘇傳江瑤柱，乃不傳懈。

又

水族良多美，惟儂美獨優。若教無此物，寧使有盃州。辟鬼秦關夜，輪魁海稻秋。河豚直一死，只好作蒼頭。

又

吳興饒叟守，越國朵頤人。風韻誰偏少，吹噓爾絕倫。沅江九肋鯨，松泖四腮鱗。遍試張華醋，還誰五色文。

又

爾故飽菱芡，饑來竊稻梁。逃蕭孟嘗走，結草杜回亢。蛻許山蟬嫩，腥憐海麝香。那能親箸筮，夜夜伴漁郎。

又

織篠挈千籃，枯筐養八蠶。縛嚴愁廣武，霧重死淮南。金紫齧相蝕，尖團酒各酣。秦人不曾識，付與兩齊參。
蠶筐見檀弓，八蠶者，南粵種也。

胡市歸

胡館不一刻，糧觸數日。

胡養復胡王，無應不飽颺。滿城屠菜馬，是鼻掩綿羊。卽苦新輪輦，猶勝舊殺傷。從來無上策，莫笑嫁王嫱。

容餉我笋脯一小筐。稱而甘澹擬謝。

晨觴急十斟。笋脯美遼參。玉版禪師韻。黃冠道士簪。山存仍受虎。春代并更禽。籟昨夫將婦。隨農插綠針。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

白牡丹殊雅。曾於舊譜聞。掃眉嬌鏡國。新寡縞文君。黑牯眠雲飽。黃蜂奪雪芬。愛憎誰與定。除酒借花醺。

又
梁園月下白。青瑣第中逢。定是千金買。來陪一捻紅。珍奴學龜息。越女鬪猿公。作意驅脂粉。天然輸與儂。

又
休量姑射子。不語息夫人。香暗聞龍腦。須黃見蝶身。雪腮宜買笑。霜鬢可饒噴。莫學盧郎婦。題詩謔老人。

化城寺
方引主人轄。轉爲山寺嬉。門深當水盡。路曲入松移。破鐸搖簷鶴。寒萍蔽沼龜。過溪無虎嘯。枉送遠禪師。

明日至古博嶺雨。
無寸非濃霧。寒空濕太勝。泥深驢項沒。雨近帽簷生。練泄未到眼。客途先苦行。真成評嚼攪。敢與聚兒爭。

京邸贈沈刑部叔成自安鄉召入。善畫梅。在
人多聽馬客。君慙白雪司。棘署了公事。梅花作雪枝。帶寬知懶在。馬重覺塵隨。頗憶洞庭否。烟波十二時。

哀周鄭州沛

莫以拘繫輩。交攻放達偏。窮如知老後。樂似欠年前。匪藻鮫俱泣。園花石共遷。傷心能幾輩。教我不潸然。

又

雪涕尋前韻。敲門憶昨晨。臯盧呼未歇。蝦蟹醉仍頻。日者過荒館。霜顛破角巾。飄零嗟如此。昨日故將軍。

曉發句容

宵來醉眠處。忽爲遠林遮。三尺短絛爛。一程長耳賒。村村落斜月。樹樹抹輕霞。只尺丹陽近。江魚入饌嘉。

送沈叔子南都迎母

馬上定苦渴。幾迴停轆轤。別兄當北邸。接母到南都。桃葉橫前渡。荷花滿後湖。此行大家逐。誰敢問當壚。

送馮叔系之南都訪舊

江國柳雖盡。將及梅花新。路遠卽逢雪。天寒別有春。高牙紛海幕。長劔著孤身。乞取封書去。難辭舊主人。

景文至其舅劉所過園中

兩橐行廚過。清醪溢瓦盆。一行澆鬱思。百覆失煩冤。筭候人家飯。爲天桃杏村。無由共甥舅。鎮日數園門。

送俞生之入楚

顧善繪事。

作客向襄陽。鬪頭大荆裝。江行多雪候。旅宿盡漁鄉。此景俱堪抹。行囊好爲藏。歸來逢鑿賞。幾度抹山窓。

張子錫往訪其弟長治

伯兄官署去。因寄仲君書。同政應如水。添廚稍出魚。越人多好着。潞錦小花裾。看取寄歸匣。都無一尺餘。

與任生話舊

麻衣飄雪處，益動而翁思。近日君家事，予僕那得知。笋天應薦墓，柏涕可枯枝。莫作徒悲切，遺書退學詩。

送張君會試

明年此時節，意氣何揚揚。但遣馬蹄疾，莫愁花路長。幾多青樓婦，認取舊檀郎。何處最笑指，當壚壓酒娘。

挽上虞葛翁

聞道自畧年，傳經徹舊編。裹糧百里外，卒業一燈前。閱傳知高士，遺孤是大賢。斯人真不死，可以慰黃泉。

授經館中懷江東諸同志

時復病。

能得幾回春，匆匆滯此身。一江書易寄，連月性難馴。買藥獨行市，敲門暫訪人。幾時束書卷，來伴釣魚綸。

蠟屐

一生幾兩屐，此語爾非迷。何事淪猩趣，終年弄馬蹄。萬錢收錦屨，五岳遍丹梯。齒畔如瀕損，厓蜂借一脾。

題雪景畫

諸暨陳仲子

幽人凭水檻，釣者挈魚投。況對千山雪，而無一客留。臘酒此時熟，老夫終歲憂。壺公能醉我，跳入畫中休。

爲陶工部贈道者

終是千年鶴，今先返舊城。到家人尚在，入洞雲來迎。紫氣莫西渡，青山留震盟。野夫慙尹喜，卻辦候關情。

將遊五泄宿吳系山庄遇陳老迎餉邀余輩先登峨眉不果

遊巒維林竹。山窓來獵燈。青蘇炊白稻。碧笋束紅藤。坐落半宵月。流分曲水亭。忽逢山下老。邀上峨眉層。

青藤書屋文集卷七

七言律詩

君從

君從閩海下南昌，正值中官降玉皇。
龍號真人親拜斗，繡衣使者自焚香。
壇中祝壽千官滿，宮裏傳幡兩道長。
不是薄游江海客，何由得覩此輝光。

九重

九重憂隱德如湯，禱祀壇傍夜有光。
旱魃正逢周甲子，神君俱集漢明堂。
繡成旛蓋虹雙引，挂定琉璃水一行。
開說詞臣咸萃止，抽毫拂素侍君王。

白燕

閒庭盡日見還稀，院院梨開去漸微。
別殿幾年埋玉匣，舊人何處認烏衣。
春風水面徒聞語，夜月梁間好弄輝。
安得姚家紅線縷，卻看片雪帶花飛。

又

西飛歲歲候青陽，花發名園何處藏。
天子郊謀呈瑞色，主人臺榭有輝光。
輕翰掠雨綃初剪，小尾流風練愈長。
萬里東歸看易沒，海天元是白雲鄉。

續白燕

一時伴侶自應非。海路空長遇亦稀。漢將玉門投老入。趙妃雪夜待人歸。孤迴夏日搖寒色。漸下秋空見羽衣。已識朱門無可托。玉樓天上任高飛。

又

青壁紅窓映苑牆。銜花泛羽啜羣芳。霜迷萬瓦單栖渺。草綠千堤片影涼。雲母屏深低縞袖。水晶簾動拂流黃。西園蝴蝶渾無賴。暗粉飄塵上海棠。

寄成女彝守備登州

女彝時寄蓬萊集。登州海中風景。

牙門遙映列僊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水。飛空矢石併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詩帶景來。解道觀游憐獨賞。那能分向小蓬萊。

送方阜民公子還歙

方阜民尊公知山陰。渭始籍諸生提調師也。

江關楊柳弄新晴。游子思家數去程。客裏經春花作伴。酒中連日雨留行。輕裝未結離歌發。大道臨歧感慨生。欲把今朝雙別淚。寄彈一滴使君靈。

送通政胡君入閩

敬所君有同年御史大夫鍾國。

訪舊暫爲閩海客。歸塗兼得武夷游。不堪暮雨張筵別。況值春花帶葉抽。山障入雲迷去騎。溪濤作雪瀉行舟。幕中無事同君飲。好向尊前借筍籌。

言遊武夷道中撫景因憶往年尚賓呂君天台之約

巖壑千重路轉偏春陰漠漠帶炊烟困投野店聊呼酒笑問名山數舉鞭
籠鳥對人喧曙色桃花臨水弄新年多情忽憶天台約歸去應尋剡曲船

落花

花落條空芳樹稀秦王宮裏捲羅衣經過楚巷兼人麗乍入梁園雜雪飛
送雨迎風俱是別沾泥帶水不能歸明年知向何枝發願傍青陽近日暉

泊閭門值閨月中秋

中秋只尺已蹉跎更值中秋此地過天上桂輪長苦滿人間酒盞莫嫌多
虹橋一散能追不海鏡孤飛奈墮何最是虎邱此時節清歌不住水微波

送葛韜仲時子初解緊

杏花楊柳夾扶疎送客澄江煮白魚紫艷葡萄千日酒白藤花匣萬言書
豐城劍出應驚躍轉觀緣多且獨居待爾他年拂衣日看予渡海跨青驢

飲枇杷園贈某君東道園道東鄰鈕給事家故有後四句實景也

紅葵古盤碧蛆沈南市青帘買卻對布衣真可十日飲碑錢索得隔年金
游魚觸沼聽歌淺獨鶴穿花出唳深給舍酒廚東壁是縛拚畢卓可能禁

奉送同府潘公募兵廣東

使君佐郡儼行春。開府知名下令新。手挈萬金收死士。身藏半綬見鄉人。部分卷甲趨春雨。弩矢成行夾畫輪。引向轅門投謁罷。試看主客集魚鱗。

十四夜

野外虛堂夜不扃。遙遙秋漢數峰青。舊栽菱葉侵河路。新折蓮房插膽瓶。涼氣欲來先到水。月光纔上只移櫓。請看明夕三更漏。相對何人坐紙屏。

月下梨花

今宵風物異尋常。月底梨開萬朶光。閃雪搖冰偏倍晝。迷枝浸葉總生涼。痕嬌舊積啼春雨。鏡色新圓整夜粧。莫遣風吹迴作態。素娥應妬舞霓裳。

又

細葉繁花帶月芳。新粧搖蕩宋家牆。銀叢泛影通河切。酥的飄輝接夢長。夕鳥幾條垂滴滴。春空一片綴蒼蒼。卻嫌曙色催將曉。冷暈微收益渺茫。

又

丹輪皓質兩微茫。桂粟梨雲鬪淺黃。萬點綃痕春帶水。一庭雪影夜生香。小星解照周衾伴。不夜爭懸漢帳倡。訝道獨禁風露冷。曾聽法曲立更長。

又

璧月流空霽色揚。梨英當夕弄青陽。搖寒隔院非關艷。映斷長天別有芳。粉靨團團新出洗。窓錢一一暗浮霜。多情錯認梅花夜。教進羅浮夢裏觴。

新建伯遺像

方袍綦履步從容。高額籠巾半覆鍾。千古真知聽話虎。百年遺像見猶龍。夜來衣鉢今何在。畫裏須眉亦似儂。更道先生長不滅。那能食粟度春風。

夜酌遲友人不至

方朔侏儒兩欲死。智伯中行一是知。醉裏放言何造次。醒中爲客太支離。簷飛細雨除清暑。燭笑蠶花旋紫芝。坐待人來將說與。夜深敲缺唾壺兒。

贈府吳公詩

并序

吳公自曩昔攘斥夷寇。其在吾紹興。若浙東西松江諸道者。人易聞且見。故多美頌之詞。迨舟山之役。越在海外。其撫民搏寇之功。最多而且艱。人掩之。莫得而知也。獨涓以書記。辱在督府。隨衆人後。雜談戎伍。稍悉其事。而今年台溫之捷。公之伐又最高。公既讓美不言。而世之公道。將遂因以漸沒。乃用鳴之以詩。使公知知其事者。尙有如涓者在。而涓之所處。則固有難於知者也。

幕中曾與衆人羣。幕外閒聽說使君。破劔壁間鳴怪事。孤城海上倚斜曛。談諧併謝長安米。懶散猶供記

室文把筆欲投還自笑。故山回首隔江雲。

與客登招寶山觀海。途有擊楫岑港一窺賊壘之興。謹和開府胡公之韻奉呈。

滄海遙連雉堞明。登臨喜共幕賓清。千山見日天猶夜。萬國浮空水自平。不分番夷營別島。願圖方略至金城。歸來正值傳飛捷。露布催書倚馬纓。

爲子微題鷓鴣圖

鷓鴣對啼見本草。

瘴雨蠻烟嶺樹蒼。舊遊曾記泊梳檣。對啼江岸霜初歇。獨聽扁舟草正芳。旅景誰將上織素。羽衣今復見茅堂。似嫌越鳥南枝慣。擬欲乘風向北翔。

兩宿齊雲下。愁逆旅。夜大雪。因復登眺。

夜投山店醉眠休。早起茫茫攪敝裘。更向松間尋舊侶。要於雪後倚高樓。幾重碧殿深相映。萬里瑤臺儼若遊。歸路欲迷何處覓。野梅花落遠溪流。

孫忠烈公挽章

行藩黃屋車何用。上壽瑤壻酒未酣。豈有滿庭持漢節。終無箇士死淮南。百年正氣天爲永。一覺忠魂夢亦甘。詞客幽懷關世事。悲歌重扣劍之鐔。

下第回。值九日。登塢士山。訪北庵上人。

歸家忽已逢重九。聊向高山試一登。舌在何爲更問婦。葦除元不是求僧。秋雲隔水流數片。落葉依巖積

幾層話了出門月初上。岸蘆汀菊也相應。

訪玉芝師夜宿新庵同蕭女臣

參禪喜與梁王裔。合掌跏趺野竹叢。坐久空堂諸呢歇。夜深明月四山中。親陪客話拈珠串。獨臥行單坦片椶。一宿相留渾舊事。無生自愧永嘉公。

往年觀伎走解意。當是北產故綴四律。首章用北語。今年復來。知是金陵上元人。又攜一少伎。同坐鏡上。分鏡放體空中。名曰童子拜觀音。乃昔年所無者。

人似明珠馬似盤。超騰隱現不離鞍。各彎鏡底羅鞋窄。都在空中粧翠寒。合掌幾回投地去。同心雙蝶隔花攢。莫嫌歲歲頻來往。家住金陵自不難。

與王山人對語

仗劍渡江王猛身。歸來又共坐青裯。平原自有三千客。門下聊同十九人。曾許鳳雛應不忝。由來龍性本難馴。久知世事只如此。且借清樽一洗塵。

乙丑元日大雪。自飲至醉。遂呼王山人過。尙志家痛飲。夜歸復浮白於園中。

元日獨酌不成醅。穿隣喚客雪中過。三百六旬又過矣。四十五春如老何。幘軟漸知簪髮少。興豪那計酒籌多。小園風景偏宜雪。綴柳粧梅有許窠。

飲太白樓

城上高樓接大河。城南池沼透朱荷。千年供奉飛杯地。一夜徐州上水歌。露冷秋蛾爭彩燭。川長風荻亂金波。客中行樂無過此。前夕中秋何處過。

楊道人訪我于繫索詩

道人半在城都行。今過稽山上禹陵。身載瞿塘雪後水。手拖菡萏國中藤。稍談鹿乘延車品。欲拔雞羣亦上昇。近日稽康知不免。懶將消息問孫登。

新秋避暑豁然堂

竹雨松濤響道房。瓜黃李碧酒筵香。人間何物熱不喘。此地蒼蠅凍欲僵。一水飛光帶城郭。千峰流翠上衣裳。窓前古木搖枝入。好挂輕絺細雪涼。

過陳守經留飯海棠樹下賦得夜雨剪春韭

春園暮雨細泱泱。韭葉當籬作意長。舊約隔年留話久。新蔬一束出泥香。梁塵已覺飛江燕。帽影時移亂海棠。醉後推敲應不免。只愁別駕惱郎當。

迎春值雪連歲雪多甚

雲黃瓦白照千家。雪裏迎春倍物華。士女紅樓先捲幔。吏人彩仗忽生花。瑞多自古無連歲。路滑從東接郡衙。半是三農占水旱。值隨牛尾不辭除。

宮人入道明月、宮女名

昭陽隊裏混鉛華。垂老參師日半斜。不向秋風怨團扇。卻教明月進琵琶。朝留楚簟身爲雨。夜繡茅君線作霞。見說緱山閑姊妹。尙論恩寵舊誰家。

贈秦仲虛

冰玉山人本絕埃。西湖自築初陽臺。何年養鶴曾飛去。是水當門盡遶來。道士忽逢松樹下。漁舟放在藕花隈。知余欲與爲隣舍。指點孤山一角梅。

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山缺處露錢塘僅一勺。而夜氣滃之。

長春明月夜闌干。起視當眉尺五間。千里林光俱浸水。一杯江氣欲浮山。似聞隔岫吹長笛。欲喚眞官語大還。忽憶廣寒清冷甚。有人孤佩響珊珊。

恭謁孝陵正韻

漢高彷彿皇祖。而以少文終其身。故五云然。而是日陵監略陳其先事。

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魄到西京。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青衫拜孝陵。亭長一杯終馬上。橋山萬歲始龍迎。當時事業難身遇。馮仗中官說與聽。

答贈盛君時飲朝天宮道院。

長安道院一牽裳。司馬筵中再舉觴。柿葉學書才不短。杏花插鬢意何長。藥沈綠醕家廚釀。霜折紅蕉道觀房。坐裏黃冠三兩輩。醉來相與說先皇。

中秋雨集金氏園亭。次陳思立。

詩。朋酒斯享。朋、雙尊也。

中秋風雨劇凌馮。拂悶旣籌倒一朋。綠桂隔年疎彩暈。銀毬終夜斷長繩。泥深水掌花邊鴨。帽落霜顛影外僧。醉後忽呼長劍看。赤鱗乘漲欲飛騰。

十六日霽。與張長治伯仲集城隅。次長治韻。

飄砧飛柝戍營秋。坐裏閒聽說潞州。孤鏡滿城池水洗。明河千尺傍人流。笑論昨夕能漂瓦。醉喚紅裙緩下樓。自古陰晴誰料得。莫辭連夜典鸞裘。

邦憲死朱氏而俟

遠從黃浦白波邊。淚盡枯魚黑索前。共許相逢還幾度。詎知此別卽千年。白楊樹下多風起。廣柳車中少客眠。見說吳門塘上曲。纔歌高士卽潸然。

贈遼東李長君都司

公子相過日正西。自言昨日破胡歸。寶刀雪暗桃花血。鐵鎧風輕柳葉衣。百口近來餘幾箇。一家長自出重圍。禪關夏色炎如此。聽罷淒霜雜霰飛。

許口北遺以綾帛綿三物。題曰袍具。作詩謝之。寓之西隣爲朝元觀。多樓方士。諸邊競用蔚州之炭。

吳蠶已挂山人肘。邊馬尤堪北寺臺。其奈沙場惟解雪。那能花處一題梅。昨期後府將軍獵。今學西隣道士雷。疊取蒲團高一尺。坐消一輛蔚州灰。

小集滴水厓朝陽觀上谷

朝陽道觀一何縣。滴水孤崖百丈邊。餘氣出關雄大漠。長風吹壁立青天。窗扉近在栖鵬處。開道都攔坐客前。不信夜來高頂望。定應笙鶴下飛仙。

徐州將登黃樓。問
車下之婦。

今歲青青隴麥稠。去年河水過堤流。無家不自波中出。有甃都經樹杪遊。棗葉雙扉詢翠袖。柳根一面護黃樓。泗州潭底獼猴老。不信今還鎖泗州。

駕歸自閔。羣望于衢。恭賦。三月三日。

桃李晴曛禁苑烟。鑾輿新幸北郊旋。團花鞞輪蒐春日。細柳旌旗拊髀年。一道甲光將雪借。千羣馬色截雲鮮。誰兼將帥爲天子。共喜文皇九葉元。

張雲南遺馬金囊。時余尙羈。而
張亦被謫。

百顆緘題秋暑清。遙聞謫向最西營。張騫本帶葡萄入。馬援難拋薏苡行。萬里錦苞辭曉露。一泓寒舌攪春飴。年來不爲臨邛病。無奈羈愁渴易生。

壽吳宣府

近來宣府息烽埃。台吉求生款鎮臺。笑引雙椎胡女拜。傳呼萬帳令公來。艾年佩鵲寧非早。薇省垂魚不待推。報與江南春信道。題詩寄處隴梅開。

美人紅甲

近日新粧處處施。玉纖染草學胭脂。并將櫻顚銷筠管。忽散桃花上柳眉。春色每從梢畔露。麗情半出袖邊知。塞風昨夜吹膠折。抱得琵琶下手遲。

禹陵

桓碑、空石也。魚、蠶也。楊梅樹下、子疑禹穴在此。玉字、謂金簡玉書也。

年來只讀景純書。此日登臨似啓予。墓罷桓碑猶豎卵。封完玉字不通魚。楊梅樹下人誰解。茵苔鬚中氣所居。卽遣子長重到此。不過探勝立須臾。

曹娥祠

曹娥十四死長江。江水連湖萬里長。精衛定應仇渤海。子胥豈只怒錢塘。一江魚鼈浮尸出。八尺龜螭臥絹黃。總爲金釵收正氣。可憐梟獍遶爺娘。

露筋祠

烏鳥既能傷義士。蚊虻何苦碎貞肌。由來天道本無定。誰使昆蟲必有知。畫壁幾殘春社雨。靈風時滿夜歸旗。烟波一望三千里。長在湘江洛水湄。

馮刑部索書冊

慶成與宴圖

躬耕旣喜陪明主。列宴兼榮享大庖。蒼帝青陽臨左个。朱犁黃犢引南郊。筵前甕盎歸餘瀝。馬後蹄肩帶割肴。笑語細君將毋好。不勞諧謔自爲嘲。

送嘯上人之五臺

長嘯上人者。來自長干。整謝雞鳴之妙景。輒馮短錫。卻棲鳳禁之西禪。候三月以飛花。指五臺而
引。跌草。佛燈萬點。天放琉璃。山翠千重。神移鷺鳥。冀文殊之親覲。別社友以長征。四韻送之。數言以

白下珠林最有名。忽來燕趙作遊僧。春風大衆迷花雨。夜壑孤藤看佛燈。已辦一瓢相伴去。其如多病不
能興。歸來只洗雙荷葉。聽學文殊演上乘。佛家以耳為荷葉。

集李侯宅得鍾字

時內賜鮮楊梅。故用李令問鵝專。即杜詩李少監也。李侯高廟甥。家有所賜手書。又有真貝多葉經。千番字如屯蜂。

侯家簾幕夜重重。醉客觴繁斷禁鍾。賜果自鮮冰後色。罌鵝直賤丈前醲。月斜苑樹寒孤鵲。字暗番經集
萬蜂。尙有御絨看未得。何時重許拆雙龍。

燕子樓

牡丹春後惟枝在。燕子樓空苦恨生。昨淚幾行因擁髻。當年一顧本傾城。分爲翡翠籠俱老。訝道泉臺伴
不成。猶勝分香臺上妾。更無一箇哭西陵。

送余輿國

隣家兄弟逼炊烟。不見于今四十年。頗有長顛堪佐暮。頭多短髮尙留燕。深秋一路逢紅葉。明月雙帆挂
大川。黃鶴樓中可相引。石榴皮畔覓神僊。

駕幸月壇。羣望西街。

玉露清秋滿碧空。金輿夕月引羣工。紅雲自結龍文上。彩仗如移桂影中。壁畔常儀端捧鬯。郊西新魄正垂弓。布衣久分華山侶。笑向歸驢墮晚風。

九月十六日遊南內值大風雨歸而雪滿西岫矣。石橋魚龍百族。巧甚。云是西洋物。乃三寶太監取歸者。

寶樹瓊臺夾梵輪。星壇月宇詎非神。從來天上游俱夢。說向人間恐未真。風雨故捐銅網翼。魚龍欲活石橋鱗。尋詩正是迴驢處。忽面西山雪照人。

送新昌潘公

北斗聲名重二京。東朝保傅謝初榮。百年華髮晞三握。一日朱輪送滿城。漸喜河冰仍綠水。稍聞鄉雪盛黃精。快帆定落歸心後。客夢幾番天姥青。

將別復偕遊碧雲流觴枯柳之下

征輿解道明朝發。別酒遙從此地酣。盡日迴腸依曲水。昔年種柳似江潭。霜高睡短雞偏促。雪滑泥長馬不堪。差有梅花知客意。一程開逼一程南。

送朱使君大僕

長安明月金叵羅。幾度從君醉踏歌。北寺雲屯朝烙馬。西清風起夜聞荷。大臣自引行當召。醉尉逢人且莫呵。一葉米家書畫舫。白虹終夕遶滄波。

李子遂死。予設位哭之。遂擊木而歌此。

淚盡南天哭不回。李生真是可憐才。生芻解識徐家物。死夢應尋范式來。紫氣鎮干埋不得。青楓刺繡任成灰。知君去證金環果。戲取楊花李上開。

讀問棘堂集擬寄湯君

蘭若翡翠逐時鳴。誰解鈞天響洞庭。鼓瑟定應遭客罵。執鞭今始慰生平。卽收呂覽千金市。直換咸陽許座城。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偕書札報任卿。

金剛子珠串

不共番經出寶函。定從胡腕摘偏衫。核堆繡字蟻螬爛。果聚香林孔雀銜。不斷百思惟嶺攜。手提一串縛狂猥。饑來換米無人識。送與游僧上海帆。

聞都督再遷山西武寧

胡牀雪夜斗牛裘。親待回探夜不收。薊北咽喉此爲最。山西將帥爾稱優。千金粉面捐廝養。百鞘朱提買絡頭。倒死瀟瀾姑諾諾。大宛終收匿驂騑。

自盆道走居庸雪。連峰百仞橫障百折。銀色晃晃。故來撲人中。一道亦銀鋪也。坐小兜。冒以紅氍毹。疲羸數頭。匣劍笈書相後先。冰氣栗冽。肌粟蟲蟲如南夏。瘧瘞苦吟凍肩倍聳。憊甚矣。卻羸得在荆

關圖畫中浮生半日

昨夜飛花苦不多。朝來起視白峩峩。一行裘帽風中去。半日關山雪裏過。銀鬢望夫高入漢。玉屏隨客折

成河中間一道明如線，四角紅氍擁數驪。

送丁叔子北上慰乃兄

令威三世通家好，廿載遷居會面賒。醉我龍鐘纔地主，憐君馬首又天涯。春燈雨雪瀟瀟夜，野店茶湯處處家。想見皇都堤草綠，春鶻細語透梨花。

代壽黔公

有道明王守四夷，公家鎖鑰在雕題。一天樞紐羣星北，萬里金湯半壁西。茅氏騎龍艱劫火，王喬奉藥儻丸泥。何如翊戴勳臣府，永鑄金書鐵馬蹏。

又

異姓王功階特進，大將軍客揖須長。太平象馬舞何事，勝會鳧鷖醉不妨。錦席珠璣羣彥舌，金爐烟霧百蠻香。殷勤剩有華封祝，先遣山呼到帝鄉。

又

千花百果候青陽，二月爛斑匝點蒼。樣簇濃枝靈鷲錦，光添繡褱石麟牀。干戈後取儀雙鬢，弧矢先懸志四方。我國同休恩不淺，年年此日憶高皇。

亞夫墓墓在巢縣。此亦虛傳也。

王者從來云不死，共疑隆準及重瞳。已占龍氣成天子，卻幸鴻門敗乃公。一牧乳羊遮墓白，幾株寒棗覆

碑紅憐儂疽發不欲活豈爲人間少鄧通。

白牝蛟

招寶山東行若干里洋也。白牝蛟宮之相傳是千年物。遂名其所蛟門。而向所詒海會王直之倭商住岑港者。自春抵夏。屢進剿。屢阻於雨。人言蛟之祟也。幕中醜罵蛟。俄而雨如注。

寶山門外白蛟宮。獨處千年不嫁雄。頓頓渦涎垂燕子。殷殷霹靂懶蜈蚣。風權近屬誰家掌。日本頻由爾路通。一語稍噴酬惡雨。量無周處在軍中。

又

儂應坐視稿三農。不爾祠何客一叢。早使嫁夫封石氏。肯教將尾示劉翁。寸鱗縮虱腥逃井。蛻骨專車雪硬風。莫倚象龍終象爾。史臣親記醜雌龍。

讀文信公仙巖祠集焚弔

每疑天意不分明。枉殺呼天問屈平。諸葛旣難扶後主。廬陵何用產先生。停舟此夜艱危地。出戶當年歎息聲。腦子不靈尤恠事。竟將腔血灑燕京。

又

山翁伏臘競雞豚。海舶針羅失曉昏。六尺托孤俱趙氏。一宵投主得公孫。波濤解逐旌旗走。巖洞寧無氣魄存。安得扶叩親一拜。百花如錦醉山門。

夜坐有感。轉憶往事。

朝來乾鵝聒簷牙。入夜孤燈也弄花。兒女一生夢養虎。行藏四足畫添蛇。因嗟竹箭歌如簗。時泛荷花到若邪。記得萬峰高頂鹿。竟晞黃犬獵人家。

香烟

誰將金鴨銜儂息。我只磁龜待爾灰。軟度低窗領風影。濃梳高髻綰雲堆。絲游不解黏花落。縷嗅如能惹蝶來。京賈漸疎包亦盡。空餘紅印一梢梅。

又

午坐焚香枉連歲。香烟妙賞始今朝。龍拏雲霧終傷猛。蜃起樓臺不暇飄。直上亭亭纔佇立。斜飛冉冉忽逍遙。細思絕景雙難比。除是錢塘八月潮。

又

霜沈櫺竹更無他。底事遊魂演百魔。函谷迎關儂紫氣。雪山灌頂散青螺。孤燈一點停灰冷。古樹千藤寫影拖。春夢婆今何處去。馮誰舉此似東坡。

又

簷菊花香形不似。菖蒲花似不如香。揣摩范曄鼻何暇。應接王郎眼倍忙。滄海霧蒸神仗煖。蛾眉雪挂佛燈涼。併儂三物如堪捉。捉付孫娘刺繡牀。

又

說與焚香知不知。最堪描畫是烟時。陽成罐口飛逃汞。太古坑中刷裊絲。想見當初勞造化。亦如此物辦。恢奇道人不解供呼吸。閒看須臾變換嬉。

又

西窗影歇觀雖寂。左柳籠穿息不遮。懶學吳兒煨銀杏。且隨道士袖青蛇。掃空烟火香嚴鼻。琢盡玲瓏海象牙。莫訝因風忽濃淡。高空刻刻改雲霞。右香筒。

又

香毬不減橘團圓。橘氣毬香總可憐。蟻虱窠窠逃熱瘴。烟雲夜夜輓寒氈。蘭消蕙歇東方白。炷插針牢北斗旋。一粒馬牙聊我帶。萬金龍腦付嬋娟。右香毬。

春興

好景蹉跎知幾迴。今春商略紫洪隈。固應帶鐻挑深笋。兼好提尊餞落梅。饑寒百錢苦難辦。片槩孤舟盪莫催。見說山家兒子軟。借穿峰頂晚霞堆。紫洪笋絕佳。

又

乾坤瞬息雪邊風。萬事陰晴雨後虹。已分屠門齋後斷。只難酒盞座前空。半縉榆莢求書客。數點梅花換米翁。小飲墻西隣竹暗。綿蠻對對語春叢。

又

二月四日吾已降。攝提尙復指蒼龍。當時小祿慈闈繡。連歲寒衣隣母縫。一股蟲尸忙萬蟻。百鬚花粉亂千蜂。自憐伯玉知非晚。除卻樽罍事事慵。

又

李白桃紅照眼明。蘭風梨雪逼人清。一枝帶葉馮吾折。雙蝶隨風各自爭。粉翅撲衣猶可耐。墨針穿帽此何踪。因思花草猶難掇。卻悔從前受一經。

又

七旬過二是今年。垂老無孫守墓田。半畝稻秧空餓鹿。兩株松樹罷啼鶻。悲來辛巳初生日。哭向清明細雨天。忽撚柳枝翻一笑。笑儂元是老婆禪。松爲盜砍。

又

昨冬不寐苦夜永。此月新弦喜晝長。柳色未黃寒食過。槐芽初綠冷淘香。西池蝌蚪愁將動。北地鞦韆影不忘。描寫姬姜三百句。白魚饑飽小巾箱。舊聞鞦韆在臨濟。賦詩數十首。幾三百句。

又

胡烽信報收秦塞。夷警妖傳自贛州。十萬樓船指甌越。結交鄰國且琉球。不臣趙尉終辭帝。自王田橫怕拜侯。幾鳥彈丸髡頂物。敢驚沙上一浮鷗。

又

孟光久矣掩泉臺。海口新阡此再開。煖色一天霞影入。寒潮萬里雪山來。迢迢支壠何方發。箇箇曾揚着處猜。急買松秧三百本。高陰元仗拂雲材。

送季子微赴李寧武總兵之約

黑貂裘襖盡長安。此去關山雪未殘。挂印曾蒙公子約。解袍應念故人寒。大豪馬邑墳堪弔。天險羊腸路復難。到後莫須先一拜。未妨長缺向人彈。

南鎮之南原。桃樹數百。花時余數遊賞。當武陵也。道士苦打攪。盡伐之。憶以詩。

鎮南亦自有桃源。載酒來尋不計年。祇爲燒茶煩道士。故令閉洞返漁船。一從春雨花開後。是處朝霞色可憐。笑我老來無脚力。欲呼船子少船錢。

二月望後。連日夜風甚。不減前年。而是日二兒書至。

天寒地凍正霜宵。被冷風號入帳驕。貫屋再經飄瓦盡。破爐重補買薪燒。老牛脊壞堪馱鳥。小犢書來尙滯遼。好買紫團蓑一搭。急鞭歸馬補虛勞。醉後跌損脊。爛而瘡。少陵病馬詩。日暮不收烏啄瘡。

唐伯虎畫崔氏。且題次其韻。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吳宣府新膺總督

邸報初翻數葉藤。棟梁今喜榱桷勝。市場春後皆青草。司馬秋來在白登。天下安危真足仗。眼前修短却難憑。最憐投轄相知客。不得隨車負此情。

子肅再赴戚總戎所未至死於都下

正韻

幕中賓客盛文詞。幕府黃金客再持。共擬歸來作生計。不堪老去哭相知。一春綠草飛蝴蝶。千里黃沙暗鼓鼙。兩地分明誰苦樂。遊魂莫遣到家遲。

紅葉

纔見芳華照眼新。又看紅葉點衣頻。只言春色能嬌物。不道秋霜解媚人。宮水正寒愁字字。吳江初冷錦鱗鱗。更餘一種閒風景。醉雜黃花野老巾。

蘭亭次韻

相傳蕙製蘭亭記。欸閱。百花一時盡開。

長堤高柳帶平沙。無處春來不酒家。野外光風偏拂馬。市門殘帖解開花。新觴曲引諸溪水。舊寺巖垂幾樹茶。回首永和如昨日。不堪悵望晚天霞。

送長洲居山人士貞

客裏尊壘每見陪。那能不飲送將歸。歌長筑短堪流淚。雉叫鷹呼未解圍。雨雪尙淹春籟薦。清明還競夜飴非。鄉風處處從來異。曾宿閭門記憶微。

重修乾清宮成，迎慈聖再御。輔臣用此題選翰庶。時予客京師。漫賦。

閭闔重新紫極熙，姬姜再御寶輶移。慈顏既近趨承易，聖體猶冲保護宜。鳥換歌筵前日曲，花條筮路舊時枝。一人奉養兼天下，大孝鴻名萬古垂。

五色鸚鵡黃鸚鵡，並是聖母所馴。各賦。

白燕往時呈翰苑，錦鸚今日貢宸居。萬年枝上栖偏麗，百鳥圖中態未如。象養固知天意在，語言長得聖顏舒。何因五色鮮成染，自是媯皇煉石餘。

又

合殿風和碧柳絲，嘉禽色占錦紋奇。兼呈五德靈雞綬，倒挂孤桐小鳳儀。無數天機臨譜繡，有時人語出花枝。侍兒不用拋紅豆，自有佳音慰聖慈。右五色者。

又

西隴靈禽翡翠粧，稀聞正色染黃裳。自談玉殿非關學，却照金籠別有光。飲啄定應歌帝力，生成何幸稟中央。千秋萬歲歡無極，土德坤輿本肇祥。

又

鸚鵡由來只翠衿，中央正色見於今。將懸半映初生柳，欲繡全宜細縷金。教言一一聞清禁，銜果時時摘上林。不是黃筌能畫取，誰知殿角有祥禽。右黃色者。

賞成氏牡丹和韻

將軍臺館俯林泉，春後名花幾日鮮。一本千金非不貴，數杯深夜轉堪憐。却披半暈當亭下，似出殘粧媚客前。遙憶舊京歡賞處，馬蹄塵土踏成煙。

王翁八十令書貞松白石畫中

公再舉鄉飲

鄉里丈人誰最賢，竹齋先生無間然。八旬尙有嬰兒色，三老重登國學筵。春社插花人醉後，秋蠅作字夜燈前。庭中桂子森如玉，白石長松好共懸。

姚崇明晚暎堂

粉額縣題晚暎堂，主人留客夜焚香。提壺不必過隣店，買筭真教棟破塘。彭澤俸錢多備酒，崇明宦橐止栽桑。僦居幸得爲隣舍，伏臘長招醉酒漿。

清涼寺云是梁武臺城

蕭梁臺殿一灰飛，薺麥清明雉兔肥。壞榜幾更金刹字，饑魂應爛鐵城圍。東來鏡折龍潭水，北去蘆長燕子磯。千古興亡真一夢，隔江閒數莫鴉歸。

壽馬先生七十

先生齒居會社之第三席。又兩牧州府。鄭箋魚蟲無魚蝦。古人往往如此用。一見東坡集。

流朱拂茜雜輕霞，庭畔重懸講日紗。一竹青青支國杖，數榴灑灑動江花。社筵推長今三席，州郡分春已萬家。自笑傳經老徐孺，猶將詩說注蟲蝦。

元夕寄金武康

曾醉春街典破裘，那堪老去却囊頭。鼠凌白晝爭人食，雨共青燈管夜愁。萬戶新粧譁月鏡，一天彩勝亂風毳。流思忽到茗西路，似見絃歌擁子游。

寄上海諸友人

雙魚歲晚渡江津，笋飯菰羹又換春。棄印可望天上客，射書元屬海東人。天愁夜幕鈴偏急，桐暗縲藤鼠正巡。湖水萬重蘭芷隔，因君還上佩芳身。

戊辰廿有四日，尚賓時中，宿於園，夜大風雨，冰厚尺，詰朝得子甘北報，走筆遍諸友。

夢裏分明夢塞鴻，朝來便有鯉魚通。話深白楊三人雨，冰斷黃河一夜風。馬憊豈堪重蹀躞，鳥飛何苦辨雌雄。雲天萬里嘗嫌窄，恰作庖雞鎮日籠。

玉師挽章

師號棺以兩瓦甕，頓，駐蹕嶺庵中。

隻鞋葱嶺去三年，兩甕團團嶺箇邊。劫火只思將骨化，寒花依舊護人眠。我雖活在如籠鳥，子已瀟然作蛻蟬。安得騎牛天竺道，月明重話再生緣。

養生書成紀事與夢

注參同契成。家釜炊飯盡黃。夢小溪照如斗。大脫殼出嬰兒。已而復入殼。時尚繫。

黃梁換色道書成，紫甲更來夢裏呈。孝婦不冤終有雨，水禽持蚌一何晴。中郎贖命慳修史，叔夜濱刑且養生。見說漁翁馮一葉，波掀浪穩付前程。

某氏新園

買地鋪山引露濃，中縣洞壑亞玲瓏。抽將茵萑誰邊水，割取蓬瀛若箇峯。江左枯基宜別墅，襄陽落日醉山翁。花枝儘媚當尊客，莫辨金釵座上紅。

送趙大理

先巡撫貴州，
還擢大理。

纔聞歸馬駐雙輪，又見旌麾動去塵。廷尉由來須長者，武侯聊借服南人。昨經湘水洲蘭莫，今渡黃河岸草春。萬里波濤隨意挽，相逢處處有枯鱗。

綠牡丹

白牡丹姓張，名珍奴。
白牡丹姓張，名珍奴。
回道士教之修鍊。

牡丹綠者未曾聞，狡獪司花此弄新。漢水鴨頭教作帔，隴山鸚鵡未呼人。韓郎頃刻愁難學，酒罷逡巡醉可頻。不羨張家回道士，自拋紅粉鍊庚辛。

次蘇長公雪詩

翩如山舞玉人纖，皎似禪宗戒律嚴。姑去盡留雲母粉，客來只醉水晶鹽。正愁黃獨迷錢柄，故壓梅花入帽簷。埋沒遠山知幾許，且收螺子畫眉尖。何仙姑食雲母粉而仙去，予亦稍畫人物。

又

白糝堆寒沒曙鴉，姨家風急攪銀車。翻將灞水驢邊色，忽點孤山墓上花。何物黃冠滕六友，相思白舫戴逵家。今朝穆滿觴黃竹，笑指銀泥畫戟叉。

又

固知嫋嫋不勝織。亦有稜稜莊且嚴。劍底白猿塵越女。槎頭黑獐粉無鹽。冰初勢已寒千仞。霧後人多曝一簷。笑憶小姬誇黨日。可教輕試茗芽尖。

又

海上青山插髻鴉。海蛟輸織不論車。儘教一夜裁綃葉。那得傾都奈花。粉屐特停漁者棹。赤梢併付酒人家。蚨郎迫使劉伶去。忍別青旗燕尾叉。

青州贈羅礪研。副以詩奉答。

恭承錦字題文石。尙帶青州海氣濃。蜃影幾痕疑墨繡。雀臺萬瓦賤漳銅。醉來好蘸張顛髮。老去羞箋鄭氏蟲。應有紅絲螭匣底。宮鬢爭捧寫蘋風。

莫老至。豐矣。長洲人。向住杭湖墅。能詩。

幾度相逢莫丈人。幾年斷却耳根塵。新潮正險君何冒。舊雨重來話只陳。梅樹一堤通處士。桃花雙板閉漁津。詩名到處南金重。自歎工詩老更貧。

八月十八日。阿枳三江觀潮。夜歸示。

東來小港入湖枯。總直潮辰只大都。父老猶談錢氏弩。波濤終奉浙江符。一城菜熟須鹽急。百笠蘆長縛蟹麤。却問黃塵飛未得。祇言鹹濕滿頭顱。

又

聞道黃熊伯子宮，銀山銀海走銀虹。千花競蹙魚龍後，萬里長來日月東。河伯正驕秋水舌，非神亦弄廣陵風。蓮姬自愛潮多信，看弄潮兒欲嫁儂。

又

胡馬帆檣故不禁，鳴潮故避大江深。非關冰許淖沱合，信是緜高海浪沈。處處新粧邀步櫂，年年舊雪漲城陰。阿宣也鎖書堂去，獨曳青藜詠玉簪。

戲擬不往

白頭筭簿齋中坐，赤脚蓮花頂上行。九節閒將叩竹杖，一籌輸與老門生。邇來婚嫁盡酬債，此去風波任打萍。五嶽高頭誰掖我，肉身菩薩未身輕。

讀某愍婦弔集弔集云：愍婦之死非一端。最甚者：以姑章給其子不認其母。云少時乳母也。

媼鏡難教兩處明，空桑真見一兒生。噴乾口血鼻初大，綵落梁塵雉自經。寸骨嶸嶸爭壑雪，百吟風雨響窗晴。急須一本彈漁鼓，恐有中郎別唱行。

擬弔蘇小墓

一杯蘇小是耶非，繡口花腮爛舞衣。自古佳人難再得，從今比翼罷雙飛。薤邊露眼啼痕淺，松下同心結帶稀。恨不顛狂如大阮，欠將一哭慟兵闈。

聞里中有買得扶桑花者

憶別湯江五十霜。蠻花長憶爛扶桑。陸郎第爾知何等。趙尉栽儂定幾行。蜀魄啼空乾夜夜。猩魂搏血濕蒼蒼。狂香結態堪誰比。箇是愁兒醉後粧。

又

炎花冷蕊逐時開。當取當壚着處陪。海女纏頭雖絳帕。江楓落葉亦殷腮。千金知向何番買。一朵分簪破帽來。奪取胭脂等閒事。只愁兒女太安排。

又

篋齒奩螺取次將。長紅大翠儘蠻娘。闌干笑語腮堪譯。浣火衫裙焰未涼。白浪有緣陪賈客。江湖無伴醉檳榔。吾鄉惡熱連年更。帶得蒲葵上海航。

又

鶴林寺裏別袈裟。又幻扶桑到若耶。溪女惜香還齒茗。海人澆醉歇枇杷。似聞此地春猶雪。海上孤帆曉載霞。臘社少年貂帽上。簪紅莫忘遍茶花。

今來自嶺海者。云扶桑花也。予昔所見殊不類是。殆大蘇所詠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耳。花家剪雙頭見寄。始覺首四作之誤。乘酒漫成六首。以贖差錯。插硯水瓶。嫣然有笑語意。豈亦憐老人之衰眊耶。復取餘瀝澆之。當纏頭耳。滇蜀村歌云。披篋衣。打杖頭鼓。風流在何處。予擬答

鄉諺云。雪落長江裏。依舊化作水。何不落則雨。却要是箇底。底字鄉語。讀作以。不知花神有知。作何平章。夜見夢云。叟所謂黃連樹下彈琴也。

昔者曾憐佛桑賤。今來却見貴扶桑。天雞叫罷日纔上。海蜃樓高霞正忙。此時此花染欲醉。是株是朵茜成行。都爭茜頰堪千盞。誰問蓮花似六郎。

又

天喬萬里忘風土。天地中州若雨暘。面面燕支凌虜妾。家家蝴蝶過隣牆。已聞好事狂通國。會見名園賤洛陽。剩葉可醫蠶病不。大家春箔臥銀僵。扶桑蠶長七尺。子如燕卵。

又

扶桑一擲百樗蒲。賈舶槌蚨罄塗。萬鉢鉞鋤寧汝願。幾春爛熳爲誰都。盍從海島陪田客。故試淮泥可木奴。欲借邊鸞花鳥手。爲添王會百花圖。

又

翠幄青欄半面扶。烘脂炙粉照蒼梧。稍疑壇婦頻中酒。莫認昭君肯嫁胡。幸爾波帆收北指。慚余霜鬢對東塗。嫣然一笑如相問。儂是南鵬第幾雛。

又

媛紅滴滴雨名娃。插向磁瓶研水些。崔閣小紗縫杏子。石家大剪戛榴花。無橐可傾河朔飲。有儂堪老邵

平瓜矮檐破壁還愁汝。雨惡風狂燕掠斜。

又

將軍池館有王戎。何似扶桑到海東。過嶺風塵雙袖暗。際天烟漲一裙紅。細腰迴雪憎魔女。濃頰圍燈笑醉翁。寄語寒溫須着意。別來淚血尙溶溶。

寄吳通府以墨見寄

名成器。休寧人。時予初出。吳勳倭功多。在處有碑。

紫額舊映郡齋長。聞道額今亦着霜。去定將軍呵醉尉。生猶碑字滿襄陽。殘軀乍別阿鼻鬼。寶匣遙飛片腦香。近日東陵瓜好不。幾從炎熱轉清涼。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

魏家名德並恢恢。魏氏宗彝並偉瑰。既有貞觀丞相笏。復傳文靖鉅公杯。金螭百隻誇誰氏。火色千陶翠此枚。貫取隣醅賞新購。先澆一滴向西飛。

某君見遺石磬

泗上歸來動隔年。親提浮磬興泠然。一除梵版裁雲俗。再扣哀鷗遶竹圓。老去固難腰似折。貧來直到室如懸。閒窗重理當時架。數杵香殘客話邊。

賣貂

予再北。以贖文得貂帽領。敝其三。賣其六。乃不滿十五金。

市上挾葛塞眼黃。將貂往市不成羊。孟嘗一腋收狐白。季子千金敝洛陽。固是此方饒毒熱。亦窺生事正

空囊鹿皮破盡惟斑在。大雪關門擁壞牀。

賣馨 敬似多竹而鷄叫
振林每欲輒罷

貧來一石不能留。解贈王郎愧取酬。莊舄戀鄉聲自舊。金人辭漢淚長流。半肩荷蕢過門請。一葉師襄入海遊。寄語春秋休責備。後來能有此人不。

賣畫

一束丹青半贊詩。稍如吏部長安時。蕭條客舍彈碁得。流落人間作記垂。到處馮將臨腹估。傾箱拚共盡魚餓。臥遊忽奪正惆悵。壁隙何遮風太吹。

賣書 第三言已身亦將賣耳。況書乎
作音傲。僮書用便了券事。

貝葉千緡粟一提。持經換飽笑僧尼。僮書我亦王家作。偶散誰非大塊泥。帶草連年高纂述。巾箱一日去筌蹄。聊堆剩本充高枕。一字不看眠日低。

長至次朝

昨日涼雲絳色微。朝來南鳥北籠飛。一丸自弄元黃劇。百線爭穿傀儡機。小劫驚蹄撐路住。大人龍伯負將歸。何年妬復鞭為馬。數盡河沙未放鞿。

岳公祠

墓門朱戟碧湖中。湖上桃花相映紅。四海龍蛇寒食後。六陵風雨大江東。英雄幾夜乾坤博。忠孝誰家俎

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飯隔春風。

某君生朝抹牡丹爲壽。

道德因爲長久物。崇高亦是聖賢嘉。莫言白首疎狂客。也願朱闌富貴花。一研溫風輕散凍。數尖濃葉醉塗鴉。試教挂向西京宅。未許堯夫筭有涯。

十月廿二日園西櫻桃數花。便有蝶至。

令節初冬逼下旬。櫻桃數杪着花新。天寒翠袖宜深幕。日莫紅籬訝美人。小頰預施三月粉。微脂未褪昨宵唇。梨花定不開天上。百姓人家借小春。

又

夏寶每看當鳥盡。冬花何事向人妍。不堪憔悴行吟後。故弄陽春欲雪前。正苦白頭愁兀兀。誰家黃蝶過娟娟。杖藜立斷斜陽影。淚盡西風送菊天。

訪李响嶼山人於靈隱寺。

時被繫七年暫放。先是寓杭年。少暇則扁舟湖上。故有末句。

响嶼詩客學全真。半日深山說鬼神。送到澗聲無響處。歸來明月滿前津。七年火宅三車客。十里荷花兩槩人。兩岸鷗鷺渾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九月朔與諸友醉某子長安邸舍得花字。

時一僑友稍貳。故及之。時又值大陰溝道。

滿庭山色半闌花。觴曲交飛古俠家。肝膽易傾除酒畔。弟兄難會最天涯。不教酩酊歸何事。望到茱萸節

尙賒燭暗溝渾都莫慮。近來官道鏟堆沙。

某伯子惠虎邱茗謝之。

虎邱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舊封題穀雨。紫沙新罐買宜興。却從梅月橫三弄。細攪松風炮一燈。合向吳儂彤管說。好將書上玉壺冰。

桐鄉馮母

其子成進士。疏母節。

三遷近俎苦霜時。一尺殊恩湛露垂。自古男兒嬰白少。誰家嫠婦帝王知。高齋客飯寧辭髮。落葉寒機幾斷絲。見說仙郎棲海曲。更無魚鮓到塘西。

又

青史他年定幾行。太夫人傳在中央。不須竊藥居明月。自解將心結暗霜。片匣遠飛鸞字重。單雌親刷鳳毛長。羅敷雖老攜筐在。付與吳姬出采桑。

畫魚既作古詩矣。久之復得七律。

茲圖稍似少陵詩。微風吹雨出魚兒。尺梢詎許牛涔活。遠水何勞象隊移。是處有魚爭聚網。畫心無獮穩搖鬚。五侯刀几知多少。免爾爲鯖正在斯。

擬送巡演者

先君後先兩撫賊。敘勞僅得藥州府同知。不有名宦可祠耶。志可收耶。

握節新爲萬里行。何人不羨舊書生。一簪白筆襜帷冷。幾驛紅氍祖道平。清淨共推周柱下。糾彈交指沐

黔寧故家門第須喬木。何況先皇許世臣。

又

孟密土官爭寶井。臨安那大反狂酋。兩番並屬先人撫。一字曾無太史收。正值同袍巡此地。却嫌泥壁向高頭。況無杯酒爲儂別。安得怱怱絮所求。

過伯升宅玩骨董。而菖蒲尤盛。魚有紅色。有藍色。有玉。有錦。俱三尾如鼎。又有水晶四尾者。

菖蒲鉢鉢虎鬚抽。玳瑁盆盆錦鯽浮。衰老一塵幾不染。小兒百件欲拏週。言歸肯問遲和早。再到寧知得與不。落日青山三四點。幾回舟子促回舟。

雪中移居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來移迫莫冬天。破書一束苦濕雪。折足雙鑪愁斷烟。羅雀是門都解冷。啼鴉換谷不成遷。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頭無酒錢。

又

高雪壓瓦轟折椽。跋凍移家勞可憐。長鬚赤脚泥一尺。買傭呼酒賒百錢。饑鳥待我彼簷外。梅花送客此窗前。百苦千愁不在念。腸斷茫茫黯黯天。

送婁某丞丹陽

乃祖御史

吾兄聽馬後昆賢。今佐鳴琴倍灑然。雙杪長松廳事後。三吳流水大江邊。應憐道路疲迎送。莫買鱸膾糜

俸錢他日相過莫相忘。金山頂上酌清泉。

錢王孫餉蟹不減陳君肥傑酒。而剝之特旨。

鰕生用字換霜螯。待詔將書易雪糕。併是老饕營口腹。省教半李奪蟬螬。百年生死鷓鴣杓。一殼元黃玳瑁膏。不有相知能餉此。止持蠶脯下村醪。文待詔却唐玉黃金鰕笏。而小人持一筵。蘇索字。內之。

答嘉則

十年讒一問平安。只尺渾如對面看。舊日詩評雖有價。近來公論孰登壇。百年忽已嵒岷暮。一齒時崩首藉盤。臘雪秋潮同馬日。何人不道是金蘭。

詣五洩。驢上口占寄駱懷遠。

勝賞猶縣百里堤。蹄僵路滑不勝泥。溪山待客寒雲外。雨雪逢君楓樹西。束帶豈難官自懶。尺箠不重老能提。何由共鬱蒼苔上。指與諸峰一一題。

九流

九流渭也落何流。戴髮星星一比邱。紅袖曾酣樓上舞。黑風仍墮海洋舟。儉醅畢卓生爲酒。辟穀張良死在留。每枉尊壘思一報。幾時將轄井中投。

雞聲

雲中丹竈伴神仙。亦有棲遲高樹顛。向夕旣來迴客夢。凌晨特去曉霜天。韻飄籬外雉俱集。頸漲花前繡

愈圓不似吳門塘上鴨。只將名姓向人宣。

蛙聲

陂塘科斗書猶易。海國侏儒譯較難。草際不知何物語。燈前直聽幾宵闌。榴風爲遞愁蛇覺。梅雨交喧亂鴨欄。五寸卽且留不得。令人爲爾發長歎。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餐。羸眩致跌。右臂骨脫突肩。自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後行。茲也感仙壘之易賊。羨令威而不肯。橫榻哀吟。輒得二首。

澤國秋飈海色鮮。飛騰無計只頽然。雙棲入夜遮烟獨。半影拖花寫雪偏。衣袒右肩慵梵客。柳生左肘任皇天。可憐獨剩滄溟氣。乞與昂藏步榻邊。

又

欲鳴不鳴拍不禁。況復蒼蒼萬里心。舞袖今餘兩垂手。曝衣惟障一邊陰。不辭搖拽將池遠。似解蹉躓照井深。傾國捧心翻所貴。一庭欹影換清吟。

建陽李君寄馴鵲。俄殢於野狸。信至燕哀以三曲。予四畜鸞而輒敗。其一爲廣東陽江楊氏所遺。一從少保公行闕分諸虞績。一爲錢子兩詩。此則李所寄。並閩產也。

○杜甫詠鸚鵡。世人憐復捐。何用羽毛奇。雍陶詩。秋來見月興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鷗。
魚鳥尋盟未許同。冥棲誰復伴龍鍾。荒欄取食曾呼掌。繡尾迴霜罷掃籠。老去逢愁消不易。秋來見月放成空。定知此夜魂游處。多在武夷山水中。

又

素姿馴態碧山空。劇爪貪涎一飽充。殘粟幾乾遺甕水。落花時起墮毛風。千里提攜兩蠻嶠。四迴象養一飄蓬。將詩換得胡家者。向後不知何所終。

又

憶昨含悽下主庭。殊方遠嫁儼姬嬴。正憐妙羽搖孤雪。忍爲饑饕爛一腥。草色應枯武夷道。書聞亦濕建陽纓。情鍾此輩非關癖。猿鶴年來一壑情。

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

名園樹樹老啼鶯。葉底孤花巧弄春。已拚濃陰渾覆鳥。獨留殘豔尙撩人。青樓百座迎桃葉。翠袖傾宮捧太真。記得隴西長吉語。斗筲如海爲朱唇。

王鄉人尋二十年之父櫬歸自衛輝合其母壙

寄埋叢塚北邙同。有客求尸萬莽中。白骨兩鄉兒得父。黃泉一笑媼迎翁。淚餘指點居亭老。血盡歛函夜壑紅。千古燈檠歸櫬事。莫論眞履總輸儂。

賦得漁人網集澄潭下

紅椒碧鮓數夔州。百網家家白鷺洲。柳外鳴榔喧隔浦。夜來燃竹滿中流。長鯨未必愁連弩。公子仍煩餌一牛。提向酒家都葢葉。可憐無計避鰲油。

十七夕宣城中遠溝皆流水。至是冰咽矣。

銀帶邊兒駿馬馱。西墻倒酒劇懸河。高松入座無人對。明月當杯奈夜何。此際鄉心愁不少。滿城流水響無多。東房老衲憐牢落。夜夜來吹鶴打鵝。

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

千金不惜買鳴箏。萬斛魚鹽水上行。幾度烟波愁日暮。半程風物趁天晴。西郊鶴鶴摩雲入。東道舲舫晚飯迎。笑指紅霞如有意。乾衣騎馬廣陵城。

書劉子梅譜有序。此予未習畫之作。

劉典寶一日持己所譜梅花。凡二十有二。以過余請評。予不能畫。而畫之意則稍解。至於詩。則不特稍解。且稍能矣。自古咏梅詩以千百計。大率刻深而求似。多不足而約略。而不求似者多有餘。然則畫梅者得無亦似之乎。典寶君之譜梅。其畫家之法必不可少者。予不能道之。由若其不求似而有餘。則予之所深取也。急撇一過。不必跨驢向灞橋。而詩思飄然。於是呼管贈典君。書舊所贈二幅使吟之。典君試吟。果亦不必跨驢向灞橋。而畫思飄然。更掃一枝以歸我耶。

曳裾纔謝楚江蘭。却寫梅花贈歲寒。馬上不殊新折寄。雪中又少舊年看。影從棘畔墻俱白。挂到宵闌月倍團。分付東風好將護。他年山館障闌干。

又

江南風物在新春。筆底生花幻水村。似月付將千片影。因風欲動一窗痕。逢人固是難攀折。入帳還應惱夢魂。笑殺朝來無粒米。呼童捲向市邊門。

送某之太倉

吳中曾客幾經年。此去書帷得主賢。潮認舊人頻到岸。燕穿新柳特迎船。蘆芽白白河豚上。梅雨昏昏海國眠。應憶越山籠鶴在。長於月出叫孤圓。

將牧羊庚戌元旦筮之得明夷之上六

入地登天兩不妨。從來作戲在逢場。門前晝靜堪羅雀。城上春深好牧羊。披褐家門孫令尹。入山經紀卜中郎。已知此意無人會。閒坐看雲點太陽。孫叔敖事。見史記。余先子宜歸。家甚貧。故引用其事。

元夕休寧道中遙憶鄉里

陌上雙雙結袂頻。翩如飛燕蹴輕塵。一年樂事花流水。幾夜他鄉月照人。驛路酒家留去馬。溪橋梅色弄新春。相隨惟有孤龍劍。會向囊中笑客貧。

賦得清秋落葉

白帝乘秋乘素蜺。青娥挾露弄風威。榮枯不敢違天意。搖落偏當寄客衣。大漠霜淒隨角散。孤城月白伴砧飛。鏡中不久繁桃李。愁殺秦川織錦機。

清風嶺

赤霞城畔女郎身。曾將羅袖障胡塵。半巖竹淚猶啼月。一水菱花解照人。那取藥砧還破鏡。祇持完壁碎強秦。江天風雨來何急。似覺詩成泣鬼神。

焦山

樂龜死於牛觸。實
事也。道人言之。

徵君祠廟碧山隈。僧舍中流面面開。全楚客帆遮浦下。廣陵濤色漫窗來。曝龜何事當牛觸。養鶴翻勞刻石埋。隔取深泥題不得。空持黃絹立磨厓。

林先生遷教瀧水

特將一鐸嶺南行。水郭山郵路幾程。方爲郡人教弟子。又從海國領諸生。石中鸚鵡當泥迸。帳裏桃榔入夏清。莫以遐荒頻作念。古來誰不重端城。

讀易園詩。應一仕人之索。

爲園讀易幾盧都。歸藏連山盡野狐。大過久無仍假我。絕韋猶在儘伊吾。百莖善草龜相守。一角梅花鶴自呼。曾與京焦相問難。至今記得石渠無。

馬策之奉母住鳳凰山下之水樓

鳳凰山下遠清流。策也迎親住此洲。正好敲冰求尺鯉。倍宜垂雪飯高樓。月中醉客搖船夜。露下聽蟲助竹秋。何日細鱗隨網得。招予沽酒柳橋頭。

狐裘

裘被除。雪夜苦寒。取
信國文公集節之。賦此。

狐裘除去止三金。大海投魚兩歲沈。鷹馬趁風嫌未急。簪堦負日苦長陰。欲聞未必如金石。肘見真應捉
飯襟。猶喜雪宵看信國。髮衝冠頂汗淋淋。

歲暮夜雪。招二王詩人。齧果小飲。

二王二王來何難。榼榼清醑頓欲乾。何處王門無短絀。最難客路是長安。齧鹽雪慘充瓶立。蔗藕霜消飽
膈酸。四海論交頭盡白。至今膽落醴交寒。

青藤書屋文集卷八

五言排律

宣府槐龍篇 有敘

宣鎮開府之西有槐曰槐龍高不過丈餘圍亦未匝兩把而廣圍如蓋糾枝如龍蛇重不可勝支
柱以數十可擬五楹屋之覆盛夏葉生蒼赭窩撲又若龜穹而鵬下語其奇蹇非特一世所無卽
鄧林見之亦當卻避而偃也然所云丈餘者榆樾耳而頂折處始爲槐相傳毅皇帝幸此中人所
接以植者或云文皇予視之非百年中物云文皇蓋文皇數幸此以討不廷行殿當槐處意槐植
其時殆然耶舊爲某參戎宅圃以其所從來如是也久之不自安迨今吳鎮公至則曰是地爲聖
祖臨御以平定所不可以私準其直贖之遂稍新其構用以備講武饗士予過鎮公與萍逢者數
人憇其下少焉榼至爲數酌起步稍北得曲甃似以浮罍而涸不流問水得古方井去槐可數十
步汲以漱冷不可銜以其甘也勉吸焉始悟水木母也母殊而子以凡理限可乎以此推之未百
年而成是植未爲不可信也

大樹將軍號喬松大夫封何如茲茂蔭宛爾作深籠目目尖成兔條條結綰龍乘涼翠葆颯撐暑碧油烘
開府何年買天王舊物鍾賓觴飛遞外塞略坐籌中鵬翼垂天下龜裙覆海穹柯南蟻壘國莖北乳方泓

的的朱門照，霏霏綠霧濛。干雲榆所接，影月桂能通。赭莢承新蛻，青絲斷墜蟲。五楹圍廣廈，百柱卓雄風。大漠馴驕子，長城屬令公。一枝陰虜馬，半葉掃邊烽。矢石無忘備，尊罍稍可從。先朝勤灌溉，後代倚幢纒。虬擬皇情悅，黃猶御氣蒙。長陵如可作，願柱大明宮。

水仙

棄粉當粧匣，拋脂落茜坡。黃姑插金雁，織女洗銀河。敢以人間色，來方天上娥。借烟行作雨，不黛掃成蛾。渡海羣騎燕，橫江或跨鵝。盈盈素羅襪，泛泛綠鱗波。剩馥迷湘芷，餘嬌付越荷。兔房秋杵藥，鮫室夜珠梭。道子描難似，非烟繡不過。張顛狂草筆，塗罷一高歌。

萬曆二年翰林院中白燕雙乳輔臣以獻進兩宮並賞殊瑞聞而賦之以在玉堂故四句云

白燕自何方，雙嬌乳玉堂。若非翻向壁，只道斲從梁。易許青藜映，難教黑扇藏。宮釵今兩隻，巷口幾斜陽。並語栽薇處，交栖視草旁。春情堪與譯，秋翮好填潢。御水沿溝岸，名園隔苑墻。穿花雪片疊，落絮剪刀長。遞拂宵麻素，爭搖曉禁蒼。隨珂迷賈至，遮字冷孫康。未及郊謀候，先歌命鳥章。兩宮看帶笑，萬乘盼生光。或向罨恩度，閑馮女寺量。江南來舞苧，海國墮綃襦。哺蝶欺殘粉，捐蜂糝嫩黃。古詞卑苜蓿，新曲斷滄浪。出入皆清禁，差池半紫房。姬姜紅線繫，姊妹縞巾揚。巷咏偏諧諠，廷裁必雅莊。冰霜俱入句，咀嚼總生涼。飲啄如知介，飛鳴迥不常。瓊瑤報聖主，文彩伴仙郎。自古生賢佐，多因爾兆祥。試看今稷契，還舉舊虞唐。

送史叔考讀書兵坑

連歲庶飗久。茲晨伴侶稀。百觥澆鶴卵。一硯匣蠶磯。漸到鳴灘岸。微穿聚葉暉。窮經朱簡斷。搦字墨光肥。霜白與雞早。茅紅掣兔飛。逐時文股麗。入悟習心非。水遠緘魚斷。山深肺獸晞。客來供鹿臠。雉下警羅扉。竹筏何曾攔。就元自不歸。

觀浴象

昨一象忽狂而奔。折廟門之關。又轆耕絲。持荷筒吸酒。名象鼻飲。

帝京初伏候。出象浴城湍。乍暎長壕黑。時滔巨浪漫。有顛皆積垢。無尾不藏瘢。出沒漩渦口。崔嵬堦岸端。巴蛇吞未下。澀石浸還乾。決盪簾泥落。吹噴細雪殘。鼻卷荷屈水。牙割藕穿瀾。逐隊趨蹄易。呼羣拭背難。秣芻斷養習。滿刷羽林官。並是生殊域。同來飼一闌。不爭儻力大。共荷主恩寬。帶濕驚鈎鐵。攜涼臥葉攤。龍驪心不畏。鼠豕額何攢。昨日誰狂走。今朝爾頓安。從茲須自愛。莫更損闌干。

和葛景文

十丈高垣地。團團遶棘柴。青天縣鮒涸。黑洞鎖龍乖。不以無窮變。來發有盡懷。提壺向前去。付鏃許渠埋。每剖遺魚素。翻思去鳥偕。真成秋落羽。欲插上冲骸。

抱琴美人圖

身去盼猶轉。抱琴何處來。定知清夜裏。去聽長卿回。細細腰宜舞。輕輕步懶催。睡濃粧略淡。性慧相多猜。眉下波含柳。顧心風落梅。對人蓮欲語。袖手藕藏荄。浣水傾吳國。爲雲到楚臺。帶飛修曳綉。珮響細衝瑰。綠帳愁單掩。朱唇似善談。冰絃寫離怨。洞閣遠隨厓。曉戶玲瓏啓。春花次第開。相將折芍藥。掩映過莓苔。

蜀國倡嬌辭。河中色妙雀。試將同佇立。正愜兩徘徊。宮髻髮一尺。明珠環兩枚。自然宜淡掃。故不畫烟煤。或薦珊瑚枕。如傾玳瑁杯。息芳將近近。粉膩愈皚皚。按曲迴成雪。微車響軼雷。翟衣真帝也。苻菜合悠哉。篋篋傳麗玉。琵琶伏善才。何如鼓流水。真若遡沿洄。別鶴引如弄。求凰調轉哀。有人於座上。奈爾隔屏隈。採藥人閒阮。遊仙者姓裴。不言偶襄漢。定說見天台。巧笑金難買。多香玉借胎。繡穿新樣領。綬結古文鞵。皎似珠遊浦。清如露滴槐。採花棚上竹。鬪草砌隅臺。約伴攜雙手。懷人在兩腮。鴛鴦何處覓。鸚鵡有時按。增減俱難中。短長元自該。趙妃宅裏妹。宋玉里中魁。宛爾凝如望。嫣然乍可俛。臨波卽帝子。食肉亦蓬萊。懊惱思金谷。闌干哭馬嵬。流波與流態。令稿復令灰。絕代誠難得。瑰姿理莫推。如斯洛魚鴈。毋乃夢蛇虺。俠客氣何壯。佳人棄若隕。將來換駿馬。期在得高駮。艷冶非不愛。縱橫良有材。從他形島島。不戀志恢恢。淩雨難爲案。爲屏併作傀。麝香新熟餅。獸鼎舊安能。茲畫何人染。錢塘漆子裁。拂暎驚臥榻。助腕汲新醅。持過西陵下。因啼蘇小堆。青松惟下鳥。紅頰已成煨。潮長日初仄。春深草漸莓。山家時嚇犬。捕雉又張罍。上下鳧鷖沒。擎拳翡翠毳。物華迅流轉。顏色總塵埃。處女元吾守。明時肯自媒。有時求柱栝。不信舍徂徠。忌嫉生宮闈。芻粱飽鴛鴦。祇聞饑婉戀。不見斥鴳墮。戲論摛多韻。談虛遍九垓。性空色不着。養致體逾頽。旣已成圖畫。其何忍剝摧。屏圖裝已匝。花月任爲災。書舍瀟瀟影。奇花一一栽。對卿長比並。願彼獨澆培。風颯羅帷裏。蟲鳴玉砌陔。此時漢武見。又道李魂迴。

先除夕二日雪甚如嬰兒次日迎春

臘盡接春將。孤眠枕被涼。朝興驚六出。午晏俛千筮。兀坐愁空甕。羣栖塞壞墻。搏酥幾鶴卵。絮柳未鵝黃。
堪取爲毬打。行看挂齒僵。明年從大有。連歲卻餘殃。見說開元寺。重新古道場。一髡擔化主。十殿敝閻王。
猶記迎春昔。長顏此地觴。解姬捐誕馬。蠻子襖綿羊。樓角嬌波聚。亭椒嫩采粧。百墟忙酒保。四郭擠村娘。
獸圈攘牛土。蟲枝試鳥簧。不知今日賞。還有此風光。

畫坐草栗鼠

鼠有能跳者。名因嗜栗傳。兒童袖裏串。松檜頂尖懸。寫躍難爲逸。描蹲易犯妍。臀肥隈草煖。尾大刷瓜圓。
叫喚孤雌別。銀鐺舊伴牽。坐思禁一飽。暨產大如拳。

雷

列缺儼睢盱。緋冠絳褲襦。礮礮鮮舌哆。烟焰漲天嘯。侍從排焦額。槐檀塞太虛。光中藏栲栳。麥處借旂旗。
雞吐朝官綬。龍逢海豨驅。阿香開鏡數。玉女笑壺輸。好作王戎眼。休曉李勣鬚。滅明難捉摸。搜索愈逃遁。
或見焚鱗尾。徒聞遶斗樞。金蛇穿雨割。赤兔駕雷屠。煨燼乾坤赭。飛騰日月徐。閉門遭斧鑿。馮塔養蜘蛛。
鐺斗何工煨。硫砒若帑儲。旱乾於閃魘。冬蟄伴泥豬。萬瓦穿如瞰。孤窓熱欲糜。滄威神鹵莽。僥倖鬼挪揄。
昨夕狂傾潦。羣靈儼聚誅。彌霄紅落燕。罄海白跳珠。但劈梧桐去。何曾打卽且。雷火如燕。夷堅志。

芭蕉花

芭蕉種四年。華蕊發茨檐。玉蘭爲媵姊。木筆是曾元。十一齊蓮菖。尋常類馬肝。拆難劉海蚌。瓣厚落河蚶。

香色無非斂。蜂窠有自開。古粧蠶婦出。立馬使君寒。春久枝俱果。霞長鴈正還。寄書蘇蕙老。挾扇婕妤孱。我昔南過嶺。蠻多種在田。實甜藤俎上。絲冷葛機邊。和荔燒天紫。同椰蓋海炎。別來頻屈指。禿後止餘顛。不道孤亭畔。言抽徑尺圍。逡巡無術致。描寫恨才慳。太華尖崩半。平原顛脫剝。鹿遮樵者夢。魚枕美人丹。苦少榴枝泛。珊瑚奉倚欄。

子侯芳園王瓜駢秀傳聞遠邇快觀咏歌附驥非才續貂聊漫

老後圃聊便。栽蔬夾芋田。壞轡牽遠井。破屋傍隣椽。脫帽當茶竈。持劔掘笋鞭。忽來新莫逆。幸忝舊忘年。卻說渠家圃。如承帝眷憐。瓜雖非五色。蒂卻領雙圓。杵向秋砧挂。旒添曉纒縣。攀胎咽并紐。蝨尾鼻俱穿。自是生成偶。非關造化偏。瘦孤羞杜預。面對儼庭堅。未羨三眠柳。那論並葦蓮。嬌黃濃鬢卸。淺黑撇針綿。花謝知誰後。藤升許孰先。客歡浮白賞。婦喜用紅纏。野鼠分行抱。墻蝸別隊緣。霜時爭畫捲。月令特書傳。楊尹詩幾首。柳州表一聯。合歡光簡策。內履慎周旋。駢拇從來賤。重瞳自昔憐。馮他閒估校。何處定媼妍。

宴游西郊詩 有序

去郭不五里。有名園焉。喬木蔽空。流水遶砌。望之如錦。屏幾折而花蟠。就以攜尊。亭兩區而罽矯。迨若珍果。纍纍貫珠。蔚矣蒼蘿。飄飄結幄。鳴禽調管。半是黃鸝。飛蠅怯冰。全投綠蟻。待羣公而未至。適微興之孤養。大白屢浮。爰揮紫兔。雌黃無事。聊就黑甜。乃若蒟醬木堯之云。無非實事。朱卿侯家之引。並非虛言。舉其尤者。他可知矣。園樹有白櫻桃。

艾候當龍舫。萍蹤集鳳城。凌晨催邸飯。乘暇出郊行。短短蒲抽玉。交交鳥弄笙。辭幃排擁蔽。並馬得崢嶸。
碧岫紅雲幻。磁壺白雪擎。候賓賓未集。顧僕僕頻傾。菡萏何方至。胡桃撲地橫。騎龍排木凳。剪虎綴冠纓。
綵扇臨杯寫。蒲團就几馮。甲蔬香百種。根撥秀千英。菡萏含冰腦。櫻桃滴水晶。胡蜂俱仰蜜。家鷓半棲羹。
熟果從枝摘。穠花得葉清。看餘錦綺色。聽斷轆轤聲。買竹金千鎰。溫瓜火一星。鈎彎遲桂魄。流曲擬蘭亭。
菱藕堆盤雪。蠅蚊避席冰。江南渾縮地。塞北總怡情。折簡招羣彥。聯牀勝百朋。來希主情懶。別易客心驚。
折柳條餘幾。牽衣淚鎮零。舞腰寧自賞。歌曲遲農聽。日炙嫣紅袖。風狂散綠萍。盆供春色滿。篋展晚涼迎。
茉莉簪紗帽。玫瑰裊醕觥。習池淹席幕。金谷較輸贏。可惜朱卿去。偏當赤地晴。錦帆風不進。玉笋月誰磨。
孤悶當蘆發。頽軀倚樹撐。長空生咄咄。懊緒付娉婷。得意才俱雋。相如賦擬成。吹噓真俗話。放浪自浮生。
毳透飛明月。山來匝翠屏。歸鴉分坵掠。餓馬望芻鳴。入郭斜榆影。迴鞭指柳營。侯家銀燭朗。客座綵簾明。
貝葉書難譯。蓮筒吸判醒。轄沈驚座睡。樓迥景陽勻。朝馬搖鳴佩。升烏影畫樞。百川如變海。重此醉長鯨。

張氏子黃鸚鵡

見說黃鸚鵡。西來自氐羌。色今分間正。天與改文章。竟奪春鷗羽。全爲漢鵠翔。能言猩敢並。借染蜜初房。
稍挂楊絲亂。聊慙菊瓣張。金釵翹衛女。紅豆惹蕭娘。惱燕依人紫。愁鷹掠兔蒼。香拳開鏡爪。妙影閃銅梁。
江夏埋詞客。秦山問上皇。赭袍雙映淺。芳草一洲長。夢兆呈妃子。琵琶喚海倡。性情胎戊己。音韻合宮商。
百鳥窺應噪。孤凰見必傷。未能求一友。差可哭三良。老病渾如昨。新聞喜未嘗。借看如可許。香稻當茶湯。

後開鸚鵡眼系直度兩眶人可洞視。

雙瞳穿腦過。對面兩菱花。琥珀鑽松竅。琉璃釘扇紗。隔顛孤碧炯。橫準一梁加。飲啄千峯物。雌雄萬樹家。回頭忽不見。交睫夢成賒。摩盪晶初日。玲瓏射落霞。照拳明厥腦。夾喙影姜芽。戀月匪寒暄。啼烟淚澁沙。端州鸚鵡研。蠻郡石榴砂。睥睨雄生怒。迷離媚作邪。傾城秋水願。阿堵虎頭誇。認客休青白。韜光混瑾瑕。如憐蔡家女。分鏡葬琵琶。

題宋刻絲蓼花立鳥圖

江上深秋景。偏於蘋蓼妍。娟娟啼葉鳥。淡淡入村煙。生色渾疑畫。微絲卻是牽。精時愁呂紀。妙處失黃筌。久挂方知定。初驚只欲翩。天孫無限巧。乞與世人傳。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予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手畫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十韻。卽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逡巡起。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

夢中所記者秦雪。覺無據。嗟呼二句亦強。真夢中語也。

太白高秦雪。材官選漢都。西磼非遠物。冬狩是雄圖。冰溜蹄兼滑。花銷毳結酥。逐方餘狡兔。烹豈遠韓盧。羽搏紛迷素。毛燂糝共疎。一聲非口吠。萬壑徧鷹呼。馳影爭飛散。蹲身卽守株。窮搜寒愈急。凍尾煖微濡。固取矜獯獨。還宜解網罟。莫教將耿雉。文錦碎模糊。

青藤書屋文集卷九

七言排律

上督府公生日詩 井序

嘉靖己未秋九月廿有六日。恭逢督府明公之生辰。於是文武吏士及鄉大夫士。若者舊賓客。以公自鎮撫以來。功在東南者實大且遠。乃相與各抱其所有。以爲公長久祝。而公於今年春夏之交。受諸道告捷之後。奏凱天闕。戢兵海隅。民物熙和。旬宇清廓。惟茲嘉誕。適屆其時。莫菊交芳。天日俱朗。旌旗應爽氣而彌肅。鐃吹協商。颺而並遠。慶者雲集。萬衆一辭。比之往昔。益爲隆盛。某小子叨沐寵榮。間嘗一佩筆操鉛。以奉侍幕下。雖恐賤少文。不敢自附於衆人之後。至於仰清光。祝久遠。其心固無異於衆人也。謹撰長篇一首。凡百句。奉伏門下。以充獻壽之禮。自知拙陋。無所發抒。然慕戀恩私。忻喜盛事。自不能已於言耳。

遠曙輕籠海色蒼。涼颺新薦菊英黃。清秋此日逢華誕。繡襖當年遠異香。地與人文增氣象。天爲王國產禎祥。壯猷未老如方叔。祕略曾傳似子房。初捧兵符分虎竹。再銜使命馭龍驤。森羅島嶼諸夷會。鉞鑰門庭一面當。刁斗不傳人自樂。牙旗欲動勢偏揚。雄豪定遠遙辭漢。寬大汾陽近在唐。管領華夷新士馬。掃平吳越舊封疆。曾先突騎重圍裏。親式鳴蛙大道旁。已遣嚴兵營細柳。更教長劔倚扶桑。三承寵錫恩何

渥一受深知德愈光。定有姓名題御辰。每勤賞賜到遐荒。千齡素質雙麋鹿。五色奇毛兩鳳凰。國有昌符
臣協吉。家承嚴訓子徵良。田單下狄親鳴鼓。姬旦居東久缺斨。屢觸欽炎辭羽蓋。轉巡郊野憩甘棠。軍中
作氣頻投石。陣裏籌機捷探囊。敵日轅門標大纛。浮天水寨集餘皇。雕弓並月名繁弱。寶劍衝星出豫章。
幾處名香迎馬首。數羣長鬣夾車箱。量兼滄海涵諸島。身作長城障一方。萬里星辰羅北極。百番貢道出
東洋。曹彬賜劍權偏重。庾亮登樓興合狂。引至偏裨堅誓約。邀還賓佐據胡牀。鯨鯢久已封京觀。翡翠行
看出越裳。詎止芳名流簡冊。還將偉績著旂常。功成淮蔡應趨闕。路涉燕齊好待糧。將相位兼勞出入。君
臣道合致平康。山城令節茱萸發。高宴華軒錦綺張。日照花明諸樂作。風吹帳啓衆賓藏。鶴鳴流響聞天
漢。芝燦浮光到羽觴。競取良辰占上壽。復欣嘉會嗣重陽。樹聯月桂輝光蕩。斗近天河挹酒漿。黑齒呈歌
須譯問。文身獻舞傲專場。地連玄嶠仙常集。候傍黃鐘日漸長。共以精誠抒華祝。況兼佳麗屬錢塘。鰕生
本住山陰里。浪跡疑乘海畔航。城下釣魚懷漂母。堂前結客憶周郎。未逢黃石書誰授。不墜青雲志自強。
抱玉已憐非楚璞。吹竽那識動齊王。幸因文字蒙徵檄。時佩管臺侍瑣廊。綦履東西魚共麗。戎衣左右鴈
俱翔。縣知陳阮時游魏。豈乏鄒枚並寓梁。博採燕昭期致駿。曲存宣父愛非羊。衆人國士階元別。知己蒙
恩心所量。自分才難堪記室。人疑待已過中行。構成燕雀猶知賀。報取瓊瑤未可償。偶值高門挂弧矢。且
廣小雅賦桑楊。卻慚未協宮商調。莫並當筵巧奏簧。

奉侍少保公宴集龍游之翠光巖

命與沈嘉則同賦。時有閩之役。

樓船幾日下錢塘。勝地臨江綺席張。虎帳山開蘿作帶。龍潭水積劔爲光。芳羞自出船窓底。妙響偏宜舞扇傍。日暎桅檣兼樹密。風吹絲竹裊雲長。漁郎賈客停何事。桂楫蘭橈渡不妨。暫脫錦袍懸翠壁。忽抽彤管拂青絳。閒中國計籌能悉。醉後兵符發更詳。寶馬嘶羣行雜錦。紅旗懸的射穿楊。霜前下葉沙俱積。雨後殘碑藓更香。野曠牙官分作隊。林疎甲士補成行。松杉借翠連幢碧。橘柚分金映甲黃。羽扇周郎臨赤壁。輕裘叔子在襄陽。庾樓無月人猶往。郢幕開風客不藏。遠眺非關耽麗景。雄心先已到遐荒。建溪露布風雷急。淝水兵威草木揚。卻與從行諸幕士。維舟九曲泛清觴。

數年來南雪甚於北。癸未復爾人戲謂南北之氣互相換。似賈人帶之往來。理或然歟。邊塞不易雨。而今每潦十九韻。

陰陽北去隨南客。雨雪南來自北天。雨爛胡弓知幾歲。雪高越瓦已三年。偶然盡海迷邊鶴。不是登橋聽杜鵑。吠犬從今無一處。喘牛必問有諸賢。明明日向彤霧暗。杳杳瓊籠紫霧懸。羲氏輪齊埋壁屑。滕公河水瀉銀錢。鈺鋒插戟包難見。深窅穿泉粉愈填。萬里蕭條皆井邑。千家凌奪失園田。疑花宿誤羣歸羽。折竹真摧幾個圓。鼻醋穢寒先慣吸。羹鹽調劑未堪煎。傾危作兔當山頂。搏控成獅向日邊。借皎肥身灰象飽。吹柔害物素猫拳。綿針絮刺俱叢棘。玉瓣銀筒假淤泥。陽德盡闕閭闔上。陰威直到祝融顛。華亭羽翼漫天久。上蔡鷹盧獵野偏。伍員江長潮正怒。三閩沙白骨新捐。稀如尸蠶穿雲去。細似蠅蠅點蠶旋。急舞魚鱗明屣跋。繁遮蝗陣暗霄霏。袁安臥苦僵猶得。解縉尸埋醉可憐。萬事豈俱埋得盡。有時終露燭髓冤。

次夕降擗雪徑滿鵝鴨卵余睡而復起燒竹照之八十韻

把炬循除立斷藜。鴉驚彈雪宿印低。終宵有許垂鵝伏。片刻應能沒馬蹄。一一劈分舒闊掌。團團捲擗碎。霜梨紅場盡海毬。爭打白鷺橫江荻未栖。崩屋塌簷支正急。窺窓入竇倚相睨。後飛輕薄高難下。先引威稜道且齊。隔歲窖藏猶蔽覆。羣兒想象入狻猊。瓣觚出六摧桃李。瑞舛過三黨稗稊。博浪金椎狙擊遍。彌天白纛殺機提。鸞髯鵠赭吹毛盡。竹哭梅啼到骨披。穿重解深三窟兔。侵多不剩一丸泥。暗隨鵬翼長沙拍。亮誤雞司短曙啼。灰燼挑殘寒夜火。袍誰脫與故人梯。流蘇旣縞堪鈎挂。粉的渾綿向鏡低。風絮謝娘難可擬。烟蘆艇客幾成迷。公孫被襖涼如鍊。子母蚨緡瀉若澌。獸徑易漫麋散跡。獵弓難放麝香臍。巖巖俱周處南山額。蠹盡蘇卿北海羝。蛟室百窻簾蛤蚌。羌胡一國水玻璃。饑脾苦逼長安孀。酸鼻寒凄宰相醜。葉尹如捐棺可玉。麻姑未老海堪梯。洪厓走汞流松外。穆滿量珠賞竹西。綠鬢取裁鬢髻樣。金釵都換柰花鏡。儒齏瓦甕鹽艱糝。俠噉屠門蒜太饜。蝙蝠假仙搖石乳。蟒蛇馮膽攪銀堤。將紉作蓋俱成羽。取綴爲裘盡是鷹。鷹隼擢身功奪狗。牛羊埋角罪歸騾。軒轅鏡色飛橋頂。歐冶鐔霜掣劍谿。蕩樣乾坤成玉合。紛紜翳膜刮金篦。楊妃暗粉元宮發。卓氏綦巾皓首齊。此際胡雲黃滿塞。當年梁簡赤曾題。霧微未必清鐘磬。灑急如堪付鼓鞞。紅袖共斟將共若。錦囊須佩卻須奚。寒郊瘦鳥吟成塾。煖肉肥肌屏作閨。漸離荆卿僵易水。趙王代娣冷摩笄。瑤枝上漢參雲霧。銀鬣行天睹駃騠。併是凌寒貞歲柏。不同趨熱媚權桂。親淹上國裘曾敝。眼見金吾騎總緹。盡領熊羆供掃拂。別從雉兔較罟罍。高培糞梗團成菌。柔做山毛嫩作蕒。

宵慘睚眦夔罔兩。塑嬌咽項女。蝓蟻粧塗恨。少施肌髮。刻畫爭先解佩。鱗何事。井噴煩蜥蜴。祇馮陰焰。魘虹霓。瓠犀璀璨排。燭齒榴子。齟齬墮老靨。解襯紫駟鮮豹。憤俄穿翠瀑。化貂桂宮。奩鏡煖。因椒瑾塞壁。刀斜謝鷓鴣。木稼怕官謠。雜譏草乾愁。牧馬頻嘶。媧皇煉石。霄猶漏。帝女燒鉛。杼懶擠。凍雷尖持燕。七首明窓。塵射魏刀圭。睥睨釘斷于。鬪帶沙礫。鷲刃令尹珪。連日大酺。粲儘掬。傾筐堆帛。取如攜。騎都爛漫。糜羊胃。庖坦縱橫解。犢膾燕頤。不醒頰錦帳。蛾眉邀醉墨。金棹卽堪。楚曲流宮徵。必喚齊僉。許滑稽。蕩甲搖犀。明練組。長鵬大鏃。拭弧錐。孤烟罷突。眞三日。破釜縣臍。僅一豨。水木騎羊。來代遞。膝封弄雨。各訶詆。心憂掘閱衣麻矣。狂走芄蘭帶。悸兮雲爾。黃腸洩。鼠風俄然。白骨葬鯨鯢。爲燈跋燭。須臾滅。沃錠消瑣。頃刻齋公向蒼儀。騰皓潔。竟忘赤地。混緇熬。隨颺過。越迎關。吠度葉爲花。帶鳥棲。蜂蟻誤。猜堪蜜蠟。清明纒斷。正錫餽。西池萬里。吹黃竹。東郭雙筵。趺赤鞵。想見穹會。鳴立園。親看牀足。縮趺蠟。恰妨青帝。迎春仗。無救朱炎病。夏畦壓。取剛條。俱偃偃。試尋勁草。但萋萋。幾時千仞。消凌蟬。何處雙桑。赫海靦。形虎似鹽。虛晉俎。調梅無味。枉商鑄。蝗蝻未必。沈三尺。甲拆先應。了一卦。莊語夏冰。蟲定恠。趙襄冬日。襖爭後。風偏助勢。長成練。月總輸光。不到犀。履薄有人。愁墜谷。乘危無盡。上埋奎。豈無黃道。辜葵藿。翻以丹心。許蒺藜。火急寄言青女道。添霜啼殺伯勞兒。

連雪後迎春憶舊十二韻

土牛一夕添神采。雨霰連朝妬客鞋。邀隊本期相跳躑。踏遊不暢只擠排。冰牢北斗璿璣濫。凍滑東郊仗

引乖。老病似蟲吟。華鬢少年如夢憶。遠絳飛香塞巷。堪經宿。立帽平簷別漫街。奪綵連毬。追寶馬。爭梅帶雪。上金釵。花房醉客。植朱鷺。水店墟。姬饌紫鮭。小市溫淘。槐盡葉。貴筵餅餌。韭初荻。蕭條邑里。難如昨。想象風光。未必皆是。處從今。跌盡草。中央偏我。立如柴。一隅掩鼻。真成笑。七字瞞心。戲作俳。青帝祗今何處去。勾芒一似不曾來。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

五言絕句

題畫 墨竹杏花

嫩篠捎空碧，高枝梗太清。總看奔逸勢，猶帶早雷驚。

又

當其尋丈節，數寸蛇與蟬。化工無筆墨，个字寫青天。

又

朵朵西施鬢，年年墻外窺。莫嫌粧不澹，帶酒未醒時。

又

枝枝出墻語，朵朵向人窺。宋玉鄰家女，施朱太赤時。

扇中雙蝶

春至百花繁，名園蛺蝶翻。美人將扇撲，揚得一雙痕。

蜂

雙股粉黃籠，飛遲趁晚風。君王方課蜜，不敢戀花叢。

白牡丹桃花

桃豔比天姬。花王富貴姿。楚襄春日下。閒坐選蛾眉。

剪春羅垂絲海棠

美人睡不足。春愁奈若何。垂絲綠窓下。聊爲繡春羅。

石榴荷花

畫得荷花朵。傍依海石榴。西施夜浴罷。催火照梳頭。

兩蝗蟲

深雪打茆茨。飛蝗慘不孳。無由苗上見。畫取兩雄雌。

叉蘿蔔

圃內一鋤淺。毫端兩詫深。廣州初斷葛。上黨未蒸參。

回回馬

西馬入瓜沙。風塵道路賒。試言如此匹。消得幾筐茶。

毛魚作隊遊菱塘

作隊城春萍。雙頭寸未盈。老漁暫相借。江海幾長鯨。

畫

朱夏鬱蒸時。品瓜碧玉滋。疎簾三尺雪。小簟一杯茶。
詠畫

春

春嬌最何物。桃花與楊柳。惹儂或有詩。市遠那得酒。

夏

城市或囂炎。在野心不熱。意欲施茶湯。行人他處渴。

秋

何處住高人。低茅水上貼。江闊杳難尋。過客指紅葉。

冬

梅花一萬梢。紅寺五十里。天晚不到門。雪深沒驢耳。

江船一老看雁羣初起

警鴈避羅舸。江長起未高。眼揜一餉後。看到入雲梢。

似赤壁遊

一艇泛三人。多疑遊赤壁。無處少江山。但無此好客。

石榴

閨染趨花色。衫裙尙正紅。近嬌瓜子茜。賤殺石榴濃。

竹染綠色

我亦狂塗竹。翻飛水墨梢。不能將石綠。細寫鸚哥毛。

對岸觀崖大瀑

瀑布挂江北。望者江南猜。雪花那不到。霹靂過江來。

獨釣寒江

大海有鯨魚。五岳其鼻額。任公釣不來。煩爾一絲雪。

閱書者倚老樹

爾自作蠶魚。我不閱一字。逢着好樹根。抱着枕頭睡。

雪景

此際山陰道。啼惟有暮鴉。萬山無寸碧。何處認梅花。

魚蟹

夜窓賓主話。秋浦蟹魚肥。配飲無錢買。思將畫換歸。

杏燕子

玉京紅線斷。樊素絳唇嬌。好着鞦韆架。其如不解描。

寫竹答許口北年禮

羹鯉稻梁餐。沈思欲答難。只裁殘拜帖。寫竹當春盤。

寫蘭與仙華子

仙華學杜詩。其詞拙而古。如我寫蘭竹。無媚有清苦。

尖頭麻蟄

身輕宜歇草。頭銳欲鑽螺。正苦毛錐乏。如儂太軟何。

蒲桃

聞道羌葡萄。家家用醅酒。老夫晝筆渴。此時堪一斗。

張氏別業

樂志堂

備言志所樂。何關堂與基。主人向我道。但看鳥悅枝。

流霞閣

閣中餐霞人。絕無烟火色。誰宰武陵雞。來作漁郎食。

竹塢

題詩竹塢中。竹長時出垣。誰能將鐵筆。一畫牡丹園。

青蓮島

小島含巨浸。能滋花葉開。青蓮大如許。跏坐幾如來。

小若耶

別沼分湖水。因名小若耶。水流有大小。卻一樣荷花。

芙渠逕

大堤遶芙渠。平鋪三百步。誰云水中花。不蹙陸行路。

浣花橋

鏡水及苧蘿。相望不盈尺。郎家浣花橋。妾家浣紗石。

水墨軒

萬頃茫茫處。開軒揚絳州。水光自濕研。不用汲池流。

桃葉渡

書中見桃葉。相憶如不死。今過桃葉渡。但見一條水。

又

憶渡桃葉時。綠楊嬌粉面。丈水五石泥。好影照不見。

六言絕句

村家飲

新竹已成蛇尾。秋雲乍起龍鱗。不雨空啼布穀。乘風且脫紗巾。
漁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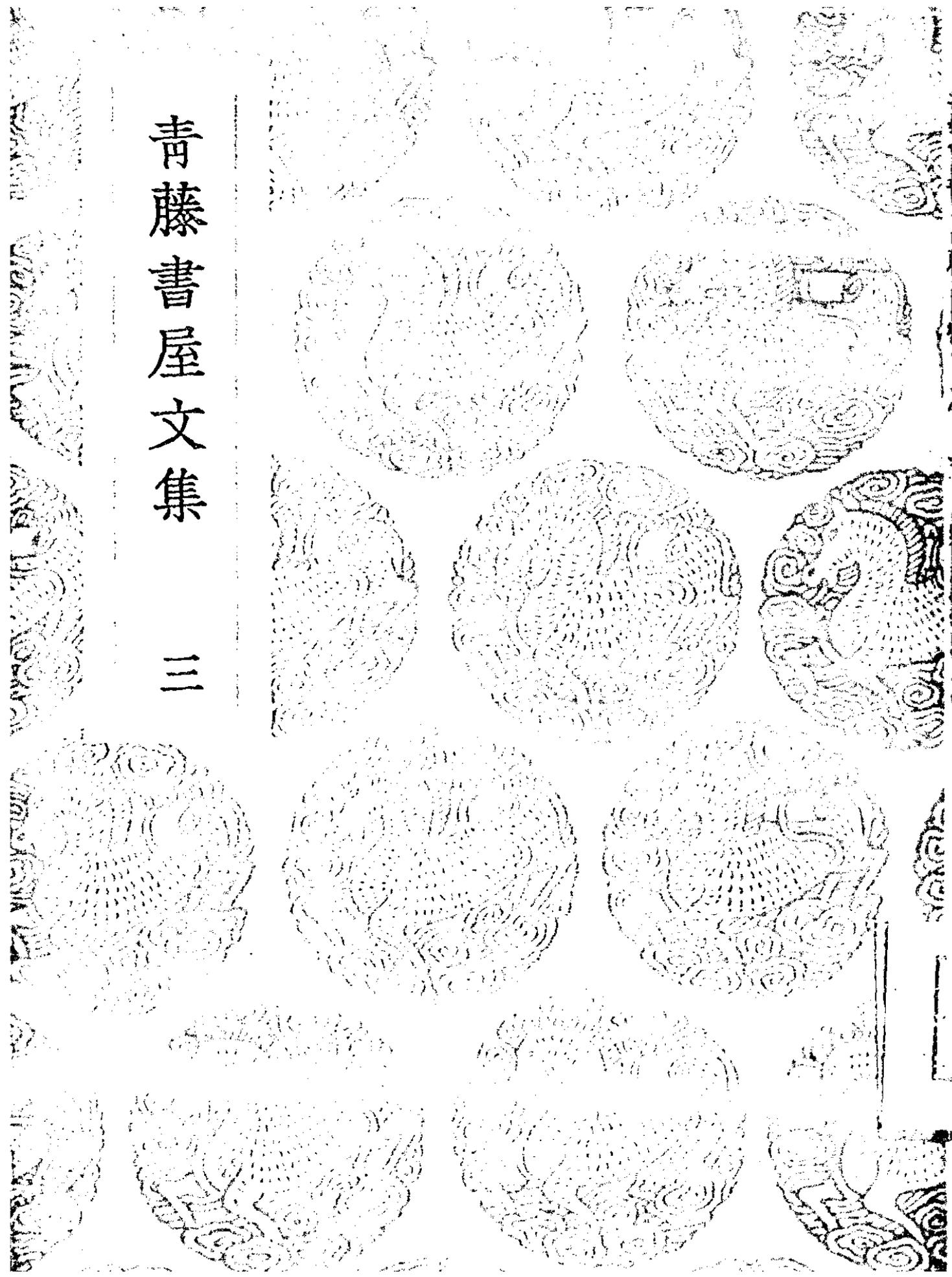
小練乳兒紅袜。斜陽曝網黃蘆。但得同心夜浦。不願嫁與秋胡。
列子御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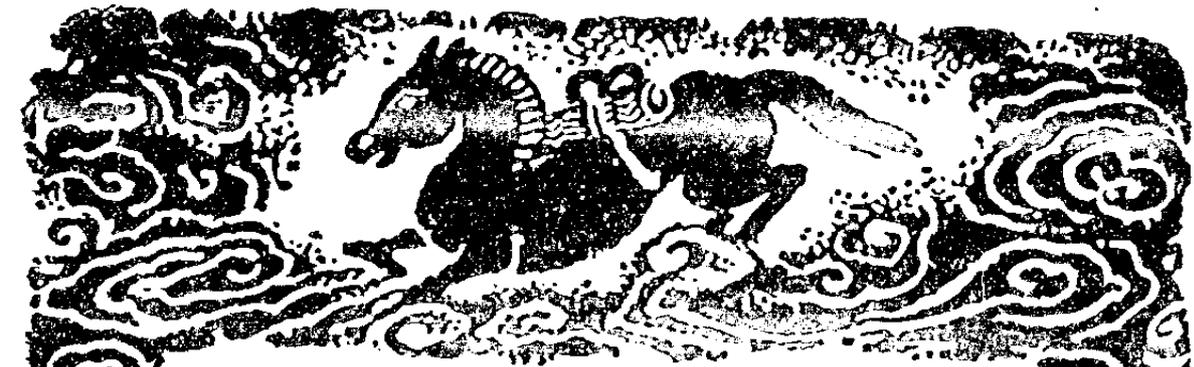
旬餘身在遙空。一葉枝辭芳樹。若教風歇青蘋。試問人歸何處。



3
4
2157

青藤書屋文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屋書藤青

(三)



3 0645 2062 4

著 濶 徐



青藤

集卷十一

七言絕句

贈呂山人

西陵渡頭秋水寒。年年歲歲走儒冠。不知天姥山中客。十載關門傲長官。

龜山凱歌

爲吳縣史鼎菴

縣尉卑官祿米微。教辭黃綬着戎衣。賊中何事先寒膽。海上連年數破圍。

又

短劍隨鎗暮合圍。寒風吹血着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冰冷鐵衣。

又

紅油畫戟碧山坳。金鏃無光入土消。冷雨淒風秋幾度。定誰拾得話今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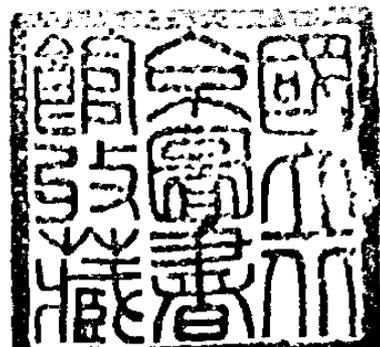
又

無首有身祗自猜。左啼魂魄右啼骸。馮將老譯傳番語。此地他生敢再來。

又

旗裏金瘡碎朔風。軍中吮卒有吳公。更教斷養眠營窳。自向霜槽餵鐵聽。

083
1124
2:2158



嘉靖辛丑之夏，婦翁潘公，卽陽江官舍，將令子合婚。其鄉劉寺丞公代爲之媒，先以三絕見遺。後六年而細子棄帷，又三年聞劉公亦謝世。癸丑冬，徙書室，檢舊札見之，不勝悽惋。因賦。

十年前與一相逢，光景猶疑在夢中。記得當時官舍裏，熏風已過荔枝紅。

又

華堂日晏綺羅開，伐鼓吹簫一兩迴。帳底畫眉猶未了，寺丞親着絳紗來。

又

筵前半醉起逡巡，窄袖長袍妥着身。若使吹簫人尙在，今宵應解說伊人。

又

掩映雙鬟繡扇新，當時相見各青春。傍人細語親聽得，道是神僊會裏人。

又

篋裏殘花色尙明，分明世事隔前生。坐來不覺西窓暗，飛盡寒梅雪未晴。

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衫，頸汗尙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

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下，滿庭積雪一燈昏。

將入閩，方許二君餞別，分韻。

萬丈高城控井闔，誰家池館隔江津。勝筵不用扶紅袖，楊柳芙蓉擁醉人。

凱歌贈參將戚公

戰罷親看海日晞。大會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丈。并作秋風一道歸。

又

金印纒纒肘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此。自笑讀書何所爲。

望夫石

海天萬里渺無窮。秋草春花插髻紅。自送夫君出門去。一生長立月明中。

宴遊爛柯山

萬山松柏遶旌旗。少保南征暫駐師。接得羽書知賊破。爛柯山下正圍碁。

又

偏裨結束佩刀弓。道上逢迎抹首紅。夜雪不勞元帥入。先禽賊將出澗中。

又

帷中談笑靜風塵。只用先鋒一兩人。萬里封侯金印大。千場博戲采毬新。

入武夷尋一線天。道中述事。行渴。得巖
壘。乞茗。

花落花開隔水津。棧梯茆屋總堪鄰。扁舟若不尋歸路。便是武陵深處人。

又

乞得瓊漿一碗新。沿溪行盡渴生塵。雲英只在桃花下。不肯呼來見外人。

雪中訪嘉則於寶奎寺之樓店

山徑尋君重復重。小樓百尺臥元龍。安窓偏向梅花角。去映江天雪數峰。

七里灘

百番獅象一溪洄。一頃銀光萬箇頭。水石何緣能有此。星辰盡夜殞寒流。

又

淺水攀頭蘸幾堆。清涎齒縫破生梅。竹舟欲過從何處。無數游魚磕額回。

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徐號天峯。武義諸生也。徐千斤。

樓上張燈倒瓦卮。自居東面喚人陪。須臾據案言兵事。隳帽偏欹橫兩眉。

又

自造提刀偃月文。諸工圍煨焰吹雲。當時試舞猶嫌薄。鐵櫺連環六十斤。

趙君將買妾。戲寄之。

宮髻一鬟堆燕雛。胭脂兩朵暈紅酥。三千仙子雲中有。十五吳姬天下無。

禪房夜話和韻書付玉公

一月真時月月真。何須種種別前塵。禪房昨夜燈前話。誰是客人誰主人。

折桃花

離家桃樹倚西隣。摘下還存樹底新。日暮插頭過市上。疎疎數朵頗宜人。

徐濟之攜新婦侍親揚州

初結同心結尙鬆。那堪波浪度江風。華堂一入姑親道。新婦揚州芍藥紅。

送丁子範

時予方入武夷。

君去高郵是壯遊。風吹樹葉綠嬌秋。歸來佩劍不須脫。尋我武夷山上頭。

夏相國白鶴園

白鷗池水拍天平。相對瓊樓入太清。試問歌臺生草處。當時曾許外人行。

又

詞客登臨信筆裁。每於花謝笑花開。請觀世上看花者。曾見花開不謝來。

竹枝詞

風前燭焰片時紅。馬首西時馬尾東。兩隻鴛鴦睡不醒。一隻相思愁殺儂。

又

籠中鶴子不得出。籠外要入將奈何。一邊蟲粘蜘蛛網。一邊窻打撲燈蛾。

閨門送別

送別閩門日已西。自將光景比烏栖。半生不解依枝宿。今日翻成透樹啼。

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還浙。道中旅館頗多奇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

繫馬梅花索酒時。溪山遙映酒家旗。何爲每到堪題處。不解吟成一字詩。

寄徐石亭

聞道名園盛牡丹。豪家歡賞到春殘。自憐亦具看花眼。種菜澆畦不得看。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攜觴俎。探禹穴。就十峰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雲繁。索得海棠秧。

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數根而去。時薄霧滃生。山翠欲滴。衆客怖雨。輒爾拂衣。

春來攜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送陸子之閩

羨爾寧親向百蠻。扁舟日下萬重灘。經過舊路吾能說。雪浪屏山畫裏看。

留別倪子

小門一徑柳垂絲。簾下垂裾話別離。卻問歸來是何日。海榴如火燒高枝。

天目山一瓦觀音。二三古杉。大者至八抱。

鏡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披木葉。青裙夜降紫姑神。

又

赭鍊青銅凌紫煙，能爲人語向人間。二千年事說不盡，夜夜青溪勞往還。
又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螻蟻，長恠曾無白日飛。

南海曲

一尺高髻十五人，愛儂雲鬢怯儂勝。近來海舶久不到，欲寄玳瑁簪未曾。

嘉則擬紅衫四貌

春郊走馬

春郊大堤無盡頭，沈郎走馬着紅裘。迴鞭故遣穿楊柳，衝落楊花撲紫駟。

東山擁伎

道人道帔剪輕霞，醉臥青樓小伎家。小伎紅衫何處買，同是南京杏子紗。

秋江把釣

戴進不得武英收，爲抹勾漏絳釣裘。若使今朝逢沈四，真成伯樂哭驂騑。

高樓對雪

高樓一衲錦毛梭，萬玉屏圍紅叵羅。雪裏茶花儂似否，急催滕六剪銀河。

燕京歌人云斗牛眼甚惡，最嚇人。

西北池中有斗牛人傳一挂一時收。要知不是凡鱗介。只看眉潭白兩毳。

又

繡人須樣繡新裘。爭看池中活斗牛。及至見時無脚走。各綳紅袖急遮頭。

又

斗牛何處見英豪。瞿眼令人膽不牢。及問當年親見者。只推霧裏見分毫。

又

蕭后梳粧別起樓。太湖石在水空流。而今樓瓦飄零盡。只乞中官看石頭。

又

綠樹連雲撥不開。忽扶黃瓦出樓臺。隄長水闊三千丈。一日惟看一殿回。

又

千里馬來自西南。夷館朝廷鎖鑰嚴。幾回欲看無由看。牆外聽嘶出屋檐。

又

買來獅子看曾真。養在西城十四春。更欲乞看云不可。昨朝攪碎菜園人。

燕京五月歌

石榴花發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雲。千門萬戶買不盡。剩與女兒染紅裙。

又

竹黃如槁少鮮妍，一叢五竿百箇錢。賣與人家那不貴，湯澆火炙過冬天。

又

葶藶菱藕賤如柴，竿蔗年來漸亦栽。百貨百珍俱得到，卻無一箇荔枝來。

又

燕京百事且休憂，但苦炎天道上溝。近日已聞將掃括，不須遮鼻過風頭。

自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灣灣曲曲幾山溪，眼眼腮腮淚落絲。立到馬遙人影沒，更誰知爾下山時。

乘霧自福田，遍歷善應翠微洪。光大悲，諸招提。翠有石洞，西夏僧兀坐其中。自言至此可六萬里齋。

罷擬游西湖輒止。

禪槽養馬似支公，控馬長鬚鬢插紅。卻說看山須辨好，昨宵濕馬費梳鬢。

上谷歌

少年曾負請纓雄，轉眼青袍萬事空。今日獨餘霜鬢在，一肩輿坐度居庸。

又

居庸卵石一何多，大者如象小如鵝。千堆萬疊無他事，東擲西拋只蹶騾。

又

八達高坡百尺強，逕連大漠去荒荒。輿幢盡日山油碧，戍堡終年霧暝黃。

又

箇箇健兒習戰車，重重壁壘鐵圍賒。儘教上谷長千里，只用中丞兩臂遮。

又

塞外河流入塞馳，一般曲曲作山溪。不知何事無魚鱉，一石惟容五斗泥。

又

昨向居庸劍戟過，今朝流水是洋河。無數黃旗呵過客，有時青草站鳴駝。

又

橐駝本是胡家物，拽入人看似拽牛。見說遼東去年捷，奪得千頭與百頭。

宣府教場歌

宣府教場天下聞，箇箇峰巒尖入雲。不用弓刀排虎士，天生劍戟擁將軍。

早渡銀洞嶺

銀洞高高嶺百盤，峰巒插笏倚天班。馮誰喚起王摩詰，畫作賢人曉過關。

胡市

千金赤兔匿宛城。一隻黃羊奉老營。自古學基嫌盡殺。大家和局免輸贏。

並客燕時到馬水邊詞口及宣府之作。

四壁龍門鏡削圍。枉教鄧艾裹氈衣。莫言虜馬愁難度。即使胡鷹軟不飛。

又

牙兵箇箇是熊熊。別選奇才養作兒。試看陣雲穿急處。一團蜂子擁人飛。

又

墻頭赤棗杵兒班。打棗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棗。江南白苧怯穿蓮。

又

立馬單盤俯大荒。提鞭一一問戎羌。健兒只曉黃台吉。大雪山中指帳房。

又

十八盤山北去賒。順川流水落南涯。真馮一堵邊墻土。盡斷乾坤作兩家。

又

黃會墮馬已成禽。漢卒爭功被脫身。魂魄至今留黑石。黑石堡。所爲地也。得其寶。上之朝。

又

八里庄兒一堡中。銀鑲小杏墜腮紅。粧成自不撩人看。起莖黃芻餵鐵驄。

又

葛那頸險斷胡刀，藉手攀頰按得牢。歸向鏡中嫌未正，特搓過左一絲毫。

葛那、宣府之译胡。

此下四首，並又修答甥女事。

女郎那取復梟英，此是胡王女外甥。帳底琵琶推第一，更誰紅頰倚蘆笙。

又

老胡寵向一人多，窄袖銀貂茜叵羅。遞與遼東黃鶴子，側將雲鬢打天鵝。

又

汗血生駒撒手馳，況能粧態學南閨。昧將阜帕穿風去，愛綴銀花綽雪飛。

又

姑姑花帽細銀披，兩靨腮梨瀉練椎。箇箇菱花不離手，時時站馬上胭脂。

又

曾見思歸數寄書，忠魂畢竟滯邊隅。可憐一斗萇弘血，博得墻圍柳數株。

右過沈光祿宅及拜祠。

又

十八盤南梵沸湯，燕京樓子待梳粧。當時浴起蕭皇后，何似驪山睡海棠。

十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

又

邯鄲才人似花枝，嫁與遼東厮養兒。懶向樓中拈粉絮，解從馬上寄征衣。守馬水者。遼東李寧滋之子。家卒敢死。婦有秦風。

又

黃鼠白脂捷遁迹，夜猴搏鼠捷於獾。將猴比鼠無多大，自古獐麋怕阜鵬。

長干行

玉人夜夜板橋灣，金盡蕭郎隔水看。不分踏樓騎鳳脚，偷來橋外立紅闌。

又

木蘭艇子夜夜開，桃葉桃根太往來。攪起鴛鴦雙睡翅，倒嫌他扇落金釵。

又

紅板青樓是爾家，鴛鴦家住荷花。月明打開猶自可，月黑打開愁殺他。

又

野鴨鴛鴦姊妹如，打散鴛鴦鴨亦飛。月落沙空俱不見，滿江鵝鶴弔雄雌。

鍾子投我篆章，答此。

定是元常幾代孫，朱砂小篆遂專門。誰知老子壁拆路，竟讓新郎屋漏痕。

擬往中止

綠菽胡麻各一盤，憐君餉我每朝飧。猶聞竈下青衣嫂，打餅鋪椒脆月團。

菊

百草諸香百露溥。一時非不哭湘沅。千年獨有黃花瘦。爲伴行吟瘦屈原。

曹秀才

來爲親銘幾日留。歸船正遇荻花秋。高檣莫憂江邊樹。恐有啼鳥在上頭。

默泉篇 其人善琴。

泥金小扇月分團。淡淡煙煤寫默泉。泉水有流不作響。正如琴上不絃絃。

漫曲

聞道張家燕子樓。青羅小帽急梳頭。花枝誰肯先春老。無奈風吹雨打愁。

古意

只堪話舊作生涯。若論風情鬢有華。記得金釵墮雙鳳。十年前夜舞誰家。

王元章墓 事見山陰志。

君畫梅花來換米。予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一笑花家與米家。

寄沈子

兩月歸家不出門。谿邊荷葉大如盆。不知近到西湖上。更大如盆有幾根。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與客溪橋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山陽歌醉中贈魯君 正韻

淮河流水盡蘆葦，明府冰清貌苦羸。卻說故人禪窟冷，爲烹一尺鱖魚肥。

挽陳君之配蔣

陳君轉我飲青春，焦革賢閨釀絕倫。若舉醉鄉祀祭典，沈香先刻蔣夫人。

芙蓉死

舊種芙蓉今不活，跣趺秋草看明月。紅頰成都賣酒人，與歡亦是千年別。

麟

汝寧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曆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章等呈稱：本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庄偶見天光如電，一時輒黑，迨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畢起，又黑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謂。逡巡達曉，則有五色瑞氛，都如霞采，瀾漫亘空。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犴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胞破液流，液乃黃色。牛時舐麟，血漉於舌，麟臥微動，則見遍體迸射，並是紅綠焰光，須臾霏霧罩籠，風雨大作，羣樹鳴吼，塵土飛揚，雨下如墨。至十九日未時，麟絕不向乳，遂不喘息。卽今馬家橋至磚橋一帶，黑水尙存，可驗。隨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汝政、典史梁樸公同往視，麟之遍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鱗，麟卻方樣，淡縫所在，並覩現紫色絨毛。所據國隆等

呈麟產於牛。非常事等。奈輒不乳。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并所呈由。均乞轉達闕廷。惟復別有定奪。右乃刪削彼處文移。以存其實。

一辭羗馬獻蘭筋。四海歌謠美漢文。天爲吾皇厭祥瑞。不教麟犢惱明君。萬歷初有獻千里馬者。卸之。

又

光山產麟光燭天。無心住世去飄然。魯叟若逢應不哭。不比哀公十四年。

又

帝王瑞到我皇真。主聖臣賢盡鳳麟。卽看閣上千秋畫。不羨牛邊數葉鱗。

又

吾皇已卻千里馬。天亦躊躇五采麟。尙恐越裳重譯至。急傳黃紙與邊臣。

又

清時麟天不須傷。野老番爲哭一場。儻似角端能解語。欲傳一語奉明王。

又

麟中許貢止常麟。但取冰鮓片鬻新。五馬敢圍茶葉餅。一車不動荔枝塵。

又

南遼北旱禹湯年。何瑞能回聖主憐。親御布袍行十里。汗香飛透一壇圓。係實事。

又

聞道麒麟關海東。親令白日蝕當中。牛腸鱗甲知何物。干犯天光半夜紅。

漁鼓詞

盧家雙燕不雙栖。南浦鷓鴣日夜啼。紅綿如水單衾火。冷煖在郎歸不歸。

又

大唐自古諺魚洲。百賈囊錢入海流。央殺主人尋翠羽。不知鸚鵡在高樓。

又

虎邱茶葉崑山歌。專諸骨董刻絲梭。明月大家消一看。焉能人娶一嫦娥。

又

洞庭橘子梟芡菱。芡菰香芋落花生。婁唐九黃三白酒。此是老人骨董羹。

送林某

野客年來百事休。也憐歌板去難留。若爲化作沿江柳。直管爲聲到岸頭。

又

夏來涼夜似秋多。正好酣歌奈去何。欲買纒頭無蜀錦。贈將白苧當紅羅。

設代林某答胡通政

銀臺相望渺銀河。澗水情人待亦多。妾本一身非兩體。一時難作往來梭。

雲州舍身臺

欲留軀殼已貪哉。欲棄之貪更費猜。一棄一留都不計。道人偶上舍身臺。

慕蘭篇

古樂府云。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言好劇者之專。錢君於蘭之慕亦然。故用其事。

新篁拗曲圍成圃。碧玉垂花琢作條。終歲摩挲兩無厭。劇於十五女兒腰。

竹枝詞

秋日高城大道邊。黃花無處不金錢。撩釧惹鬢無他事。只助青樓鏡裏妍。

又

弄玉吹簫在鳳樓。鳳鬢度曲亦悠悠。略攢秋月雙蛾曉。直過行雲一鴈秋。

盤古社樹

大枝入漢拔龍蛇。小葉涼人雨雪遮。三代以來無此物。欲從青帝問年華。

托王老買瓦窰頭銀魚

寶坻銀魚天下聞。瓦窰青脊始聞君。煩君自入篋衣伴。儘我青錢買二斤。

買得一貓雛。純黑而雄。戲咏。

柳條不必穿魚鴨。花徑馮教撲蝶行。從此牡丹須再畫。要前一線午時晴。

五洩

紫閨村中一線微，穿廚入竈浣裙衣。無端流出高巖上，解與遊人作雪飛。

又

斗厓緊接大槽平，長練難傾怒愈生。絕似海門潮正急，白頭翻貼黑沙行。

五洩霧

茫茫一卯未曾分，倍覺懸流渺一痕。大似龍堂燈火暗，香煙幾縷白黃昏。
五洩之寺曰龍堂。

七十二峰歸來書寺壁

五條挂練玉龍奔，七十二峰鬼斧痕。墮水墮驢都不恨，古來一死博河豚。

自燕京至馬水竹枝詞

沙渾石澁夾山椒，苦束桑乾水一條。流出蘆溝成大鏡，石橋獅影浸拳毛。

寫扇與毬兒

既已明珠隨口散，誰能明月繞身飛。何時接得裁文錦，送與毬兒作舞衣。

嘉則衷緋而西
沈往弔少保公故有發絕。

最宜才子着紅衫，萬里青天坐片帆。何似雪深將酒伴，看君題字萬重巖。

又

此去長江非浪遊。兩行別淚不勝秋。寄將三尺竹如意。爲我嚴灘敲石頭。
過陳氏園看杜鵑花。花高可十五尺餘。郡中無其比也。

西蜀來時一寸高。如今丈五尙餘梢。翻霞弄日長空上。笑殺朱榴着地燒。

鏡湖竹枝詞

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愁粧又怕旁人笑。一柄荷花遮滿頭。

又

杏子紅衫一女郎。鬱金衣帶一葦航。堤長水闊家何處。十里荷花分外香。

上谷邊詞

胡兒住牧龍門灣。胡婦烹羊勸客餐。一醉胡家何不可。只愁日落過河難。

又

風吹乾草沒沙泥。齧草奔風馬自蹄。卻問駱駝何處去。大會隨獵未曾歸。

又

胡兒處處路旁逢。別有姿顏似慕容。乞得杏仁諸妹食。射穿楊葉一翎風。
穆最嗜楊
纒杏仁。

又

駱駝見柳等閒枯。虜見南醪命撓殂。倒與鴟夷留一滴。回疆猶作卯兒姑。
北諺云。駱駝見柳。遠子見
酒。又夷言擗頭爲卯兒姑。

黃楊山

石牙初豁轉成合，近頂如躋着一菴。谷口進來三萬丈，數株松柏似江南。

又

巉厓立馬苦迷灣，破寺饑僧路懶攀。除卻黃椒千萬片，一株松蓋塔兒山。

秋熱更酷戲作扶桑女郎葵扇詩

秋雨不來熱更強，蒲葵團扇滿筐箱。蠻娘只備涼衾枕，未要橋邊寫二王。

無題

半生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攪不渾。今日不愁人不醉，太真新出浴湯溫。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二

題畫絕句

畫雨儻枕帶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咏。

人間何日不塵生。掃到何年掃得清。輸與天台雙行者。睡彎茗帶午雞鳴。

畫高嶺莫行僧衆

知是峩眉第幾盤。客僧愁宿日低山。頭陀指與煙生處。只隔紅霞四五灣。

應別索又一幅

何方行脚兩緇衣。萬仞岡頭鳥際歸。滿袖白雲天上物。下來放出世間飛。

白雲深山掘芝者

天外白雲必爾家。微紅雙頰飽朱砂。神仙豈是靈芝得。枉用鋤鋤壞紫霞。

女仙彈琴

流水東來響白蛇。高松西畔隔紅霞。彈琴未必神仙事。只好呼儂女伯牙。

賦得奕仙

楸玉枰開暎指長。美人凝思倚新粧。惟應賭墅風流客。與較斜飛勢一行。

題王質爛柯圖

閒看數着爛樵柯。澗草山花一刹那。五百年來碁一局。仙家歲月也無多。

劉阮憶天台圖

去後重來訪碧山。當時曾此狎雲鬟。傷心流水依然綠。要見桃花如此難。

又

凡心自悔出天台。一見桃花一度哀。若使仙人知此意。還教流水引郎來。

月宮仙子圖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夕。桂花添得幾枝春。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爲。幸有雙眸如鏡水。一逢李白解金龜。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楓江霽色浩無邊。故寫簑衣挂釣船。莫笑漁郎多點檢。從來風雨起晴天。

李子送小景

李君小景入斯文。不用毫端力一分。更是山腰能簡便。墨痕斷處便成雲。

漁畫

外看楊柳障漁汀。內必桃花閉武陵。曝網張魚等閒事。且登岸上逐花行。

又

一翁醉夢一惺惺。各有湘潭漁父情。添寫三閩來問答。真成出相楚騷經。

爲杭人題畫

帳頭戲偶已非真。畫偶如鄰復隔鄰。想到天爲羅帳處。何人不是戲場人。右朝竿木偶圖

又

一處飛槌一踏橇。鑼聲鼓韻走兒曹。無端士女如雲集。也要丹青費筆描。右打流星槌及踏高橇者

端陽題慕蘭雪畫

十里空江一物無。青篋曳雪老漁孤。酒筵正苦黃魚熟。對此寒生綠葉蒲。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俱高古。壁松水閣坐何人。若論游魚應着我。

題折花美人圖

高髻阿那長袖垂。玉釵彷彿挂羅衣。折得花枝向寶鏡。比妾顏色誰光輝。

抱琵琶偶吟蕉陰美人

離宮給事小青衣。催送琵琶向瑣幃。行到芭蕉忽回想。去年此日嫁明妃。

王元章倒枝梅畫

皓態孤芳壓俗姿。不堪復寫拂雲枝。從來萬事嫌高格。莫恠梅花着地垂。

畫梅時正雪下

誰寫孤山伴鶴枝。早春窗下索題詩。今朝風景偏相似。是我尋他雪下時。

題畫梅

兔牛兩碟酒三卮。索寫梅花四句詩。想見元章愁米日。不知幾斗換冰枝。

又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吹着便成春。

雲門寺題畫梅

浮橋流水雪潺潺。客子來遊二月闌。蓓蕾已青酸滿樹。梅花只就畫中看。

竹

葉葉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兩梢直拔青天上。留取根叢作雨聲。

又

郡城去海不爲遙。墨籜淋漓似鬱蛟。莫遣風來吹一葉。恐於箋上作波濤。

又
石竹

片石蒼蒼映莽林。南宮如見拜難禁。牛車若使能移去。賣與侯家五百金。

又

昨宵風雨折東園。那許從天乞一竿。數葉傳神爲不朽。儒寒道瘦任人看。

又

林梢片石墨初籠。凍筆勾寒入指中。急遣蒼頭沽一榼。破籬穿日盪杯紅。

又

筆底霜叢三四竿。園中解籜兩三年。修蛇拔尾當黃土。小鳳梳翎在碧天。

又

修蛇有尾頻年墜。小鳳爲翎幾日成。輸與寒梢三十尺。春來祇用一雷驚。

又

人家宿紙幾時收。紫兔尖尖走潑油。竹影滿窗涼似水。斷厓疎雨數竿秋。

又

昨夜窗前風月時。數竿疎影響書幃。今朝揚向溪藤上。猶覺秋聲筆底飛。

又

恠石初烘潑墨勻。吳箋短短縮霜筠。長空五尺青鸞尾。一半斜封在白雲。

寫竹與某

時某客居
桃葉渡口

桃葉渡頭一見君。爲言峴上石榴裙。相逢無錢可買醉。贈與竹枝撩白雲。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乃江
西

君去新昌五月時。都門日近火雲移。贈君數葉迎風物。併入高帆一道吹。

勾勒竹

自緣勾勒減松煤。非關白雪壓枝低。梢似東坡碑上筆。路人纔掘出深泥。

畫筍遺許口北

口北留許啖
我以筍戲之

口北清饒似大蘇。窮邊那得筍燒壚。曾聞止渴消梅子。故寫龍孫與大夫。

畫竹與吳鎮

聚榦垂梢凡幾重。只須用墨一分濃。卽令小節無些用。也自成林一壑中。

又

東坡畫竹多荆棘。卻惹評論受俗噴。自是俗人渾不識。東坡特寫兩般人。

倒竹

長箋白白墨焦焦。倒掃青蛇挂一梢。應有斷崖藏半幅。蒼藤翠蘚倚天高。

畫竹

東吳藥絹白濛濛。況值膠鬪盡內空。爛穎掃來孤鳳影。江湘細雨淡煙中。
舊作竹與某。復要予再作。答此。

此竹是予昔所作。卽欲再作。今不能。雀老旣然成海蛤。轉教爲雀可飛騰。

寫倒竹答某餉

胡麻綠菽兩尖堆。回施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恠叫。阜龍抽尾掃風雷。

竹石

青蛇拔尾向何天。紫石如鷹啄兔拳。醉裏偶成豪健景。老夫終歲懶成眠。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無不長沙弔賈生。賈生也自弔靈均。頭隨暗裏爭餐餼。卻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笋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臘尾春頭試爆餘。竹根驚笋兩三株。卻馮一匕硫黃末。竟奪雷州穩臥豬。

寫竹壽郁穎上

穎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葉淇園綠。但願君爲衛武公。

畫笋竹賀許口北得子

小葉瀟瀟翠羽疎。東攢西簇護龍雛。蜀箋何用長三丈。數寸班鱗見大都。

菊竹

若不重陽賈一壺。那能了此菊花逋。竹梢墨色潮如此。試看明朝有雨無。

水仙雜竹

二月二日涉筆新。水仙竹葉兩精神。正如月下騎鸞女。何處堪容食肉人。

荷

五月五日熱太烘。疾揮紈扇不能攻。欲呼小艇耶溪去。荷葉荷花十里風。

又

一斗湖光不放寬。卻於紙上定波瀾。犀盤黑盡渾無蜜。捧出茅山女道冠。

又

一瓣真成蓋一鴛。西風捲地僅能掀。花枝力大爭獅子。丈六如來踏不翻。

又

荷葉五寸荷花嬌。貼波不礙畫船搖。想到薰風四五月。也能遮卻美人腰。

又

子建相逢恐未真。寄言箇是洛川神。東風枉與塗脂粉。睡老鴛鴦不嫁人。

又

花垂葉倒露難擎。頸折鵝飛咽不鳴。漸看湖光平似掌。秋來無處立蜻蜓。

又

五月蓮舟苧浦頭。長花大葉插中流。卽令遮得西施面。遮得歌聲度葉不。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招寶青天碧鳳翔。沈香大士坐中央。知君一葉春濤外。遙指蓮花出海洋。

畫荷壽某君

若箇荷花不有香。若條荷柄不堪觴。百年不飲將何爲。況直雙槽琥珀黃。

翎菊

研底毫端秋氣清。攢花簇葉筆通靈。看來不似籬邊色。拔取何天白鶴翎。

畫菊

身世渾如拍海舟。關門累月不梳頭。東籬蝴蝶閒來往。看寫黃花過一秋。

又

經旬不食似蠶眠。更有何心問歲年。忽報街頭糕五色。西風重九菊花天。

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

雪牡丹

銀海籠春冷茜濃。松煤急貌不能紅。太真月下胭脂頰。試問誰曾見影中。

又夾竹者

絳幘籠頭五尺長。吹簫弄玉別成粧。不知何事粧如此。一道瑤天白鳳凰。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何年草草抹花王。此日將題歲月忘。拾得懶仙拋下蛻。不堪教贊舊皮囊。

遮葉牡丹

爲君小寫洛陽春。葉葉遮眉巧弄顰。終是傾城嬌絕世。只須半面越撩人。

梨花

名園深鎖麗長空。映戶搖屏一萬叢。總使梅花開似雪。卻輸毳雪打和風。

又

帶煙籠霧自生香。薄粉濃鉛不用粧。莫以輕盈窺宋玉。馮將淡白惱何郎。

又

春雨春風能幾宵。吹香落粉濕還飄。朝來試看青枝上。幾朵寒酥未肯消。

又

早起春晴香霧肥。獨依殘月出牆圍。洛濱仙子波心立。虢國夫人馬上歸。

又

輕風吹霧散朱門。影落馮誰寫素魂。萬里曉天微有暈。終宵明月欲無痕。

題畫梨花折枝

粉暈微銷墨一絲。春風春雨未來時。名園無此好顏色。知是宮中第幾枝。

水仙

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煙。湘夫人正蒼梧去。莫遣一聲啼竹邊。

又

百品嬌春俗卻春。一清無可擬丰神。銀鈿縞袂田家婦。絕粒休糧女道人。

又

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似。愁殺蘇州陸子剛。
陸子剛蘇人也。

又

海廟元君斷百草。粉腮胭頰棄如焚。江心羅襪從渠踏。不亂長波皺綠紋。

又

姊妹商量明月隄。夜粧莫解綠鬢絲。黃陵廟口無多路。去聽女郎歌竹枝。

雪水仙

西子雲髻趁雪行。白鸞無力海綃冰。玉京固是朝天路。如此清寒苦不勝。

水仙蘭

自從生長到如今。煙火何曾着一分。湘水湘波接巫峽。肯從峯上作行雲。

葡萄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又

數串明珠挂水清。醉來將墨寫能成。當年何用相如璧。始換西秦十五城。

又

自從初夏到今朝。百事無心總棄拋。尚有舊時書秃筆。偶將蘸墨點葡萄。

又

昨歲中秋月倍圓。海南母蚌太鼾眠。明珠一夜無人管。迸向誰家壁上懸。

王生索寫葡萄

王生昔日好容顏。今日相逢范叔寒。贈與明珠三百顆。誰知一顆不堪餐。

杏花

道人懶爲着色物。偶施小茜作嬉游。人言杏花可摘賣。挂向街頭試買不。

雪粉團

北斗垂天錦帳橫。景陽催妾未雞鳴。燈昏鏡暗粧無準。糝粉過眉與鼻平。

畫石榴

五寸珊瑚珠一囊。秋風吹老海榴黃。宵來酒渴真無奈。喚取金刀劈玉漿。

榴

略着胭脂染一堆。蛟潭錦蚌挂人眉。山深秋老無人摘。自迸明珠打雀兒。

玉簪花

老人一掃秋園卉。六片尖尖雪色流。用盡邢州砂萬斛。未便琢出此搔頭。

芭蕉

蕉鹿相沿誤。故亦不避。

紅棘黃荆樵斧歸。芭蕉學畫指如椎。中間一葉渾相識。記得前生蓋鹿來。

沈君索題所畫卉賀人新婚

蓮花如妾葉如郎。畫得花長葉亦長。若使畫蓮能並蒂。不須重畫兩鴛鴦。

黃薔薇

薔薇黃似月初華。難寫芳香只寫花。若使移生南海國。取將露水粉宮娃。

木筆花

東如筆穎放如蓮。畫筆臨時兩鬪妍。料得將開園內日。霞箋雨墨寫青天。

茉莉花

南海曾經駐客驂。芳稱茉莉荔稱甘。如今畫裏看花色。記得依稀似海南。

畫海棠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如曾見。卻是誰家湖石西。

畫玫瑰花

畫裏看花不下樓。甜香已覺入清喉。無因摘向金陵去。短擷長丁送茗甌。

青門山人畫滇茶花

武林畫史沈青門。把兔申藤善寫生。何事胭脂鮮若此。一天露水帶昆明。

蘭

莫訝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總令摘向韓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

松竹梅

朱碧嬌啼二月鶯。卻都輸與此三君。若添明月孤來鶴。踏亂松尖一片雲。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畫也昨日題今朝。酒杯雖冷墨猶潮。湘娥總有凌波色。姊妹江東數二喬。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蘆上荷花高一尋。蘆中夏色凍陰陰。興雖有餘筆禿盡。難畫鷓鴣照淺深。

芭蕉墨牡丹

知道行家學不來。爛塗蕉葉倒莓苔。馮伊遮蓋無鹽墨。免倩胭脂抹瘦腮。

芭蕉玉簪

爛醉中秋睡起遲。蒼蠅留墨研頭池。合歡翠扇遮羞面。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雞冠

芭蕉葉下雞冠花。一朵紅鮮不可遮。老夫爛醉抹此幅。雨後西天忽晚霞。

梅桂諛草

金陵梅桂餽酥蒸。北地黃花摻肉羹。一吸葡萄春五斗。旋移狂墨寫劉伶。

枯木石竹

道人寫竹并枯叢。卻與禪家氣味同。大抵絕無花葉相。一團蒼老莫煙中。

題畫

白頭翁亦戀花枝。飛上桃花影自窺。若使逢花不能賞。也應花鳥笑人痴。
右白頭翁桃花。

又

雷雨垂垂翠色繁。古松陰裏了哥喧。問渠何事為人語。我愛山中聽鳥言。右了哥古松了哥即鷓鴣類也。

又

金縷圍晴可一針。端州石子爾為珍。夜來迸破封函上。飛入誰家苦竹林。右苦竹鷓鴣。

又

凍合梅花暝色多。雙鳩鳴喚坐交柯。雀心愁雪正欲絕。呼雨呼晴奈爾何。右鳩梅。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問之花鳥何為者。獨喜萱花到白頭。莫把丹青等閒看。無聲詩裏頌千秋。

題花圖

金谷園中花草新。太湖石畔鬪芳春。紅顏笑臉如撩客。粉面藏頭羞見人。

書花冊送王生

送客之燕上馬時。圖花滿冊各成詩。河橋楊柳如教見。應喜相饒贈別枝。

詠畫降龍

乾坤紙上黑騰騰。爪股風雷墨所生。一雨盡歸燒尾德。世間誰識有曹興。

躍鯉送人

昔人畫龍破壁去。余今畫鯉亦龍儔。墨到鬣邊忽一逸。令人也動點睛愁。

又

鱗鬣不殊點額歸。丰神卻覺有風威。不添一片龍門石。方便凡魚作隊飛。

又

明春杏花人滿頭。今年且占木樨秋。老夫醉寫龍門罷。開看盆魚自在遊。

魚蝦螺蟹

魚蝦螺蟹藻萍鮮。一棹新醪一柳穿。不是老饕貪嚼甚。臂枯難舉筆如椽。

題畫蟹

誰將畫蟹托題詩。正是秋深稻熟時。飽卻黃雲歸穴去。付君甲冑欲何爲。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五斗劉伶不認家。頭巾着處打昏鴉。松根白石且眠我。頭上青天馮着他。

又

不負青天睡通場。松花落盡尙黃梁。夢中有客劄腸看。笑我腸中只酒香。

雜品

魚鱗瓜蔬笋豆香。溪藤一斗小方方。校量總是寒風味。除卻江南無此鄉。

柳渚雙魚

一行楊柳春將綠。兩箇魚兒活欲飛。跳入研池等閒事。只愁研水濕人衣。

蘆汀鳴鴈圖

蘆洲無伴賣孤鳴。畫者無情看有情。才與不才俱未免。九原難起問莊生。

鳴鳥圖

樹杪參雲穩稱棲。啾啾小鳥喚誰知。似分綠葉遮朋友。不肯將身占一枝。

畫布穀

片墨圖枝布穀棲。停毫覓句意何遲。爲驚轉眼流光速。又是農簑細雨時。

書畫兔中有一白雉

劣蹄凡蠢等閒同。獵處難嬰宋鵲鋒。中有霜毫真逸足。騰身高入月明中。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價平生酒肉之餉。富人子以其謾己。謝絕之。意其圖必立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噫。童子知羨鳥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一首。竝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够千尋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力。帶將兒輩上青天。

又

春風語燕潑堤翻。晚笛歸牛穩背眠。此際不偷慈母線。明朝孤負放鳶天。

又

鳶於兒輩何相關。苦要風高九萬搏。無限片帆當此際。錢塘江上雪如山。

又

我亦曾經放鷓鴣。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駐遊春馬。閒看兒童斷線時。

又

縛竹糊腔作鳥飛。崩風墜雨爛成泥。明朝又是清明節。鬪買餠糖柳市西。

又

江北江南紙鷓鴣。線長線短迥高低。春風自古無憑據。一任騎牛弄笛兒。

又

剪楮披篁重幾分。橫天直去攪風雲。風雲去攪猶言可。誤殺低頭看鴨人。

又

紙鳶一塊去飄綿。不及三朝颺木鳶。更有大風君信不能翻。磨扇上高天。

又

我驚南海颶風年。屋瓦飛空攪蝶眠。試取紙鳶當此際。可能背去負青天。

又海上人相傳一兒將食餚寄線於腰忽大風拔鳶向海兒竟墮死收其骸歸猶在掌中

風微欲上不可上。風緊求低不得低。渡海一憑儂自渡。可憐帶殺弄鴿兒。

又

剡藤湘篴一片雪。彷彿孤飛野鶴雲。畫取此圖酬酒債。未爲輕薄有錢人。

又

村莊兒女競鳶嬉。憑仗風高我怕誰。自古有風休盡使。竹腔麻縷不堪吹。

又

高高山上鶴兒飛。山下都是刺棠梨。只顧鶴飛不顧脚。踏着棠梨纔得知。

又

箏兒箇箇競低高。線斷箏飛打一交。若箇紅靴不破綻。若人紅襖不塵糟。

又

偷放風鳶不在家。先生差伴沒尋拿。有人指點春波外。雪下紅衫便是他。

又

一方紙鶴一絲提。四箇金剛四塊泥。我亦誰家紅頂搭。一天風雨看鸞飛。

又

愛看鑽天鶴子高。不知前後只知跑。風吹昨夜棠梨折。臥刺如針伏板橋。

又

只因一線引鳶孤。跑過村鄉第幾都。小可兒郎三五輩。壞將多少綠藤蕪。

又

春來偏與老人辭。腰膂如弓項領柔。看鶴觀燈都好景。正難高處去擡頭。

又

百丈牽風假鶴飛。不知斷去寸難持。若留五尺殘麻在。還好漁翁撚釣絲。

又

鶴材料取剩糊窗。卻嚇天鵝撲地降。到得爺娘查線脚。折他鞋襪兩三雙。

又

不向書堂講課勤。糊藤拘竹覓風雲。庭前幾葉瀟湘色。禁得兒們幾斧斤。

又

風吹鳶線攪成團。挂在梨花帶燕還。此日兒郎渾已盡。記來嘉靖八年間。

又

嬌養嬌生嬌性情。鶴兒高別兩三層。春郊十里錫糖盡。買奉他家小主人。

又

新生犢子鼻如油。有索難穿百自由。纔見春郊鳶事歇。又搓彈子打黃頭。

朱太僕扇面花鳥

湘筵金泥半月欹。海棠淡淡抹胭脂。多情更着啼春鳥。立軟嬌枝未肯飛。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三

詞

如夢令

寶珠齋飯罷。筋響碗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目。

兩隻脚挨轉磨。一副牙關嚼錯。連日施藥醫人。大似把船放舵。錯過錯過。莫被寶公瞧破。

菩薩蠻

閨人織趾

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鞦韆板。板已窄稜稜。猶餘三四分。紅絨止半索。繡滿鸞兒雀。莫去踏香隄。遊人量印泥。

眼兒媚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吳人慣是畫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臨此種。粉肥雪重。趙燕秦娥。可是華清春晝永。睡起海棠麼。只將穠質。欺梅壓柳。雨罷雲拖。

鷓鴣天

竹爐湯沸火初紅

客來寒夜話頭頻。路滑難沾麩米春。點檢松風湯老嫩。退添柴葉火新陳。傾七碗。對三人。須臾梅影上冰輪。他年若更爲圖畫。添我爐頭倒角巾。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蘆長葦短挂青楓。墨潑毫狂染用烘。半壁藤蘿雄水口。一天風雨急漁翁。簑笠重。釣竿濛。不教工處是真工。市客誤猜陳萬里。惟予認得蔣三松。

鵲踏花翻

美人解

鑼鼓聲頻。街坊眼慢。不知怎上高高騎。生來少骨多筋。軟陡騰翻。依稀略借鞍和轡。作時鵲打雪風天。停猶燕掠桃花地。下地不動些兒珠翠。堪描耐舞軍裝。伎多少。柳外妖嬌。樓中笑指。顛倒金釵墜。無端歸路。又逢誰。斜陽繫馬陪他醉。

鳳凰臺上憶吹簫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湖石陰中。楫欄影外。天然一箇宮娃。悄無人與共。自弄琵琶。撥掃忽成抖擻。恍搖卻。鈿翠鬢雅如花。畔蜂掠未定。戰殺其花。勻擦梨腮雙靨。那半面剛被這半面相遮。問何時展過。得見些些。除是遞將紅葉。應

回流水之涯[△]俄成訝[△]綠來盡也[△]一笑看差[△]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四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任兼督撫。一方文武之司。鎮重浙閩。萬里華夷之會。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再興。始於赤子之弄兵。馴至蒼生之受毒。引烏夷而深入。連省甸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辟猶破壞之車。既遇險於泥濘。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驅馳。若求善後於賤工。終知無補於覆轍。臣之自揣。何以異茲。人所私評。亦爲過當。且昔叨監軍紀功之任。偶成事於一時。比於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百倍。昔猶不逮。今復何能。特以聖明用人。姑自郭隗而始。則凡豪傑響應。必有樂教之流。臣敢不灑涕誓師。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懷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望生還之日。仗天威而策勵。尊廟筭以周旋。取彼鯨鯢。爰助鼓鼙之賀。佇看溟渤。翻爲鴈鷺之池。力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修元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物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

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塵。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況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尤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願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蠢茲夷狄。尙爾跳梁。日與偏裨。相爲犄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沼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時鶴降醴壇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蒼穹眷德。端爲聖壽而徵。言從鳥嶼之游。已切闕庭之望。偶當分地。借達禁林。何與臣勞。遂叨上賞。繒紋盤束。旋分篚貢之珍。鈔貫充函。別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吏士知榮。節旄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爲犄角之圖。望闕馳情。尙阻江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禽。益占萬壽之無疆。畢致四靈而未已。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壖。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慚涼德。堪此殊榮。中謝伏念臣本書生。誤叨闈寄。跨兩省一京之地。當諸夷數道之衝。機務浩繁。調徵闊遠。曩昔淮陽之警。頗陳意見之竊。恐漕河陵寢之震驚。爲心膂咽喉之要害。偶因羣力。幸剪諸兇。凜待罪而至今。眇何勞之可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茲蓋伏遇皇上。誠協經綸。道融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定價收名。每謂功疑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敢不銳志澄清。委身報效。奉宣威德。夷方期獻幣以來廷。結內賢豪。帳下益懸金而募士。

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元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素塵於寶地。默示長生。雖知守而雄自來。海旣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竝臣分境。俯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掾。玉映珊瑚之苗。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願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雙行挾輦。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聖主靈長之體。

代被論乞免得溫旨謝表

天語春溫。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謝中念臣身叨隆遇。旣易致乎衆嫌。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格。緣此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爲辭。屢荷聖明。曲爲原宥。臣之感激。天所鑒臨。直欲捐軀。以圖報國。今茲求去。本非夙心。第恐衆怒愈深。後言未息。以致聖聰再瀆。其爲臣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實深戀慕。屏營待罪。方切危疑。而皇上體諒曲加。慰勞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毋介意於人言。願臣何人。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無以過。伏讀邸報。叩首闕廷。殘命少延。驚魂甫定。感深刻骨。涕下沾衣。重誓餘生。捐酬上德。況臣素抱忠悃。可質鬼神。頗有識知。非比木石。雖寸草微弱。莫答春暉。而精衛積誠。思填

滄海剝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罄竹爲箏。詎殫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闕瞻依。恭祈萬壽。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五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盡厚道。作人心事。臣奉燕海。賴陛下。臣合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爲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爲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竊一按臨。以觀其風。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監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趙輔。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深受封爵。迨後奉命平思。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無賴處置。功烈尤著。既以勤事病。乃就巡歷屬地。冀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創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旌及。使功臣之骸。莫葬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豐惠。勸忠良也。臣既得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遞。前御史臣裴紳。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素倪等呈詞。及先後諸臣。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輅。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奉之臣。曷昔所聞。摺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德賞。舉的然後定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摧結者。以七萬。至其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而。

蕩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兩廣除腹心之蠱。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其所制境土。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陛下亦竟留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其故或在於言事者之尙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酋。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畢事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駐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情之常。至於終不獲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諒其無他。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明旨。而廷臣據專意二酋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地方。幸冀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矣。而廷臣之所謂倒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未盡僞之言。而陳於陛下之前。陛下安得不信之乎。故臣愚不敏。妄意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夫陛下旣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旣不自廷臣未盡非未盡僞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錄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此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也。不然。陛下何憚一改議

之煩。爭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績。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陛下決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役。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況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辟如以銖稱鎰。其低昂亦甚枉矣。臣聞式鼓氣之蛙。則士卒尙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旋至。方今海上告警。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每以前事爲鑒。守仁實生其鄉。聞鄉人每一聚談。知與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泯沒勞苦。使閭巷得以藉口。甚非所以作豪傑使奮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內。名爲道德。而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殊二。此自學士自脩之說也。若朝廷賞罰當功罪。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失。此豈以學真僞哉。守仁之於學。其真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艱難。索其罪譴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奪之。無乃大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量之虛。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託於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邇。臣聞之古語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徹軒。蓋悲恩愛之難終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以彰國家報施之厚。作臣下之心。諸所宜葬祭贈諡之禮。悉從故事。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六

啓

代奉景王啓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藩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即手足知其通乎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奧門庭。備門庭正以衛乎堂奧。而況入春風汛。乃醜夷犯順之期。插羽星馳。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違離。夙夜隄防。不遺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鸞旗遙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輕移。向安流而邁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願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況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運策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奚及於軍中。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尙冀保全其始。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
月望後生日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臯夔之望。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秩初躋。同尙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冀莢徵舒。已含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尙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遙思旭旦。寶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恠人言之易。孰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廷平參互。旣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枯林再苑。涸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癢。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竝名。名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旣往。尙立巖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以毋貽桃李之羞。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模宏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不周知廢。是以用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脈所關。既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量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准甸。迥逾劉晏之精忠。轉餉關中。佇待蕭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冀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渭失歡韓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璧之雙遺。竟踐黃金之一諾。傳開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在而喜。頑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啓諸南明侍郎

某生來蠢騷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蟆跳擲於葦蕭曠曠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
鋼也辟如雉兔觸罟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台殿而寬宥有加閱憐無已
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兔之待鼎鑊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
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備承照於收榆卽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滑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
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策以猛擔當全
龍象之雄豈肯舍己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
爲重輕萬舉萬賞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嘘息得諸祕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
特以方寸之值不能緘默譬如蠱癘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
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
之再造

答某饒魚

連餉波臣信曠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竊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樞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卻棗。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綸音優渥。豈直重申。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旣崇於師傅。廢復寵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藹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爲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某叨奉摠趨。不勝踴躍。願因遐遠。徒切瞻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迴。耿丹衷之在隔。省循仰戀。倍萬恆情。

代請胡總督啓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落諸酋之膽。致茲寧謐。槩林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已獲弓而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援投壺而雅歌。敬卜吉期。肅共小設。折衝於俎。冀聆警款之珍。情篤爲壽。亦效個愚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棟榮。

謝某

百頃澄潭。平鋪穀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蕭瑟。紛水禽之交淺。雙闌虹臥。下捧蛟龍。五彩疊飛。上織烏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苑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恨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云梓澤。旣飛毳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喉。綵煙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尙醒。欹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騶作賦。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阨。遂巡解網。憔悴非人。偃塾自幽。鄉閭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麗藻。兼河間獻王之賢。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祕函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攬之餘。不遺葑菲。文石之甃。重以珠璣。出袖迸霞。入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濱。偕芙蓉而竝逸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揮灑不停。驂騑失驟。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遙想高風。便欣授簡。願茲修路。曷由裁營。謹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刻。真愧蟲雕。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七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真非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涇涇小節。在外卽在內。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徒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皁白。反掌而更。卽如涓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己言。回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綠紙多礬粉。深恐浮緇拒墨。益顯拙陋。敬更紙書呈。并納原束。伏乞檢照。

奉徐公

囊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旣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迨於北

上謂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某衰老荒蕪。無主棄杜甫之才。時既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比。徒視顏毛穎。博十年粟。爲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願復踟翹而歸。行道不省饑寒。便謂得免。悉虛聲耳。錄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饒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黯善沁。又卷束盡成皴裂。卽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卻此等物耳。緣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卽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與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巍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樹。入嘉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盲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豔者。愚意在所必選。比之真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野客清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羸。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擲檢。停筆

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跟蹠以耕。拽犂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筭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之所也。廚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尙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焉。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焚香輸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回思往日銜杯圍樹石之間。談說鼓鼙。盼矚弓劍。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拂袂。毳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醺然幾墜。真昨日事耳。舊景帶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蕭然到都。解裝便思插羽。願以三百里之遙。裹足可至。儻再勤圉人。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遯不多及

與梅君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抃卻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竝只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橋渡淮而枳令人幾於易性況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蚯蚓窠中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時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蟬蛤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函丈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沾門下省退朝輦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彼以字眼細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某侷學步殊未到此然卻是望其門牆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兄子官人

父弟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種種正逼歲除真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翻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初向來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擅技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屏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屏不粟者久遣日惟杯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宜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闔門中才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曰不宜屏犯責善齒舌幾爛蒙冒被侮又豈止賊恩世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劫終不見性名爲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惡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欲其生譬惡疾蠱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奇峯絕壁大水懸流恠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百叢媚蕩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昨漫往觀煨因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羣公並膺賀典生野人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卻擲卻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俱乖。敵筵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橐遺。徒有感荷。

與季友

韓愈、孟郊、盧同、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闊。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可推歎。菽粟雖常嗜。不信用卻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某初聞玉體違和。卽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還。喜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款卓。真可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敘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爲羽

奇雖至，恐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爲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奧，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旣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尙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多而鬪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己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如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卑，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渭之見，亦非若今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

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謹收覽其得主良慰。所論趙事。誠有之。真可慮也。入秋酷熱。伏冀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卽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待錢信去便。故尙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解。兼得進其微。恐家事草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脫稿後。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以待此上算也。今旣已無及矣。乃生昨至高埠。進舟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再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旣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

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因而瓦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汙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強者爭退。弱者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其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闊。雖南面稍狹。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夾岍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岍西之田。一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闊甚。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西林中。卻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賊偕走。而伏發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軍入。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偕走者。轉戈北向。三夾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木。蔽野。斬其榦。以構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某面掉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穢。給餌。吾千人之名。旣章。即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亦無不可。至其西方。闊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空舟。若涼廠。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岍匿。以上下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敢亂。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人。大約做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

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恐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斂而自拒。夫發槓鳥銃。夙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狃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空巢。斂而拒。亦且格鬪。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掇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概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讎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

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藉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徇者，必不如前所潰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手而徼倖於屢北之間乎？創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制器，而亦無益於用。即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客，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兵法，蠡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歛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某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獎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潰寇蕭顛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倦倦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此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鬪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摸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況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撲疎以不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破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某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某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卽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者。此也。卽使某誠小丈夫。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

疑不敢往事。而況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教者。久於留。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某於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留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蜚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面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鈕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噫。某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元門書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回思鄙論。祇覺其妄。然卽欲公伸其妄。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當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護磚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卻是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況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卽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治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治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家之說者。又有純陽既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某愚昧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己所妄見者爲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真正祖訣。若參同內經篇。但除卻僞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無爲無思。生生兒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徹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不能禪耳。南岳鏡碑。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

是嬰兒本相如略撓以思爲卻正犯磨磚求鏡也乾坤者易之門戶契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奉答馮宗師書

涓妄註參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故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經遂誤賺經文滿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三五章之言鼎器卽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卽青龍至一所義也其言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五章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旣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列不應無結而經語主隱註語主顯圓章近隱法象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卽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真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三事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卽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物出一門足矣今日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而得之矣況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印吾不敢虛說做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印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目魏然二公誦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不同至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

者言也。況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不相印，卻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卽贊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印以世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如臣勝尙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唯昔聖賢一章耳。他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遭逢之尾，審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卽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略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三坐垂溫，卻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類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內甲之後，此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旣辨之如前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弔起象字，而後曰別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卽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七八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卽接到八卦布列，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文脈矣。俞氏本擬四言爲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且閉口不談，卽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卽是養

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真切。推移不泥。環轉銜權。而青州一脈。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尙有纖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因繫而犬豕之。萬一少緩刀鋸。尙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纏也。桎梏之所。涉筆爲艱。遑不盡展。阜阜冬冬。亦是離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十月二字。主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兩字也。十兒者。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兔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十日也。蒼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爲點者。四月。縷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囚字也。漢武召東方朔隱語。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白水真人。真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故渭亦漫之耳。不宣。

答人問參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斂。元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日魄。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

卦象。然自月魄逐宵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謬說。彼特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況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接過八卦布列。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覲。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綠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圓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尙有缺略之弊。而終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幽深。曰不相鈎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鈎援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性情盡矣。夫易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素也。卽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深潛藏也。天道至元寂也。日月正擲持而匡廓消亡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願饒饒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

首句此卽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魄之後乃正值其平鋪漫序律麻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以梗斷其文脈如此乎。卽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至若某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卻以圓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甑山至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芽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挨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章語。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架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元抱真至變形而仙。本魏公之成功而言憂閔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證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

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己名。故徐目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往往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某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肯綮處爲然也。卽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略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概印一篇。概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擣操縱而互觀之耳。某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尙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上文則又先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旣作亂辭。而復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之準而成功者也。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況得而謂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

魏公喫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猶言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孔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姑舍之。而偲偲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乎。不可乎。皐皐冬冬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十雙者。二十日也。正兔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六月二十日也。主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也。十兄者。九也。十字寄中。豎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其豎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皐皐冬冬者。隆之左旁爲皐。其下爲缶。缶音同皐。是爲皐皐也。隆之首文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叶皐皐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尙未完也。開戶之戶。言慶之广。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並。似窓楞之支於開戶間也。然並少東之一畫。似窓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自皐皐至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蓬。參三也。斗上加以一。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箕中人者。言囚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岡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矣。○○○。中加以人。非囚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彳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鄒斯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己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於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不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

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聚也。而棗從東。不從來。緯書卯金刀爲劉。而劉從亞。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真人。貨從貝。不從具。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敍篇。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某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旱隔井之爲陽。人人知之。且旣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如所謂敷陳羽翮。如所謂東西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敍也。重一陽字。想亦筆下偶然捏弄以混入耳。如此並屬微細。故不大著解。如欲解此等。則尙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旣言配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真篇云。休煉三黃及四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厯章中。俞註詳矣。但任畜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書。可不慎乎。章管括微密。閻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旣成之神。尙有金砂入五內。刀圭沾淨魄。痴人尙泥爲入口。下吭之證。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水。汞向來泄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卽此爲入。卽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吭而後可云入云沾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鼎七張二四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用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拈出分疏。而某當其時。則惟汲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某於火記篇中之註。有云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卻亦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

章註中有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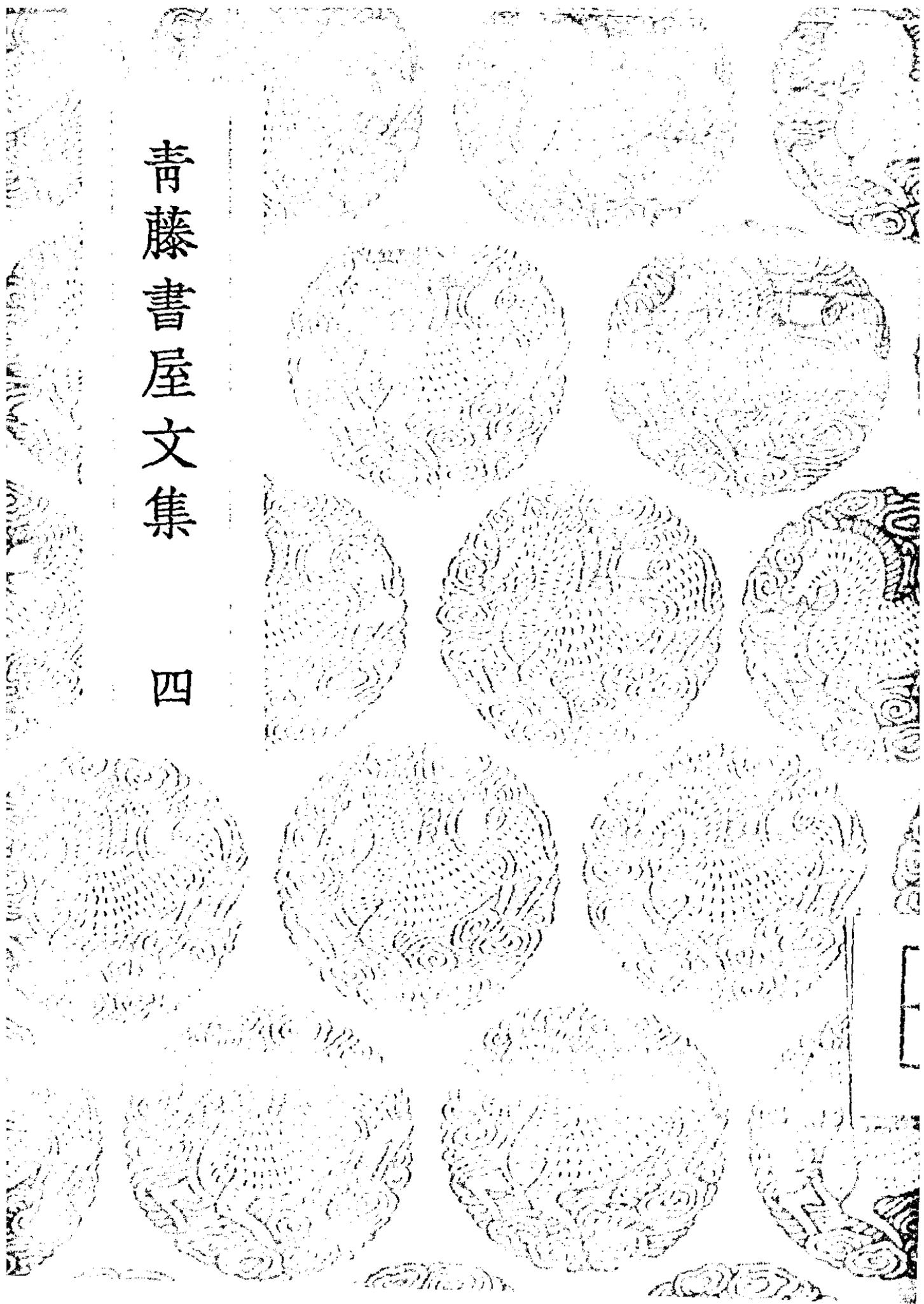
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圓三五章。然卻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尤爲引之如此。亦不是除卻圓三五章而言也。

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莫便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炁亦相須。炁字當是水字。



83
4
2158

青藤書屋文集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青藤書屋文集

(四)



3 0645 2058 2

徐渭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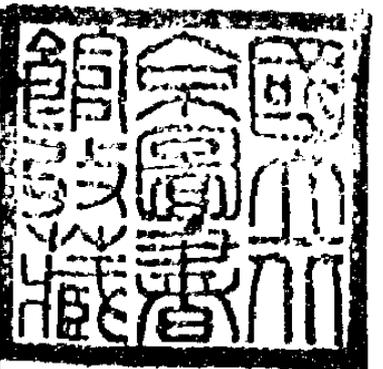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八

論

論中一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為中者與不習為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為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為中者未有果能不為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為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為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為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為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為魚與不求為魚者異也。不求為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為魚者而已矣。不求為魚也。重曰為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為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為不及於中聖人不知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為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贊曰尚欲為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徹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濟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52230

083
112
2:2159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日簣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變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參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竅也。鞞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醫師，治尺箠，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枚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

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咀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鵠也。倉也。而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而和而鵠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暇。故曰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且也者。以其因者思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且待且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也。故強濟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蛻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強。自強以誦。自誦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

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入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其奪裘葛以取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惑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爛纈矣。剪楮矣。織螿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出鏹。貴興也。非較味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脫鏹。何取於齊味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敝吏者。古銜如彼。則今銜必彼也。而敝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卽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真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興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興於人口者也。取興於人耳者也。取興於人目者也。而直求溫涼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敵於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潦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則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丸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含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涸矧其上。是其諸所爲奴而役者。多不識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餒以爲腴。而自以爲養間。從而論其興於心。并其所謂興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則不

博也。乃不知其備也。備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覲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者之精而旨者。瞰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尻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雀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貂不足也。指畫并攪搏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願失其謏也。

論中六

姑譬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令丐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令丐文者實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之不貴。賸而貴。賸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賸而彼宜不賸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文者必貴。貴者必尙。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尙者尤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習貴賸也。實改而名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賸文

矣。

論中七

聃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聃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者。始蠟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歧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卽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卽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治之於器。劍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矣。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

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尙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并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直四邑中人哉。而今願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系之曰揚州，信矣。然而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苻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

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人占王氣，主臨安，雷煥占劍氣，主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卽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元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問之，黃有盡而元無窮，如毳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恠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邱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嵎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基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擊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撤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

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一聖君一賢相書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輿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以賧。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惑於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蔬而贏。始其食也。願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羣少年日鶖於市井。黠佃逋主者之租。又從而駕禍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綺麗。罄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某所稱。

特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羣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口，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汙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擯己若是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茲土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恥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故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宜。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烏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目之曰墮民。○男子每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酒食，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買，使見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賣，錫拗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擊編機扣，塑土牛土偶，打夜狐，卽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拗女髻冠，梳髮爲髻，羣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卽有產，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闢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末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古之劑農與末也。恆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恆在下。卽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昂。而稅者幾十之四。稅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況得制其末乎。吾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本朝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衛民之居曰烽墩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

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卽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內。鎮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寇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漚。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顯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往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

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茗之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與焉。夫是口與畝茗之貢與諸權。上資其養於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奈何令已獨冒奢之嫌。乃忍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往往願橐匣而局脊。掌橐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願役之繁且苦。若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槩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者。慎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尙十餘萬。

人也。然卽令不占於富而井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旣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徙饑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恆視畜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天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迫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

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旣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部賢者，邑旣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墓之祭。

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魂魄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沴也。矧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繁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思齊。載記者。扶幽拾落。累冊而書之。則又何恠焉。至若追道上世。遐引眇恠。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詩矣。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九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三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令裨將傅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觀其誠輕騎拔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況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而欲擠之使入

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伴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問一而食者。礮石也。彼已問其一而待矣。而此復問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問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某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問。在昔高皇帝之計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列聖承之。在

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願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桀犬不忘吠堯。螭螂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成祖繼統。諸宗迭興。庠序華夷。覆載無間。迨我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祖宗。抑亦迥邁千古。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嚼膚。襲頑未已。語云。驕子諱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縣。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禮書卽有四種。況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史而已。故讀者亦尙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

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疑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控方面等，往往必參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資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治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願以駢任腹腴，以而了治，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恆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與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主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輅周冕，則與人輸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及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為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後渭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為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既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即仰而歎曰。是古鬼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為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日師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敍其集。渭曰。是小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葉子肅詩序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恥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己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旣以詩送之。請於師長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叩其所以。摘而對之。瞭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恕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願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謂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尙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謂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旣已導其源。疏其流。而涓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梯米之罅者。蓋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涓言或氏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瑙山寺。寺西近岳鄂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騫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敍。比之尋史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叩其所在。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脈。圓孔爲穴。脈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脈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繼說。未免牀上疊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卽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脈穴之理。自

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代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攘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距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

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胃指而腎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代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奧。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週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笥而後已。以爲是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桂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成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斂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礙。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寧者矣。

又代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己。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孑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借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郎大夫。奉命董填推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裨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於伍。尙有盡射其糧。而願募法興。費復加倍。就使罷願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恐未有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廢遺。其在中外。旣以聽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代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迨功過相因事例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入以繁文或活脫而抵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屨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塙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遞有減今於溝塙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腹剝以嚮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賊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代

嘉靖丁卯冬。朝廷旣生得海會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壩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快快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旣往而戒將來。一也。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旣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參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尙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翻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問道察虛實。指地

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己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卻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歎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玉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歎。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歎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恠。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劍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祿首十數過玉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騮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邇來居士沈君。棲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廛。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幾折。數聲長笛。渺浪滄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乃於末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真。他日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端。予雖尙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豔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豔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蠹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蠹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蠹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蔑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兒女干祿而饜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蘊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干年今總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壽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恆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既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至吾儒之蘊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旣以事事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肖甫詩序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揀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旣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旣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況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萋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

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書至此。可味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譜。

又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鬪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卽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雞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雞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求而自贈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太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鑄。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卽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鑄不鑄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

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枳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鑄之可也。

陸氏譜序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纘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尙喘。則一日尙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至說佗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況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況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況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册序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鵝鶴。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鬪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魁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椎。目矍矍以睨。過市。蹙則醉飽。繫馬狎邪。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旣昃。知無所怙。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丞簿。收管居人。猶嗷嗷。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尙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擡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

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褻，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顙，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弈弈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闕，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參同契序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

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妄裂惡撥。如萬手纒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尙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遜東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旣蝕復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撥筆於旣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誚。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衝。主言始終。言終於廿。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兔三隻。而雞十隻。蒼筤中人敍言。

贈嚴宗源序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夫。漆面而印鼻。如又剝然。所對者。拳桎絛極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縑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釘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

自不再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恬靜不任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八山
雲藏公別號也

以某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髡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遣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變。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常道亦甚難矣。況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賭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溺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頗呢呢於閎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袂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櫛櫛。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敍官主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尙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長女見許。而贅某某。釵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誑。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韓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也。上之旣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吾壻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

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願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權。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賓後。

覽越篇序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旣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旣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楮。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闔其藩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鋼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卻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中。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卻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既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願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

也。當子巡遼時，會主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敝也，辟諸病人，而帥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敝否，不核醫之才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通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賤音炭，夷以貨贖，雖曰賤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善龜驕秦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賤，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

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懸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恆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真定恆山耳。而議者以爲高皇帝逐胡元。旣收河北矣。乃北嶽亦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尙未聞有此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得無意乎。

周整婦集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迫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享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鄒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諡鶴以烏者。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

矣。

海上生華氏序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計。人作蟻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卒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卽知。無召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割割若驚雷。卽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尙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因趙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斷養。埋名之侯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兒作一詩。其人日縮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坐。交筯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旣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

昔也。卽人物尙能創生。誠使葬者取骨骸以乘此生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邃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儉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澆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邃古初生。胡乳胡舖。及其旣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顛。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龐而終纖。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與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廢之不延。

贈張君序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螻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卽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

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螭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參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獲弓而不射。曰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曰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虱。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今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歷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某旣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瓊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恠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

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某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也。列聖膺之。幾動宵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假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驟而來也。卽小有睚眦。抱關操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某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疇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卽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尙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竊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旣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

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楛就犢。與鼠爭殘炙。蟣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八駿圖者。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都督童信。曰都指揮貓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素也。自註曰。右序本雙槐歲抄。余嫌其不簡。故特刪去大半。

贈梁尙書公序代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旣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卽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睚眦。枕戈而臥。待釁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天子璽書。以兵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璽書。束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

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進而本兵也。他人饗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旨甘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尙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闡毅。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闊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威以孥僇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參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尙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

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獨以膏黔首。令買顯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構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視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與一語不當。卽脫膺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

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茫茫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緝連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駟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鏗。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菱蘆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籊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命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菱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崖。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

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瓊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汨沙。旬晷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澗細流。朗昭元哲。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搖。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世也少。故自守也恆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宏。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剝髮。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蘖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嫠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勗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髻至叟。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

予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櫛櫛，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糗糒，餽饋，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閤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詎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願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頽放。時時復從二張遊，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醜黍稷，教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子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涓操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沈母太君愈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養。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無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善也。而太君則爲茶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茶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泊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彙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信之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太君賀哉。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一

跋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況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況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況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願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嚼一甌茗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茗茗尙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略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鷓所掠。翎羽騰閃。捎振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履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冀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不也。而人曰。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媼。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味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警貌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瘁而跌。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跌逐。曷韓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驂駟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略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卻虧。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子者不下十數紙。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滃然而雲。皚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斲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僧繇閻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卽稍變。猶知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箇中其高再倍之。作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且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主易地。絕不相入。令妙於鑿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畫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朮括南中寶物。裝數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

石起於瀋河者。卽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虜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旣又不隨以往也。此亦眞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圃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憂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韞。雖是夫人。卻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眞。不如此則贗。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贗。得乎。董丈某。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丈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斂奔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

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況經乎，儻得如此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旣而忽生，因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秦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恆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秦氏者，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願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恆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視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鎡，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真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

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章則並主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入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往往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眇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園而出其所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睚耳而癡痕烈然。爲朱孔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

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服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屢欽人持文公箋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多真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橋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宏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做聖母帖。聖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科斗腳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榜云。獨呼明月常陪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真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於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筆取妍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元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雞豕於圈槽。甚至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真飾僞之物。而娣奴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歎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頹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奴晒也多矣。今校鄙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奴矣。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二

贊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又備兩經。真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合兩爲一。妙哉俞子之嘗。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予畫蓮葉觀音遂偽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鱗尾蜃涎。靡不照澈。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踈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刺潑刺。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晒。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耽視。茲獨以寢。祕威如待。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卻。

書瀘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命。若俱有者。蟲旣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旣應烹。亦應煮蟲。云何瀘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於鱉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鱉蚌。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道。彼諸有物。大小動植。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瀘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尙然。況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諠。

純陽子圖贊

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翁於近

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尙道術。既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卽知我仙。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惟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縑。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許。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文德丕。翩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裏。素驟御攬暗聾子。如此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君之事。亦眇昧。陰陽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昭曩。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為商顏采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為乎淺水平山。將舍郊而入郭。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為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根

又

是宜上昇。為神仙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機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嵩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張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味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為我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搏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似拙而巧。誰爲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尤爲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元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攜竹筐中植一小旆。置道旁。一叟聽其語。執册。肘若卻避。然令贊之。

初觀二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黝然以墮。有物在手。體元守黑。曰此真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卻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旣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已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壘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耶。蝶。栩栩耶。周。遽。遽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滑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父肖可知。今肥昔羸。人謂羸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尊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頰須竹朗。頰姿玉晶。觀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予。予訟亡奴。執狀以須。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旣徂矣。公亦仆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譽敷矣。自越而西。聞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闔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蕖。兼兼頗鬢。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當何如。

又

此爲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胡菘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顙。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况覩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面天
諒者

瓜瓠白肥。但可醃菹。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元談。惟顙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凝。儻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嘗不宜於顙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羸咫。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傳能重梅
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技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貌君儀。宜其為蕭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為君也。蒼然若槲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序

王懋新自刻搗小草八九葉。懸於空中。凡五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也。而零星於是。蒂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死者之爲不死。而盡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柯。爾喙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鷓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而能潤身。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銘

歛石硯銘序并

出歛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劍戟入日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鑿屏扇然以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用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歛客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期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歛歸於越復返於歛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歛石硯銘俱金星元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萋宏血老千年黜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朽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憂墨有聲如躒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夢筆生花

又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為石之疣。

端石螭硯銘

領則燕而虎為頭。睚則螭而鸚鵡為之眸。彼飛而食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俟。

無眼端石銘

鸚鵡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為疾。我則不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寶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鸚鵡。以慶險糜。崑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闢而不染。赧難為乎苦吟。

甞磯研銘

稠險糜。一何捷。敗穎兔。猛於獵。馬善走。必蹄留。才難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視面圍徑尺。溜寸。亦圍而橫。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義轂面之月。蝦蟆啄沼勺水。鬼微復寸冰。苞兮宛如胸。面之雲。險塵興。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序并

家藏古白破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懸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水出空入。以懸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一入。爲聲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膝。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櫃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室。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櫃。庶謹其藏。

竹祕閣銘

大書懸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夏月之蠅。不懸而懸。惟女勃。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開以擊之。墨不涴肘。刻竹爲開。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書櫃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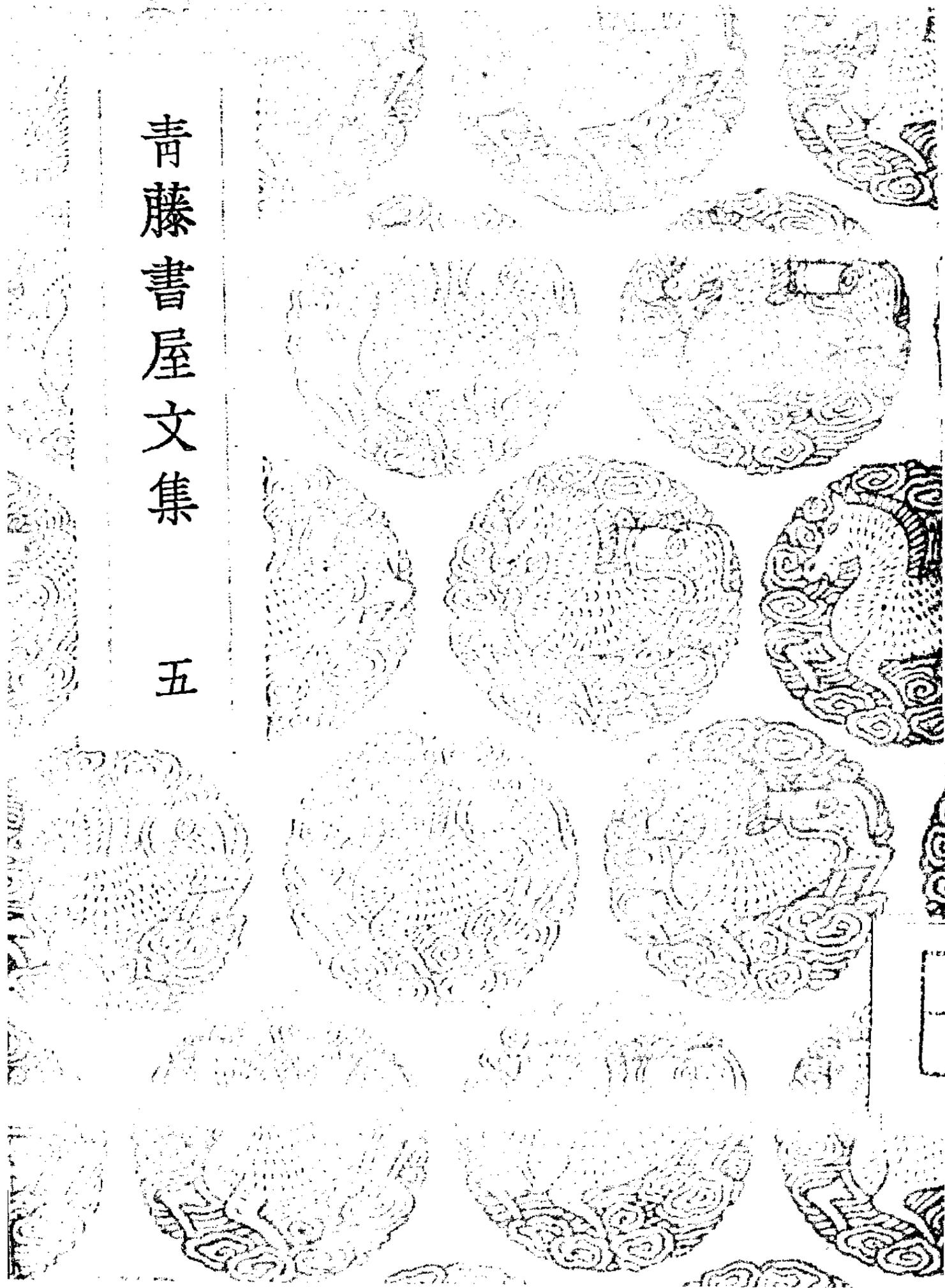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其爾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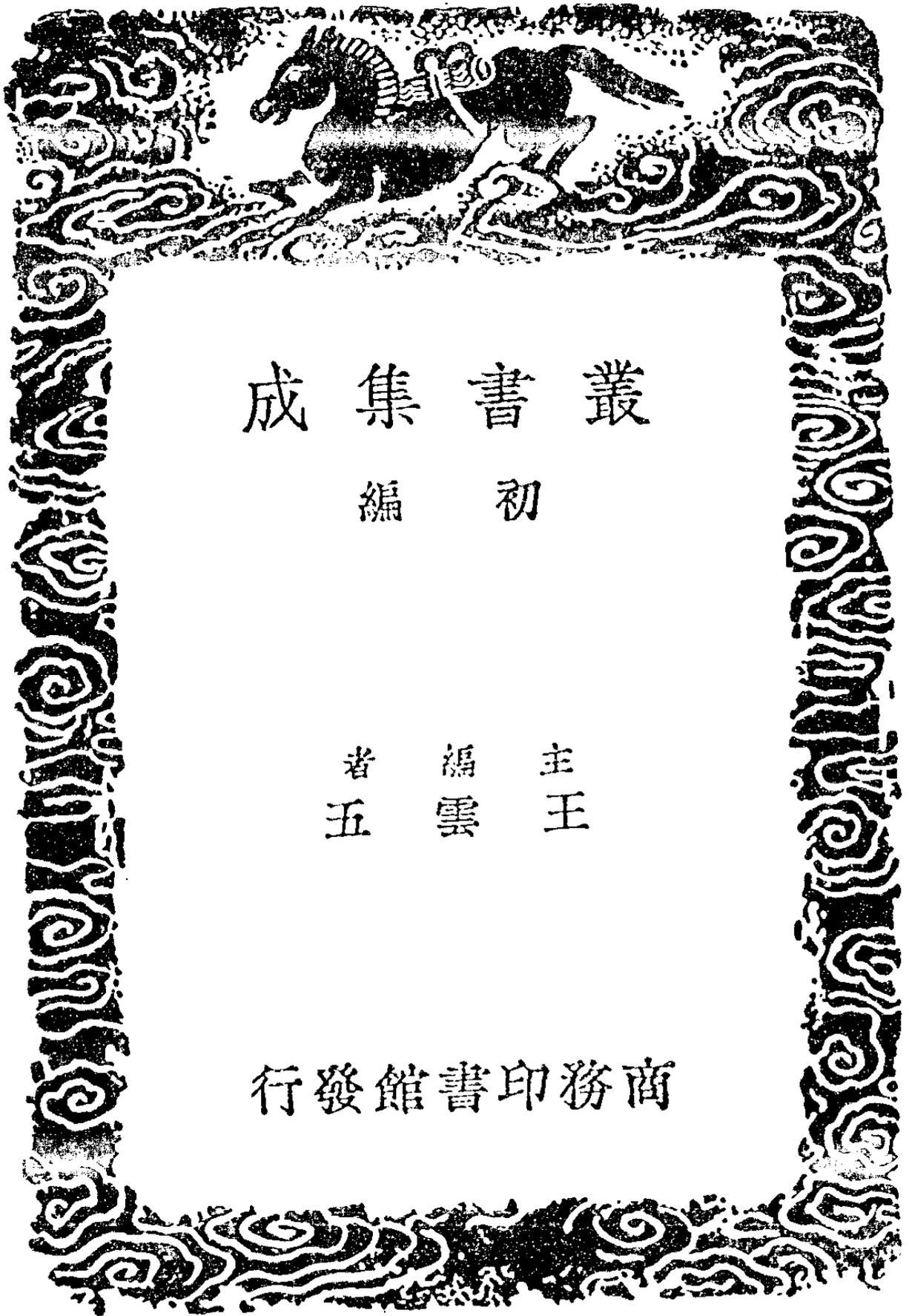


3
4
2159

青藤書屋文集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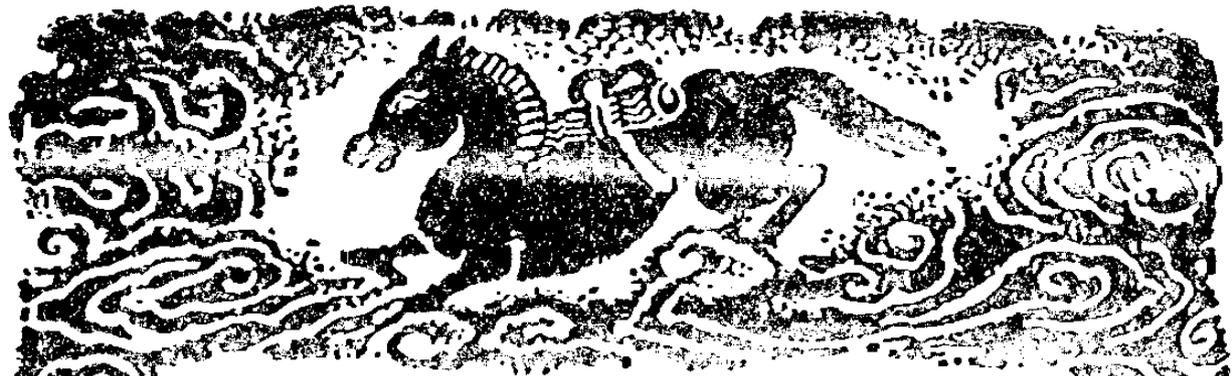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屋書藤青

(五)



3 0645 205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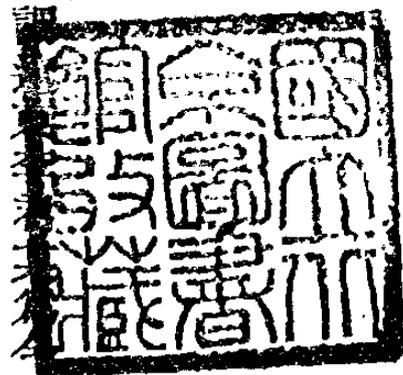
著 湄 徐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四

記

蜀漢關侯祠記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議。設參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詔曰。有君至。則一省關權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出已。錮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主將得自補馬。操其贏值。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既又節縮已奉度。可搆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甃蓋材工。靡不緻好。獨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鐃歌樂。用以侑神。已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家世受國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痾癢。宜無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邛都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邛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搆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倒屣。



083
1124
2:2160

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某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願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憐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竝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爲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尙能憶之也。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

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嘯。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學。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況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恆沙之數而不可殫。卽隸首復興。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奇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闢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闢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丸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闔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濶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參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略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開。忽復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鑄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霽。往觀七十二峯。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響鏡。紫閬。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繫口。洞故有外屏。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壑。繫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嶼。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峯。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輓電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閘記代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閘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濼告者。膠石以灰秫。久而剝。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頗有以旱告者矣。萬歷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苦濼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役則民日子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願。則予二。不課畝。槩發丁矣。而尙有以不便歸蕭侯者。曩昔湯侯者。則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庸裘繼裘衣。始病褚伍。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然矣。閘濼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

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湖。河魚出沙。閘則否。故內外漁邇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湖沙吐吞。改水順逆。關廢興。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濶也。則外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閘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登一也。靳而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恆賴焉。宋末李顯忠旣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湖之。不果。入明。田旣稅。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歷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宋侯。旣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古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埭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

六所。闢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於里之正長。舂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竝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遂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醕而興曰。殤劇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齒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竄父尙未遷岐時之

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岐之枯骨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費者。名氏。若費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代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而董之者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邑人某。出納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膈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胷。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

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衢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綰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卽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歛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嘗嘉靖某年間。賈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可達。於是始買廩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旣歿。葬湖南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吳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窗香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冥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尙緩。後六日，冥死，君懼，復令永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冥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築於此，爾爾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而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覆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梭，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擘，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旣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賤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恠。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潼真人，令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潼真人，而願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而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元。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裁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山。束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鶩雞學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參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某宗朝爲大理評事。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尙宋福邸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鎌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

聲相近也。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贊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名本，以對策中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佐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漉漫一新，願謂冢子禮部君元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主以升，又置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明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剗諸牲石，某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竊晚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渭，有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稗免，積千百家而後有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養海，實惟神明。迨於中葉，兩以戚故。日中而替，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虔。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臣。自剗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

始踴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是不在我。福由祖。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則自公始。既卜四主。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翬飛。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願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頰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謚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代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二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

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悲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縱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裾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緝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間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緝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旣記其事如右。因感之而歎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代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

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竊長窺。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前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願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懼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庫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廬。涓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混。僮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爲。涓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買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五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呀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籍。倮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歧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娥。垂筭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倮然長歎。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脫之。得白雞。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爲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鬪雞場所。至宏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遠。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籬。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神。神之跡。願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刪定建寧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主。又安能拔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鬪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鬪雞而出於卵。脫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圍場中。絕奇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成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既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卵而脫。且拾者以存信。爲作歌曰。卵兮伏兮。雖所職兮。拾且脫兮。僕代羽以翼兮。孰思其故而能得兮。膊膈膈兮。戰靡北兮。舍博而徒掌索纒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圍者棘兮。彼稷稷兮。儔善而冤。儔惡而殛兮。

季先生祠堂碑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而獨居禪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萑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況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入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己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縮長令城守。再三拒院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譴。則以慈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願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與鄉之賢。殆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舉。與聞者咸志之。常快快。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以先

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嚮應。郁穎上言。遂撤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鶴。胡通叅朝臣。奔走督率益力。助費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令先生居其二。昌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邱。其可指而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願不卽祀於國。而亟祀於社也。於法雖有遺。本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歷二年二月之朔。越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費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歌曰。修篁分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杵杵。惟以遺兮將來。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靈之來兮總總。挽北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聘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代商督學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

入古北口。漸逼都城。時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朝。且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置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蹂大同。塞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俸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行。籌邊賦。及諸謠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糶射。中則舉觥相賞。鳴。值饑。則又散己財粟。活殍以千計。將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頌公真忠氣。益切齒分宜。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遇禍。不數年。黨敗。而莊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等於韋。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主於雄藻。類西京。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鸚翔蓬蒿。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掣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式矜小鮮。或借尙方。柔可遠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代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者主宴。在里者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徒。往往以錢累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願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擢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旣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願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願。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橫檐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略始甦息。然亦旣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釀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

於予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尙鵬，字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竊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吏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譴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魍魎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摧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蹙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與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撻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梭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六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卒得誣，徙在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肆掠。時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媵媵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抗聲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陵寢，遮虜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使不報，無何，又上疏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布衣。以翫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旦莫射捶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分搆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士入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振搆君，遂與御史

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逮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遣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楷坐死。上感君慙。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歎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尙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

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尙數千兩。鄰近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既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略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橐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紆綏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殲弩發機者與。然徐旣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

謂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塋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及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聞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受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瑕者食之。終其身爲一篋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錮盈藏。乃嫂叔矜耨鋤。兄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晝面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篋。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筭。數餽俎銜杯。喜翩翩也。卽爲舉

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往往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辨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旣以俠敗。乃用武中武科爲鎮撫。又以充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史王公杼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參將盧鏜自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乃奮鬪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鐔，師參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尙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顓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往往傾囊。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匱，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顓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貓睛，睽睽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在平清豐時，當吾買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恠之，君曰：辟諸山川，搨其秀止耳，何用探掇爲？及繫，君每入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墓也。

諸子來告曰。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蚨緡。過我之日。兮風伐木。樸兮楸。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年三十九而死。墓未有誌銘。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萃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謹。每自其資。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眇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蕭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焉。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渭。哭寺中。幾絕。以某年月日。葬某所。不給。渭與某稍會斂。以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竊。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暨。入明。至贍。後家山陰。贍子皐。徙清道里。皐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奇之。及長。修身表俗。務厚人道。嘗淪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至閨闈。冬煖衾。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遵徹。妻喪。治母木。廬火。翁以搆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往往作嬰兒啼。其於人。好解劇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瞻云。子曰。鳳鳴。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予辭以繫。至再。與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往矣。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溟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旣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

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遇宜人侄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戶。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旣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那大功。嘗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卽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渭臂以決。而命火其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略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攜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且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兄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尙得見之。而宜人不得聞也。痛哉。渭旣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以銘之。銘曰。

魂欲往兮。奈兒在此。魂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兒。孰少孰多。魂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童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踘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往往負之。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苗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己子。時或以兄無子。令改卜先人墓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宏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魄雖葬於此。其魂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學。於是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

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追唱名入。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而兄竟以是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麤。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祖絳。繪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焉輒忘其好。或拳毆。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宏治某年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葬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涓追有之。以其介似涓也。名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涓贅其家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一縷以與涓。父自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涓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涓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

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頽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頭夜網魚歸，泊門忽墮水，起而懵然，有神馮焉，聲音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葬舅姑側，去可三丈許。銘曰：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魂悵然其踟躕。生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魂釋然而勿愁。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爲墓誌銘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叩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澆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闊，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儻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以不起。人爭憖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廡，人爭築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

則自死。孰與人死之。謂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恥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無以葬。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劍圖畫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劍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釋紉。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僣仆。遊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諱總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夏伯兄死。多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繼出曰杜。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墓表

陳山人墓表

粹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繫固。允收邕。可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噉。渭。旣髡而刺。遲憐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旣明。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願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願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不喜握鞭。帳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着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元釋。凌跨恢宏。旣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旣已間出己意。工瞻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歎越曲。綠章釋梵。巫史祝呪。櫛歌菱唱。伐木輓石。殢辭儺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鬪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勸

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援醉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搢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旣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闊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尙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歿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尙書孫公。官又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驢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釀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蓋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都君當朝奠。以予表若柳君狀。竝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八

行狀

呂尙書行狀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尙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歿之四年而某奉璽書還自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涕不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千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摺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夜於兩朝效命嬰瑕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問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褻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溯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廷安廷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廷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地皆尙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甫踰

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祟。其縣中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祟鬼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焉易草移城隍所。明夕祟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廝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塞。亦無了息期。公總灑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世廟嘉之。賜金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上覽表爲動色。公亦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贈公憂。芝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少卿。俄復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梛殺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帖。用工則商。輩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奉正二品。

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瘳。砭者鮮效。舉朝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叛。寇雋益夏。李向陽。方廷美。再反。昆陽。屬遮者。索反尋甸。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部尙書。兼如故。而武定府上官鳳繼祖者。世毒螫。鈎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蠶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願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乞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裨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公折其權。又自恚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自軍興。則先子首腰鞞。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三尺。提一寸狸兔。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柏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旣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府。幸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吾所以狀之日。爲慟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他若好捐。

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疾勞歿。先公八日，公葬，祭例得諭。越三年，撫臣爲請之，乃始以某月日葬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副某氏晚始生，應鼎，稱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崑，用公廕讀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侄，應鼎聘諸生俞某女，女五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世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書秦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佺，聘何某女，孫女某。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九

祭文

祭北斗文

伏惟帝君。禍福續命。居枯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得表獨尊。星辰竝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微。成歲功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曰衡曰杓。曰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皈依。叢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恠。何必不言。總領魄魂。詎拘陟降。

代督府祭趙尙書文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蹂。不知其幾。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點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浹。繡衣方斧。軍興從事。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濫服司馬。掎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北。

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旣賜以珎。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旣有爲。死應不泯。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愆。

感夢祭嫡母文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面。脈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穀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

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己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旣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於乎痛哉。兒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革。易饗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卽息尙噓噓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奇。莫慰大父。大人痛之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怠。志在益展。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兒尤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

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飴。命之曰豨。女吮痰。父咀藁。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齧賈。子齧芥。命之曰帶。女其齧蒟。父啖茶。子啖菰。命之曰颺。女其啖麩。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韃。女其食己之肺肝。有渝此盟。百神其殛。父來索兒。早歸黃土陌。笞兒一百。蚯蚓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雁蒸梁。和羹清酏。大人歆之。幸且莫苦。

告丁母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若然。宜無事不相周旋也。況病死喪葬乎。當某囚時。某母死。叔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不能道。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也。悲哉。敢告。

告先主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遷。中間以訟寄主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尙以永寧也。

哀諸尙書辭

閔予不肖。晚猶蟲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進退維谷。秣月歸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列以羸。彼如不愠。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殫。無退不拒。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廻毫作蠹。體刺格乖。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箠。輦素逆旅。令我毫揮。酌以荷花。鵬豕侑壘。迨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扶傷而祖。曰此迫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石首之魚。越筍之萌。子如不嫌。箸以備羹。公劑我軀。匪藥我愆。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兔死。羊曇悲來。鄒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日千斛。滌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靡。往秋之會。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寤。斯言之宣。非我則謾。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味。尺麻組之。如鵝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和傳。寸楮必匱。人往謁公。以我墨贄。昌歎瘡痂。愈噉愈嗜。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誼。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罟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太僕公將以萬歷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

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隊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旣遣人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失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恆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藁。而待火者。家壯激衝冠。而攬鬢以哂哂。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醜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明。夫子於屢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秦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顛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恆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探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於人。聘之產。鶩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美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聘也。鶩子也。其於母。借言之。聘之元鳥。鶩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奠而不免於哀者。是予輩之私情也。

祭少類文

計子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矣。願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願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尙能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爲情耶。子方外士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

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既急於其大矣，而著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撒藩離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出，故其贖書也，往往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簣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尙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顧缺典於尸祝之崇，奚啻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況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況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闔祠，得舊棲於刹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裨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胸次露月，兒童不欺，鬼神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秋，春牲酒既戒，薦以告虔，永迪後輩。

縣祭文

有鬻玳瑁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玳瑁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玳瑁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卽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謁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司之慎。鄉社旣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青藤書屋文集卷三十

雜著

隍災對

萬歷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己丑霜降前二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諸顛遂并焰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首殞。火宴殿。宴殿首亦殞。或曰諸徙哀而掬落之。果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毳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臥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卽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元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願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字可復建也。故二氏往往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況土木舍乎？又況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僂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吏遠，婦冤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但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

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殛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數與。舍而作與。曰。數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罟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自褻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殛之。豈昔不恥耦而今則厭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作。不戒於辰。孰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孰也耳。而神不能庇。令赭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劫。魯叟鶴理。以操決拾。乃數之翼。期垂而劫之。羽斯鍛。神茲所遭。匪輪伊劫。意者曇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兮劫兮。非理莫衷。彼曇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茫正鶴其何知。以子爲羿。曷控厥弧。而告以厥機。曰。鶴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臥龍山之顛。曰。隋總管龐公珪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處山北。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

曰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隍主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珏守越。近不加。呂珍願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聖祖擬新封神之主。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祠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卽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揆。墓是山之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然以予所考諸紀。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況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而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南昌。已而役表。旣還。道病歛血。齋趺七日。起謂其婦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兒當有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旣而曰。非久當自知。

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窗戶上檻。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主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起趨入。取主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主如神官言。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己朝衣冠。將服之。又令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桌。婦愈怖不辦。神官則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搯其手。痛不可忍。呼噉突。突入號。迫婦乃辦。某出覆神官云。卽矣。凡官所言動。他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廳事。則羣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曰。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筯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願曰。此道中舊固多祟。予曰。祟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及批其文。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臥數日不醒。視其臀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始得詳。俞尙未隸學。公第文既首我。而領驟赴省試。則臘音俞。故予舉以戲公也。

壽中軍某侯帳詞

恭惟某官。名高勳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壑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裔之盟。寫鐵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

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闔帥。鷹揚賦質。高懷每在風馳。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道。以書劍不敢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篝燈夜案。下帷朝窗。取萬卷而畢讀。期三冬於足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遠俎豆之間。去攜矢以校優。歸綰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勾投膠。片言挾纊。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氣息滄溟之外。始襲狡狴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控華夷之鎮。禮羅既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羣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疑。每從其決。探丸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筮籌兵。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弦。殼滿霜霄之月。百金匕首。芒抽秋水之渠。北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兔豈惟三窟。逋會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毀鼓。翻鴈鷺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遶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樂作營中。鼓吹雜鐃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列簾櫳。光華似錦。醴金致幣。偏裨徵蕪語以稱觴。染翰

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續流燕石。名茂龍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鷄印。爭看搖月之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以登樓。誰言興淺。借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如飯之餐。言不盡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麗。林花未着已含香。塢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笙歌惜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鷓鴣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嘗捨棺以埋。是爲點痛而炙。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杠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其成。義塚然必周以墻壁。翼以室廡。使住守者可栖。舐涎者無隙。庶幾掩藏無主之魄。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銜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槩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羣公。迨他時掘墳穿泉。亦難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樽菹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爲。愧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謂。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

試官。札苗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聱牙。鞋鞵非真。空青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鷄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醒醒。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裘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與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毋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指水指樹以釣遊。尙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褐寬博。憚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改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秦山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當祝尸。況蓋棺已越於十年。願賢俎尙稽於一席。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顙上郁君。撤己所居。慨然義倡。爰與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微疴。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材。陳馨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羣礎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

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見於羹。見於墻。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精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帡幪方始。試聆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坐絳帷中。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好護。先生親自有留題。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向使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拋梁北。小池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鄰豬此中放。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本原。虎貓尙得迎田蜡。

鮑府君醮科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神無存亡。存亡旣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兩龍是襄。薦芳登糗。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籲天祈嗣。誠上感於元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華誕。況賢哲之苗裔。神鮑叔牙之後兼體貌之異奇。長而狗齊。生惟正直。秉恢宏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捐鬪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右。以茲豪宕。丕顯英威。旣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羣盜。卻飛蝗於郊野。護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

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蒙陰隲。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仰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鑒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挹流黃。祝史陳辭。承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噉。視更顏之師覲。既醉既飽。馮載起之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轡。敬鶴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輶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俯垂臨鑒。通爾夷猶。願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之炷。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願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

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囊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踰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斲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予。予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鷺焉，鶻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鈎而緝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島，鳥非鷺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已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斂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

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翳。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罹是患也。旣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況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

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塞。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況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忸怩。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取予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忸怩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罅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況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認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見起者爲本來。踰矩者爲帝則。因真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執是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喁爲于。于爲喁。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

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窒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麤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魄，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生，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跚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癥，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既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字通復者。當正德丁丑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

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與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邛峽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篇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爲出己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圉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圉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慎將謂一誠卽王圉矣。疎一至此耶。此書王圉山人序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參同契跋一誠五存不著姓名跋。中稱仲子其必一誠之仲父也。杜自序一。又別序一。楊慎序一。愚揣諸序之跡。王圉之刻。以人竊得杜本。楊慎之序刻。則杜本始出矣。而黃圉序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而已捐俸以刻之之語。五序跋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頌讀有。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反勝。杜一誠自序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爲其僞作之語。敬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爲仲父。。杜一誠自序一册箋註三篇爲一册。一三三相。

類二篇為一册，一經文、箋註、三和類、篇末各自有序，一經多四音、間有散文、註雖
 五音、或有四音句、一三和類、文體無待更訂、而經計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賢、
 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則 楊慎序嘉靖丙午仲冬、中有會楊憲副說南人掘地得石函、有參同古本、借
 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友入自會稽來、賂以善本、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為掩耳
 盜鈴之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非杜盜其書也、可知矣、

井田解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逵而溝而洫，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臚賦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為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輸，並得直抵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限戎馬耶？

杜一誠別序，月中著日

補遺

寄登州蔡守備都使

登州有海市。而都使成君。余故人也。作書來誇其景。兼寄蓬萊集一部。令渭賦詩一首。將刻入其中。小蓬萊者。元禎謫越詩中之語也。

牙門遙映列仙臺。總帥偏宜上將才。出海戈矛俱借水。飛空矢石并成雷。天邊送鴈將心往。馬上題書帶景來。解道觀遊憐獨往。那能分向小蓬萊。詩見卷七。題爲寄成女。蔡守備登州。

過許君草堂

高門偏自傍城隅。車馬無喧席每虛。西去垂楊連古道。東來流水接清渠。窗疏積曙晨搖筆。花樹棲螢夜映書。更喜數爲文字飲。新秋還得慰僑居。

咏觀音蓮

猶聞火裏蓮能長。今見蓮從陸地栽。廣葉圓形馮圓性。轉。蓮花全借法身開。叢搖寶鬘空中去。氣達旃檀雨後來。試問集觀誰具眼。解將眞見聽飛埃。

咏落葉

秋來一葉杳然飛。無奈秋風葉葉隨。昨夜井梧應逐颯。誰家霜笛莫頻吹。掃從門外賓方至。積向爐邊夢

一炊。但苦夜深和蟋蟀。倍添蕭瑟不勝悲。

宿秦仲虛初陽臺上

風引青霞曳徑長。千尋臺古映初陽。何如下有編蘿屋。避世身棲白鳳凰。



三十年四月五日

談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文屋書藤青

冊五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徐渭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G一六七六上

張壽



3
4
2160